

言情長
篇說部

卷

II

田

金

玉

緣



5762.08/4681

V.1

大達圖書供應社刊行

序

桐廬主人

在人類的生活——尤其是戀愛的生活中，有許多缺陷的，確如精衛之填海，是無法彌補的；可是人類是善於自欺自慰的動物，偏會幻想出女媧鍊石補天那樣的虛構來。因此，那種喜劇式的作品，在文學史上繼續不斷的出現，尤其是在中國的傳統文壇上，即使有許多悲劇的題材，結束總要拉上一個大團圓，或強作無謂的因果報應，給人們精神上以麻醉一下的。

可是也許是中國文人的想像力不豐富吧，很少有推陳出新的空中樓閣結構出來，即如一些描寫才子佳人的小說，總脫不掉『關口文君，滿篇子建，千部一腔，千人一面』的窩臼，而那些離合悲歡的情節，也好像有一種陳套也似的，譬如『私定終身後花園，落難公子中狀元』的確可以成爲一種公式了。這類小說，怎樣能夠吸引讀者的興味呢？

這一部『花田金玉緣』的題材及結構，在才子佳人的小說中，比較上是不落陳套的。牠以花天荷柳藍玉柳青雲趙瑞紅四人的婚姻過程爲主要本事，以兩粵峒賊的猖獗和潰滅橫貫其間，他們的戀愛，脫盡一切私訂終身，抱衾自荐的陳式；中間包括許多特殊的過程，輕鬆的笑料，的確值得茶餘酒後的欣賞。

男主人公花天荷，並不是一個熱中功名富貴的『方卿式』狀元追逐者，也不是生活於輕紗紅幃中，祇會吃女人家口脂的『賈寶玉式』公子哥兒，更不是偷香竊玉的『張生式』色情狂者；他雖是個風流才子，同時他還是個戰馬英雄，有抑強扶弱的豪舉，有掃蕩匪氛的偉業；他對於戀愛對象，有高尙的理想，對於軍國大機，也有深遠的卓識；就是處於現代的國家社會中，他也不失爲一個有作爲人物。女主人公柳藍玉

也是個不平凡的女子，她的溫柔纏綿的用情，她的高瞻遠矚的眼力，她的當機立斷的智謀，她的雄肆闊發的口才，她的巧施妙弄的風趣，都證明她並不是一個簡單的吟風弄月的佳人，處處是覺得令人可愛可敬的。它如趙瑞紅的又專一，又豪放的用情，也是舊小說中不常見到的。以這麼的人物來作題材，獨闢奇境是必然的哩。

總之這裏有兒女的戀愛奇情，有英雄的助功偉業，有曼妙的筆調，有變幻的結構，只有令人解頤的歡情，沒有令人斷腸的悲情，是一部絕對的喜情小說——一部既不強悲為歡，又是適可而止的上乘的喜情小說（二十三、三、二十日。）

花田金玉緣目錄

第一回	別開仕途下詔求賢	巧遇仙人授圖察賊	一
第二回	感仙傳挺身呈妙策	惑讒言無意出奇兵	八
第三回	參悟畫圖直遊祕室	奉承公事誤捉間人	一六
第四回	恃豪強學霸頻遭辱	未識面公子預承恩	二五
第五回	三生知己奔走粵中	二美憐才徘徊花下	三二
第六回	智監軍輸金巧釋冤	惡秀才害人暗吃苦	四二
第七回	如魚吞鉤一段姻緣	似漆投膠兩番酬和	五〇
第八回	暗窺破綻逼友題詩	妙弄機關代弟聯句	五八
第九回	重然諾成美滿之姻	借連環全冥默之信	六六
第十回	俠男兒慷慨辭檄文	智女子玲瓏施妙計	七五
第十一回	花大本逼子占高魁	夏按察薦賢膺重任	八三

第十二回 賴學霸死裏獲生機 花總戎美中尋不足 九一

第十三回 催婚愈急疑李即桃 觀面始真悟梅代杏 九九

第十四回 喬耀丈母覺硬主婚 滑突媒人幾空着急 一〇七

第十五回 證往事恩愛自分明 洩機謀襟懷尚疑慮 一一六

第十六回 踐花田俏佳人得婿 平峒賊大丈夫封侯 一二三

花田金玉緣

第一回 別開仕路下詔求賢



授圖察賊

是書乃明末清初，我皇祖開基之始，斯時雖乾坤一統，無如兩廣邊地，化外頑民，未能降格，蠻峒交相為患。總戎桑國寶奉諭勘亂，又因地宜未悉，一時難得凱旋，深恐虛費國帑，有干罪戾，累次上表，請授方略，其略云：

「廣東總兵兼管廣西事左都督僉事臣桑國寶謹奏，為臣無才無勇，罪自當誅，然事有難為，情有可原，伏乞聖恩垂鑒，稍寬一線，容圖後効。事：臣不才，蒙聖恩擢任兩粵，豈不思奮力出奇，掃清蠻峒，以報陛下知遇之恩？乃受事兩載，所屬郡縣，為賊侵擾，雖率眾禦之，互相傷殺，然徒耗軍糧，而卒無成功。臣罪固當伏斧鉞之誅，但念此賊，非起於一朝一夕，實盤踞于萬山之中，根深蒂固久矣。臣非不想大舉，以搗其巢，然峽中窄隘，不可長驅，止可峽外安營，誘其出戰，賊性狡猾，當誘之時，偏匿而不出，俟臣持久欲歸，又乘虛而尾臣之後，及臣反擊，賊又退伏。臣每憤而遣將搜捕，無奈山路紆迴，往往迷失，不能至其巢穴。賊路熟徑捷，又入別徑而遮寨險要，使兵將入不可出，不能故每遭其陷害。臣苦思無策，故惟保境以待。然兩廣疆界甚遠，守兵少，何能遍及？賊窺臣不及守之處，即為劫掠之處；及臣移守，賊又移劫。故賊逸而臣勞，賊得而臣失，臣萬不得已，始議撫耳。不意賊禽獸也，撫其身而不能撫其心，撫于一時而不能撫其久遠，故金錢糜費有之，然實非臣不肖侵漁也。臣罪固不可辭，然臣致罪之由，實是如此。伏乞勅下該部臣議

臣之罪，以彰國法。倘聖恩憐所處艱難，赦臣前途，策臣後効，亦祈廟堂熟算，投臣方略，或戰或撫，臣方敢罄竭犬馬以報恩。若廷議無所短長，徒以臣爲張主，臣鼯鼠之技，惟以戰撫爲名，以保守爲實，他非臣所知也。特此陳情，不勝待命之至。

其時撫按與桑國寶三疏一齊俱上了，聖旨批下，着該部酌議具伏。兵部大堂因與司官再三酌議，方覆旨道：「若論糜費錢糧，撫戰俱無要領，當事誠爲有罪，但此賊實乃百年以來之積逋，一旦要殲厥渠魁，盡行撲滅，誠所難能。桑國寶雖曰糜費，然尙能保守封疆，未有少失，若加重罪，恐任事之臣灰心解體，俱思推脫邊事，付誰爲之？况諄諄請廟堂勝算，臣等職司兵馬，理宜授彼方略，以爲攻取之用。然此峒蠻據險藏粵，若思搗其巢穴，良亦不易，心貪性狡，欲以恩交結，安保無他？一時實爲無萬全之策，豈敢輕措行事，以圖僥倖哉？雖天下一家，王化無外，豈有不可討之逆賊哉？但思奇功必待奇人，而後成，朝廷若能結納，天下豈無麟鳳伏乞陛下下尺一之詔，天下草莽英雄，有能獻奇計，出勇力，勦滅峒賊者，不惜封侯之賞，則馴龍伏虎，定有其人。况區區小醜哉？自授首有日矣。」桑國寶且暫寬其罪，令其謹守四境，以待賢人，則東西可圖也。伏乞聖裁。覆本上去，聖旨依擬，遂令閣臣草詔布天下：「……不論省州府縣兵民人等，凡有奇才異能，能滅兩廣峒賊者，不必赴京朝見，可逕往總兵桑國寶軍前，獻策効力，滅此逋賊，倘能成功，論功封賞，決不食言。所過地方，供給路費，着桑國寶悉心斟酌施行，以贖前尤。特詔。」詔書既下，早早行到各府州縣地方，正是：

一方有難九重憂，廊廟無才天下求。

自古功名賢者立，看誰談笑取封侯。

詔書既下，早已驚動四方，一時豪傑應詔而往者，不可悉述。且說浙江温州地方，有一人姓花名棟，表字天

荷，生得美如冠玉，秀比朝霞，行到人前，皎皎如一團白雪，對人談吐，藹藹見滿面春風。凡人之品，不過造成一種，獨這花天荷，若察其爲人，却有四樣論風流，可以稱爲美男子，言學問可以謂之大才子，此二者猶少年之常。獨于美人才子中，別具一種昂藏英勇之氣，徒手三五十人不敢近，又可謂之豪傑士，及其處事，慮始慎終，必周必至，斷不輕發，又可謂之老成人，惟其具此四種才學，故世上之踞齷庸人，孟浪鄙夫，皆不足邀其一瞬，已在本縣作一個秀才，却非其志。年已二十，尙落落一身，未有家室，却喜父親花大本，母親葉氏，二人康健，家基充足，又有長兄花梁代養，不累其心胸，故此得行其志，終日不是讀書作文，就是吟詩飲酒，憑弔古人，究心當世。一日，因春光明媚，帶了一個老僕，叫作花灌，一個童子，叫作小雨，去游天台之勝，游了數日，忽一日微飲了幾杯，坐在一塊盤石之上，看那落花飛入流水，在天台山中，翩翩有綴，因細細賞玩，欲作詩題之。忽見一個白鬚老人，走到面前，看着花天荷，大聲說道：「少年英俊之人，爲何不努力功名，訪求佳偶，以快生平？却在此間看山玩水，作世外情緣，豈不辜負光陰，虛此美質也？」花天荷從不結交朋友，以朋友中無知己也。今忽聞老人之言，大有驚醒，又見那老人仙風道骨，不是尋常，不覺立起身來，拱手致敬道：「老丈良言，不啻藥石，正中着花棟之痛癢，夢寐中亦不可得聞，老丈忽從天下教，真出意外，敢請少憩，以領其餘。」老人欣然，就同坐於盤石之上。花天荷有隨攜的酒食，遂命小雨擺在石上，邀老人對飲，老人也不推辭，竟欣然而飲。飲了數杯，花天荷方開言道：「適蒙老人良言，雖曲盡花棟之痛癢，然我花棟之病痛，非天之害我，實我之自取其害也。老丈雖有此藥石之言，恐不能起我沉疴。」老人道：「秀才差矣，秀才之病，既自知之，又知予言會藥石，則着手成春，沈疴起矣，又何爲不能？」花天荷道：「譬如老丈所言之功名，人生世上，既讀書負才，豈不願就，但書生借筆墨之靈，博取一第，毫無所濟，而紆金拖紫，坐享天祿，猶以丈夫自期，豈不有愧？若欲效傅介子班定遠

立功異域，今又非其時也。此予功名所以爲一病。譬如老人所言之佳偶，人苟有情，誰能免此？但思偶者，對也。既曰對，必自有類。鳳必以鳳爲偶，鴛必以鴛爲偶。若以蜂配蝶，以鶯配燕，則非偶也。物既如此，人自如此。梁鴻樂高隱，惟孟光布素之服，言其高隱，可謂賢也。若嫁孟光爲石崇之婦，而金谷中置此布素，謂之佳偶，可乎？西子千古之美婦人也。孟子謂之不潔，范蠡載之五湖，又不知作何品題。大都賢與賢爲偶，色與色爲偶，才與才爲偶，各有所取耳。若我花天荷者，才色人也。若無才色佳人，與我天荷爲偶，則終身無偶可也。此婚姻所以又爲一病也。老丈言雖藥石，細思之下，知能起我膏肓之病否？老人聽了大笑道：「秀才何見之小也？功名之路，豈止一途！但就人之力量以取之耳。有王者之力量，可以取王者之功名；有霸者之力量，便可取霸者之功名；有英雄豪傑之力量，便可取英雄豪傑之功名；若僅有筆墨之力量，亦不過僅取筆墨之功名而已。秀才既慕傅介子班定遠之功名，怎說無路？只要秀才有傅介子班定遠之力量耳。不知秀才果有此等力量否？」花天荷道：「力量亦大小不同，一分亦力量，十分亦力量，百分亦力量。我天荷怎敢誇口說個有大力量？又怎敢說個沒力量？但不過於此等功名，願學焉而已。」老人聽了，連連點頭道：「好個願學焉！此便是秀才一生受用處。功名已盡此矣。至若佳偶，天既生鳳，必定生凰；天既生鴛，必定生鴦；天既生梁鴻，必定生孟光。——此陰陽自然之配合也。只恐人事偶乖，一時不便偶湊耳。若夫既生秀才之美，未有不生秀才才美之對者。第秀才願見于一時者，不知在何處；而目前所見，又皆秀才所不願見者。故秀才憤然以爲病耳。此病直到見後，方知錯害。此時說也無益。」天荷道：「據老丈如此說來，則是我天荷功名婚姻二者尚有分？」老人道：「若功名無分，則秀才不作傅介子班定遠之想了；若無婚姻之分，則秀才不動才美之思了。既作此想，既動此思，正青雲之開其路，而紅絲之繫其足也。怎說無分？」天荷道：「老丈既知我之於功名有分，必知功名之分，在於何地？」

既知我之於婚姻有分，必知婚姻之分，屬於誰家；不知可以明明見教否？」老人道：「婚姻不必求，然不求而自得，可以不言；言之近洩漏，不言可也。功名雖求之尚未可得，然得于求，又不可言；言之以指迷，即言可也。」花天荷聽了老人言論，字字若有深意，因大驚道：「原來老丈乃神仙中人也！弟子花棟師事之以聽言論，猶爲過分，敢踞坐以取罪咎乎？」因長跪再拜請教。老人見了大喜，以手扶起道：「子機靈性謹，實具英雄之骨，不惜虛心，可教也！子欲知功名之路乎？試思功名之路，生於治乎？生於亂乎？」花天荷因答道：「治則天下平矣，何功名之有？抑生於亂耳。」老人道：「子言是也！可再思，今天下孰亂？」花天荷道：「今天下四方皆安，而亂者止兩廣峒蠻耳。」老人大笑道：「真留心世事人也！予謂英才不謬矣！天下之亂正在此，子之功名亦正在此！」花天荷聽說他的功名在此，便沉吟不語。老人道：「子何不語？」花天荷又沉吟半晌，方說道：「老仙師謂亂在此，則然；若云弟子花棟之功名在此，則又恐不然矣。」老人道：「亂既在此，子之功名，何又謂不在此？」花天荷道：「弟子聞功名起于勘亂，峒蠻之亂固在此，我天荷實無勘峒蠻變亂之才，則功名從何而得？」老人道：「予聞子精于韜略，審于運籌，方將大展經綸，何反難此小事？」花天荷道：「搏虎不難，而搏負隅之虎則難；屠龍雖易，而屠潛淵之龍則不易。何也？地之險助之也。今峒賊雄據萬山，其出劫也，猶鷹鳥之攫物；其伏威也，如鼠之在穴，無由而搗之，不能搗其巢，安能成其功？故弟子不敢謂然也。」老人大笑道：「子既自謂雄才，又何自委靡？圖王霸之業，尙自有人；天下豈有不能破之賊哉！惜子不虛心，以求收賊之方略耳。」天荷道：「豈不願求！但恐無路。」老人又笑道：「諸葛草廬，黃石圮上，自在人間，何云無路？」花天荷見話有因，因自大悟道：「我弟子何愚也！弟子既遇仙師，則仙師即今之諸葛黃石公也，又何必他求？」因仍長跪以請道：「乞仙師成就。」老人大笑道：「子誤矣！予偶以理言，謂天下有人耳，非云我即其人也。子切勿過疑，轉使

我不自安。」花天荷道：「我花棟之愚蒙，已承仙師，言下機鋒，點醒八九；仙師既已點破，又復愚蒙之，恐花棟之愚蒙，不至若此。仙師若慮花棟不誠，必欲再試之，切念花棟朴心之人，一念感通，生死無二，乞仙師監察而卒憐之，使我花棟速沾時雨之化，真再生比父母矣！」老人又大笑道：「子如此認真，倒教我沒法！若只管回你，只道我推脫不肯輕傳，欲要應承，却又將何發付也罷！我昔日曾遇一異人，授我祕書一卷，他說能熟讀之，功名婚姻，俱可遂意。我因心游世外，用他不着，故辭而不受。他又說，如用不着，可收下，倘遇有緣人轉授之，亦可也。我懷此二十年，竟無一人可授。今適遇子，子又諄諄求，或是機緣，也未可知；我只得取出贈子，用得着固好，用不着却也休怪！」花天荷聽了，滿心歡喜，因再拜致謝道：「多感仙師慨然垂慈，但不知天高地厚，何以爲報？」老人又大笑道：「報非所望，但無心中與我相遇，雖是機緣，却亦不易。可起來令人多沽美酒，與子痛飲而別，方不負天地成全，山川作合也。」花天荷原是一個快士，聽得老人要飲酒，甚合其心，愈覺歡暢，乃立起來，叫花灌重沽旨酒。這一番成了知己，乃更比前番飲得有興，正是：

相逢只道本無心，

說出緣由却有因。

不欲分明將酒渾，

又難冷淡把情親。

言徒充耳終疑假，

事若關心自認真。

怪怪奇奇雖莫測，

大都天地曲成人。

老人與花天荷談天論地，你一杯，我一盞，也不勸，也不推，直吃得日色平西，二人俱昏昏然。老人方立起身來說道：「酒穀了！」因在懷中取出一本書來，付與花天荷道：「功名婚姻，俱在其中，慎毋輕視！」花天荷雖已半酣，然存心謹慎，見老人贈書，忙用雙手接了，放在一塊高石之上，對書恭恭敬敬了拜四拜，拜完，又對老人也拜四拜，然後將書收入懷中，竟不開看。老人見了大喜道：「子誠大器，異日功名正不可量。」遂拱手要別去，花天荷忙留住問道：「仙師鶴駕，知不可留，但求示法號，以志不忘。」老人道：「孤雲野鶴，有甚姓名？今與

子在此天台山中相遇，即喚我作天台老人可也。」花天荷道：「仙師既容弟子依傍門牆，則弟子從師，勿相避也，敢請後期！」老人道：「今日之會有期否？今日之會既無期，則後日之會，又安可預期？一聽機緣可也。」言畢，竟飄然而去，正是：

來忽風分去忽雲，

豈容人見與人聞！

大都天上蓬萊客，

不是凡間野鶴羣。

花天荷見天台老人來去不測，行止裕如，知是異人，又見授書，打動心事，不勝驚喜。看他去遠方，叫花灌小兩收拾了，緣路回寓。到了寓中，見天色大明，起來收拾梳洗完了，然後取出書來，細細一看，是甚祕書，但見：萬山疊疊，千嶺條條，千條嶺上，雜雜沓沓，起峯巒，萬疊山中，縱縱橫橫，分道路。左一條，右一條，橫一條，豎一條，道路左右紛絲，一層高，一層低，一層彎，一層直，猶如聚冰，奇峰怪石，若蹲若踞，盡列虎豹之形；老樹枯籐，如盤如屈，皆作龍蛇之狀，青纜斷，綠早續，斷斷續續，渺不知斷續之蹤；烟忽接，雲忽連，接連連，總都是連接之勢。山拗裏，東一陣，西一隊，影影似人，作猿猴之渡；樹當中，上一攢，下一簇，井井然，穴如蜂蟻之窩。中列旌旗，圍岩繞壁，便是賊魁之寨柵，那裏有青黃赤白之分；旁開門戶，通谷穿林，莫非黨羽之往來。何曾有親疏內外之別？統觀之，峒中有峒，峒外有峒，峒不知其出沒，細察之，一峒有一峒之名，峒峒有峒峒之名，如畫沙而不亂，一峒有一峒之號，峒峒有峒峒之號，如列眉而排然，概視之，里非有里，程不有程，何能計以遠近？實按之一里有一里之遠，里里有里里之遠，如丈量而不差，一程有一程之遙，程程有程程之遙，較尺寸而不失，何首何尾分明，此去此來如見。大都山川數千里，能觀於此，而賊形已宛然在於目中，積寇幾千年，誠察於斯，而妙算已安然運之掌上。

花天荷細細一看，却是兩廣的一幅山川圖。圖中細注某山屬某府某州，某山何名，某山有峒，某峒何名，某

峒至某處多遠，峒賊何名，或大道，或小徑，何處最險，何處最隘，何處可行，何處可止，皆一一注得分明。兩廣山川雖多，於此一覽，皆了了無餘。花天荷看得分明，不勝大喜道：『破此峒蠻，在我掌中矣。』老人其仙乎？遇之誠大幸也。』看完兩廣圖，再揭第二幅一看，却也不是什麼祕書，乃是一幅名園圖。中有樓閣，有亭樹，有池塘，兼之朱欄曲檻，白石瑤階，花木扶疏，與閣相映，十分美麗，又十分幽靜。畫後并無款式，却不知是何處園圖。再三推詳不出，只得放下。每日只將兩廣圖細細展玩，展玩既久，不覺兩廣的山川形勝，并賊之出沒，俱了了於胸中矣。花天荷只因胸中有此方略，有分教：明覓封侯，暗憐夫婿。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二回 感仙傳挺身呈妙策 惑讒言無意出奇兵

詩曰：『明眼高人已獨裁，蓬心下士尚疑猜。出奇定要出奇胆，破賊還須破賊才。』

否則妙機都坐失，不然好處轉成災，始知世上艱難事，惟有英雄作得來。』

話說花天荷自得了老人兩廣圖，終日追求出入之路，安排搗巢之計，不知不覺，已將破賊的方略，算計熟矣；只恨無因為入幕之賓，不能得借箸而談。忽一日入市，見府縣張掛榜文，傳示兩廣峒蠻作亂，朝廷下詔求賢之意。花天荷看得明白，滿心歡喜，暗想道：『朝廷此舉，正合我心，因與父母說明，父母知其志在四方，竟聽其所為。』花天荷見父母允從，竟到縣中來說知，應詔平蠻之意，要他起文書，縣中不敢怠慢，因申文報知府尊。那府尊因請花天荷當面問道：『本府聞知兩廣峒蠻，巢穴深深，剿除非易，故桑總兵請妙算於朝，朝中無計可施，因下詔求天下英才。此舉雖開一時功名之路，然須真有奇謀異略，能致峒蠻之死命，方不負一番跋涉。兄雖大才，也須斟酌，不識所抱方略，可徵諸一二否？』花天荷道：『破峒賊易，識峒賊所據之山川險要難耳。』

愚生願知一二，故敢効勞也。』府尊聽了道：『若果識山川險要，此破賊第一籌也。敢不徵求！』因批允縣中申文，令其遵聖旨起長批路引，着沿途供給。花天荷得了長批路引，遂拜別父母，仍帶着花灌小雨，竟往廣東起發。正是：

聖主何嘗不重賢，賢才也願柱撐天。誰知大志阨於小，萬里奔波也枉然。

花天荷所過州縣，見是奉旨前來破賊之人，十分敬重，或請酒，或送禮，不敢怠慢。不月餘，早到了廣東地方。因是聖旨，竟請總兵軍前獻策効用，故不經撫按衙門，只在府中投了批文，遂在府中起了文書，又到桑總兵處報名投見。不期此時奉旨來効用者，已先有數人，然皆是受賄賂，央人情，要掛名在總兵軍前効功，以圖出身，却非實有奇謀妙計，敢於破賊者。桑總兵雖然收了，却看得甚輕。今日忽見花天荷來報名，報名帖上寫的是：『奉聖旨至軍前効用獻策，浙江生員花棟稟見。』此外并不見有薦書，又不見有禮物，心下暗驚道：『此人莫非是個真才！』因於次日升帳，即開轅門，傳呼花棟進見。花棟到了帳前，先是一跪，雙手奉上一個大紅的手本道：『生員花棟進稟拜見。』左右接了手本，花棟就行屬下參禮，拜了四拜，拜畢，起立帳下。桑總兵見花棟行止從容，已自改觀，再將他細細一看，只見：

七尺經綸，自是青年傑士；一身詩禮，猶然白面書生。玉韞輝山，翩翩儒雅中，真透出珠光劍氣；文明射斗，落落行藏外，別自具駿骨龍精。兩眉聳目，蹙一蹙，非無三略六韜；隻手擎天，指一指，便是五花八陣。只論貌，已知為山川靈秀所鍾；若問才，何能悉天地陰陽之美。行止端莊，揚正人君子之用；行藏磊落，存豪傑英雄之志。言不輕發，潛窺者無以測其心胸；儀足表威，具瞻者早已領其氣象。顏如少婦，可謂今之子房；心實老成，不啻古之諸葛。

桑總兵看見花天荷生得又儒雅，又英俊，行藏比衆不同，不敢輕慢，遂和顏問道：「花生員既奉詔，不遠千里而來，以作本鎮之干城，定有奇謀異計，破此積賊。今雖識面之初，或不使盡悉其才英，而破賊大義，或戰或撫，試略陳一二何如？」花天荷聽了，因應聲道：「花棟本浙江一介書生，原非大才，但當此天下全盛之時，而久容此小醜跳梁，亦是金甌一缺。又見總戎老大人，天威已震，而不自滿假，又虛心請妙算於朝廷，而在朝臣子，又休休有容，不嫉不妒，又虛心求賢才於天下，君臣惕厲，真千古一時也。苟有一才一技，誰不感激而思効命？故花棟忘其爲遼東之白豕，不惜馳驅軍前，願以竭其愚。今承大人不加揮叱，且進而詢以破賊大意，或戰或撫，誠厚幸也！但思邊疆之敵國，或兩相構衅，則惟有戰而已；必戰勝而後安，內境之小民，或飢寒而作亂，則惟有撫而已；必撫寧而始靜。若雖屬內境，而又實居邊疆之兩廣，則全靠戰不可也；何也？兩廣有千峽萬峒，若靠戰，豈能盡剿？戰警一又賴撫以戒其百，而峒賊性最狡猾奸惡，若全靠撫，豈盡帖然！撫以安其身，又賴戰以惕其心，以戰撫必至於互用也。雖然，撫易而戰難，所謂戰難者，非兵不利而將不能，蓋地利之險阻，不知也。今花棟敢於千里而奔走効命者，竊欲於地利効一臂也。破賊大意，此其一二，乞大人加察焉。或可或否，謹以待命。」桑總兵滿心歡喜道：「花賢契高才，只此數語，可窺八九，實不負明詔也。」因命他坐左右，忙設一座於帳下，請花天荷坐了。桑總兵問道：「本鎮數番進剿，每每失利者，正賢契之所云地利不知也。賢契若果知此利，則破賊易易耳。但此兩廣地方，東至南韶，西至柳慶，周圍數千里，山中峒峽，也不知其多少。峒峽中積賊也，莫能稽查。本鎮細考廣輿并諸誌書，都不能詳載，即訪問遺老，也都道止曉得眼前幾個峒賊名耳。至於峒中之徑路寨柵，那裏得知？賢契既是青年，又遠從浙中而來，此地又非熟游，不識緣何得知此中地利，不妨教我。」花天荷因打一恭道：「天下地利，必待熟游而後知。無論青年坐守，不能周知，即白首奔馳，亦恐不

能遍及。花棟因奉異人之指點耳。」桑總兵聽了點頭道：「此言是也。花賢契既得異傳，則明於地利無怪矣！兩廣之民，何幸也！本當重授，奈賢契初到，方略尚未細陳，且暫署幕府監軍，候稍有次第，再行題請。」花天荷拜謝了出來，早有監軍衙門的職軍人役來服侍，一霎時是轟動了合營。他人猶不在意，那幾個同奉旨來効用的，聞知花天荷方一見，便授了幕府監軍之職，不知是那裏來的這樣大靠山。大家猜疑，疑着人打聽過日，忽桑總兵又傳呼相見，這番相見，更加優待，先賜坐待茶，茶罷，然後問道：「賢契前日所言地利，可便言一二否？」花天荷道：「花棟若不上呈大人，則此來何事？但峒中之地利，關於兵機，倘浪泄於人，則出奇不便，敢求元戎大人暫屏退左右，容棟細述。」桑總兵點首以爲然，因退入帳後，止命花天荷隨入，其餘將士，俱令侍於帳外。花天荷乃細說道：「今廣東辟在南方，山必險峻，嶺必盤迴，而山嶺險峻盤迴中，有峭壁懸崖，可容人栖息者，則爲險爲峒，良民不可居。此乃天生之賊巢穴，惟賊據巢穴，故大小之峽，皆有名號。在東者有斷岩峽，爲賊青削天所據；在西者有落星峽，爲賊花皮豹所據；在南者爲臥虎峽，爲賊滾地雷所據；在北者有禿屍峽，爲賊鬼頭石所據；四散者尚有乾魚峽，夾板峽，竹竿峽，馬腹峽，一時間也說不盡。惟側影蓬下大藤峽，第一險阻，乃峒賊瘟火蛇所據。此賊在衆賊中，最爲凶猛，任是衆賊合併一處，也不敢惹他。故他要攻劫府縣，衆賊不敢不攻劫；他若要退避，便一個賊也不敢出山；他若要戰，則衆賊莫敢不戰；他若不受撫，則沒一人敢受撫。故爲今之計，惟有出奇兵，先斬了瘟火蛇，則各賊不戰而服，不撫而向化也。」桑總兵道：「賢契所言之峽，本鎮亦略聞一二，譬如瘟火蛇，本鎮亦知其爲賊首，亦知剿平大藤峽，諸峽自服。但聞大藤峽在萬山之中，最爲深險，又爲諸峽所護衛，路徑皆不可識，兵馬如何敢入？兵馬入尚且不可，而况搗其巢乎？」花天荷道：「兵馬不可入者，不識路徑也。花棟俱已備知這大藤峽，峒中雖是第一峽，其實內中狹隘，止可容一二百人，其餘皆

散住小洞。瘟火蛇自恃猛勇，爲人殘暴，不得衆心。衆人受其害者，皆恨其不得死。就是斷岩峽落星峽臥虎峽，這東南西北四峽，名雖服他調度，爲他護衛，然各賊皆思獨立，也不甚相親。况這大藤峽，雖說在萬山之中，若要從正路入去，便深遠莫測，足有百里。殊不知有小路，由青羊嶺破壘谷入去，只有十里，便到麻石灣，再從麻石灣向南扒過乾水缺，繞着一帶蛇皮樹，只三里，便轉入大藤峽的七曲關，過了關，不十里，便是挖踏墩，過了挖踏墩，不五十里，便是大藤峽。明日元戎大人可先下一檄，稱是朝廷詔書，赦各峽已往之罪，限一日俱要請會城受撫，不到者即搗巢斬首。衆賊自嬉笑，不以爲然。待過了限期，不來受撫，却移大兵數萬，屯於城下，虛張聲勢，以爲搗巢之舉。彼縱驕狂，亦必聚賊把守。暗暗挑選驍勇一千，乘夜打點，從青牛嶺入去，出其不意，不半夜，便可直抵大藤峽，斬瘟火蛇之首矣。若斬了瘟火蛇之首，號令軍前，則各峽之賊，自叩首而受撫矣。桑總兵聽了歡喜道：「不知可確有此捷徑否？若果有此捷徑，便不愁大功不立矣。」花天荷道：「花棟所授，乃得自異人，言言皆驗，豈有不確之理乎？」桑總兵大喜道：「既如此，賢契所言峽名，賊名，并出入之道路遠近，本鎮一時記不清了。賢契可細細寫一清冊，以便本鎮好按冊行事。」花天荷領了命，打一恭退出。隨即將所言之方略，并地方賊名，細細造成一冊，又將道路曲折，畫成一圖，呈上桑總兵。桑總兵看見畫的大路，一轉一折，盤去又盤回，所以遠了所畫的小路，直捷徑，所以近了。某賊出劫，當由某路邀接，某賊攻奪，當從其地伏擊。來去蹤跡，明明白白，歡喜不盡。因操練人馬，又選挑精壯，欲以爲奇兵之用。又時時傳花天荷入見，入見一次，必有賞賜。軍中將士看見，俱以爲榮。惟有奉詔効用的數人，雖也挂名在幕府之下，却落落寞寞，尤覺不堪。因大家約了同來拜賀花天荷。花天荷雖也往來答拜，寒溫相接，然有才人與無才人，情意終不親厚。每每問及所呈方略，花天荷止以言語搪塞，不說出真情。衆人更加妒忌。再細細訪問，方知花天荷冊中獻出搗巢路徑，故

桑元戎歡喜。因大家商量道：「他若出奇，成了搗巢之功，則我輩皆不能立足於此矣。今喜總戎仁柔無斷，莫如我輩公上一呈，道破他出奇之險，自然疑而不敢行了。」衆人算計停當，遂作一張公呈，暗暗的呈上了桑總兵。桑總兵打開一看，只見上寫着：

爲狂言負國，不可輕聽事。竊聞用兵以正爲貴，以奇爲戒。正兵雖不勝，決不至於失事；奇兵縱僥倖，成功亦難於持久。故老成者寧以守正而保封疆，決不出奇兵而陷危險。雖出奇一道，兵所不廢，然止可用之平一時之禍亂，而不可輕用以開久遠之弊端。今兩廣峒蠻，爲害已久，正兵相待，雖互有勝敗，不失保境之常。若輕信狂言，快貪險功，無論自取破敗，即一二要算，亦不過斬一人，搗一峽，獲一日之勝，而羣峽之賊，豈能盡平？羣峽之賊不能盡平，豈不因此而反加仇敵乎？使復再戰，戰必費力；若欲更撫，愈不信矣。爲害豈淺哉！况峒峽深邃，徑路僻奧，知者尙不能測其一二，遠鄉之人，何由知之？不過借托奇異，以爲僥倖功名耳。倘有差失，死者死矣，費者費矣，而斯人之辜，不過一身，而罪歸於上者，不忍言矣。某等承恩幕下，聞此狂言，知踐危道，不敢不瀝血上呈，統祈原諒，不勝待命之至！

桑總兵原是一個多疑之人，再看了衆人公呈，便不覺恍惚起來，暗想道：「公呈上却也說得有理，就是誅了瘟火蛇，各峽之賊，安能盡誅？况且瘟火蛇猛勇異常，又所居大藤峽，十分險隘，千餘人莫說入去甚難，就是能入去，也未必便能殺得瘟火蛇。若殺不得瘟火蛇，錢糧又費去，兵將又損折，轉使衆賊攻縣劫奪有名，此事所關非小，不可不算。」桑總兵心上自有這一阻隔，便覺出奇的念頭，冷了八九兵馬也自不練，選的精壯，便不瞅不睬。花天荷原常常接交議論，今便漸漸疎了。花天荷初還認他有公事忙，過了些時，全不動靜，心下詫異。因乘空請見道：「大人既欲圖取破賊大功，爲何連日又懈而不急？」桑總兵道：「不是懈而不急，本鎮因

想峽賊洞中，擁衆數千。瘟火蛇又猛勇過人，况斷崖諸峽，皆聽號令。若干餘人入內去，無異驅羊就虎，豈能便得成功！花天荷道：『正兵相接，當論衆寡。奇兵出其不意，若迅雷之不及掩耳，又安論其衆寡？大人麾下之兵，豈不如峽中之賊？試驅之對陣，自獲全勝。然連年不能勝之者，賊忽來忽去，但出奇耳。故時時得利，大人胡不思之！』桑總兵道：『奇兵縱勝，不過一舉耳，終須用撫。不戰而撫，已自生疑。用奇勝後，再用撫，恐愈生疑。故本鎮踟蹰耳。』花天荷道：『撫之生疑者，無威可畏也。誠用奇而誅其渠魁，軍威已壯，求撫不暇，何敢生疑？大人踟蹰，可謂過慮。』桑總兵聽了，低頭不語，半晌方說道：『賢契且退，容本鎮熟思。』花天荷只得退了出來。正是：

劉皇始識茅廬計，

高帝方知借箸謀；

說與庸人并闖玉，

猶如水火誤相投。

花天荷見桑總兵，狐疑不下，心下暗想道：『前日初來，聽我之言，以爲得計，急欲出奇，以成破賊之功。今何忽疑惑起來！此定是有人忌我成功，獻了讒言。我若苦爭，愈墮奸人之計。况天台老人原說我之功名雖求，尚未可得，莫若且捨之而去。若只管留戀，則生厭矣。主意定了，到次日，就具了一個手本，送進去要辭謝而行。桑總兵雖是聽了衆人之言，不敢輕易出奇搗巢，然心中猶想着，若果能出奇謀，誅了瘟火蛇，獻報朝廷，也是一場大功。故猶豫不決。今見花天荷辭行要去，又恐怕失了這個好機會，因傳他進見，說道：『賢契來亦不久，所陳方略，即未急行，本鎮却十分信服。所授幕府監軍，雖不足盡賢契大才，然較之他人，也不爲薄。就是賢契所獻出奇之計，本鎮商榷未行者，亦兵家之常，未爲棄。賢契爲何便突然要行？毋乃傷於悻悻乎？』花天荷道：『生員此來，原爲奉詔命而獻所知所能於台前耳。未必便以所獻之策爲萬全，不可不行也。亦不過略備此一條，以爲元戎大人之採擇耳。可用不可用，自有公裁。何干思怨，而以求去爲悻悻哉！竊思朝廷設官備祿，以

養賢才耳，非賢才而虛糜之，罪何能辭？故生員欲歸就學，非有他意，望大人諒之。』桑總兵道：『賢契之志甚。是。但本鎮正有事相商，非不能用也，尙須屈留。倘總不用，再行未晚。』花天荷見桑總兵苦留，不好執意要行，只得暫且住下。雖是住下，心中只是不快。桑總兵要留花天荷，又見花天荷只念念要去，便日日和哄着他，邀他到各處游賞，得了游賞之名，便邀花天荷到有名的妓館去頑耍，欲繫住花天荷之心。不期花天荷素性豪爽，酒便盡興而飲，見了那些妓女，就如糞土一般，不但不與之交接，相對輒欲避去。又過了數日，花天荷見桑總兵只圖苟安，毫無大志，料想不能成功，遂決意而行。遂又怕桑總兵留他，只留下一個手本，叫衙役辭謝，竟帶了花灌小雨，乘夜起身去了。正是：

空來無幾時，

忽又空回去；

來去總成空，

何時方得遇？

花天荷去了不題。却說監軍衙役，軍將留下手本，稟知桑總兵。見花天荷去了，心下躊躇，要差人去趕，又想道：『趕回却也無用。』正算計不定，忽報峽賊數百人從東北路攻劫香山縣，又有峽賊從東西路攻劫保昌縣。府縣文書，雪片報來求救。桑總兵着了一驚，忙集衆將士商議，要分兵去救，乃不知從何路救來得好，甚是着忙。忽想起花天荷的冊子，因取出來細看，上面恰好寫着：『若峽賊從東北路攻劫香山縣，即名桶岡賊，可伏兵于烏石拗，邀擊之，自獲全勝。若峽賊從東南路攻劫保昌縣，名盆塘賊，可伏兵于鴉子堡，邀擊之，自獲全勝。』桑總兵看了，似信不信，然一時沒法，只得依着冊子上差兵去埋伏。不期過了三個月，兩路伏兵，俱來報捷，說道：『峽賊劫奪金銀財物，滿載而歸，果從此地經過，被衆兵突然殺出，出於不意，砍殺頭目數十人，餘皆奔走而逃。所劫資財，盡行載回，聽候發落。』桑總兵一聞滿心歡喜，合營官將，不知是看了花天荷的冊子發兵，只認得是桑總兵的神機妙算，都來賀喜道：『元帥妙算真如神也。』桑總兵怎肯說是花天荷冊子上寫

的竟認在自己身上，欣欣得意；然自己心上，却暗暗驚喜道：「原來花棟所獻之策，如此有效；若肯出奇，定然成功。可惜放他去了！倘別峒之賊出來攻劫，冊子上又不曾載明，却如何區處？還須趕他回來，方妙。幸喜他去不久。」因差一個將官，叫着馬岳，叫他領了文書，沿途追趕幕府監軍花棟，速回軍效用。倘遲疑逗留，着所在府縣官殷勤勸駕，不可怠慢。馬岳領了桑總兵文書，因帶了十九個使卒，連夜來趕。只因這一趕，有分教：恰不好而恰好，年相逢而年相別。不知後文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回 參悟畫圖直遊祕室 奉承公事誤捉閒人

詞曰：「月被雲欺，花遭風妬，教誰特地來相護？團團圍住不容情，刪刪留下相逢路。白首如新，傾蓋如故，蓋因才美難辜負，雖然人事巧安排，大都天意親吩咐。」右調踏沙行

話說花天荷帶了花灌小雨，竟不別桑總兵而行，頭一二日，恐怕有人來追趕，在路猶躲躲藏藏；過了四五日，見沒人追趕，知桑總兵不足有為，遂把功名念頭放下，轉以看山水名勝之處，每每游玩留連，行了月餘，忽到一處，雖在城市，却青山綠樹，小橋流水，環繞着無數人家，大有林泉風景。花天荷立於其中，左顧右盼，宛若舊游之處，因想道：「此地從未會經過，如何光景甚熟，莫非夢中曾到？」又細細沉吟，忽想起天台老人所贈的畫圖第二幅，景界適與此相同，因暗暗驚訝道：「這事又奇了！莫非此中有甚緣？」又想道：「我記得畫圖中還有座園亭，甚是富麗幽雅，此地却無，不知又是何故？」因下了馬，叫花灌牽着立住脚，四下觀望，越看越與圖中相似；又向前面看去，見楊垂槐影，隱隱約約似有路徑一般。因繞着垂楊灣灣曲曲，走近前來，果是一條白石砌成的路徑，見有路徑，知道必有人家，心下又驚又喜，因一步一步隨着路徑入去，走一步，想一想，愈

與畫圖相似，十分駭異。透透迤迤走了半箭路，忽露四扇斑竹園門，方知不是人家住宅。又見門是開的，料也無妨，因叫花灌牽馬在外，自己帶着小雨，緩緩步了入去，再細細看那些廳堂臺榭，樹木池塘，雕欄畫棟，曲徑四廊，宛然似天台老人第二幅名園圖，不爽毫髮，一發大驚不已，竟坐在亭子下一塊臥雲石上，留連不忍去。坐了一大會，方才見內中走出一個老人家來，看見花天荷衣冠楚楚，青年俊秀，又跟着個童子，知非尋常之客，不敢高聲。轉是花天荷立起身來說道：「我是過路人，因見貴園幽雅，十分愛慕，故借坐賞玩片時。多有唐突，幸勿見怪！」那老人家忙答道：「這半邊乃是空園，我家小主讀書之處，沒人來往的，相公若是愛慕景致，請尊台再住一會，也無礙的。」天荷聽見老人家說話和氣，更加歡喜，因又問道：「不知你主人是那位賢人？」老人家道：「家老爺乃京兆尹，已去世五年了，今惟有小主人在家。」花天荷道：「你小主人也會發達麼？」老人家道：「小家主雖守老爺的書香世業，然今年纔一十八歲，還不會上進的。」花天荷道：「你老爺既已去世五年，這園亭花未，尚收拾得如此清幽雅麗，則你小主人定是有個意思的文人了。」老人家道：「這外面園亭，止不進泛常草草點綴些景致，有甚麼好處？我小主人讀書的書房中，圖畫古雋，草木風流，方算收拾得真致。」花天荷聽了，與老人家道：「煩你將此名帖通報與小主人說：『我花棟乃浙中人氏，偶爾從粵中過此，仰慕才名，敢求一面。』」老人家接了道：「家小主若是在家接客時，小人此時已報知接見相公，何敢勞相公賜帖？只因一時間爲些是非，暫避於外，故有失迎候。」花天荷聽了，沉吟道：「我花棟既數千里無因無依，浪遊到此，可謂有幸矣，怎麼明是咫尺伊人，轉以睽隔，不得相見，復作無緣之遇而去？」因又想道：「天下事最怕是當面錯過，既有才人，怎不一見？既有此書室，又安可不一到？」因說道：「你小主人今日既有事不得見客，你可將名帖收下，我抵得在外尋個寓所住一二日，必候你小主人一會方行。」說罷，就要退

去。老家人忙留住道：「相公且不要忙！相公既有心定要見小家主，要看書室；小主人雖不在家，書房却是在家的。相公何不到書房一認，奉杯茶去？」花天荷聽了大歡喜道：「甚妙！但恐祕室擅自留人，小主人怪你。」老家人道：「貴客遠臨，理應迎接，有甚怪處？」因開廳旁一扇小門，從太湖石山峒中，繞過一帶碧桃花樹，轉過幾曲迴廊，忽許多喬木圍着一個院子，推開院門，請花天荷入去。花天荷步入裏面，只見院中景界，果是猶是花也，海棠架上，花是鮮花；猶是鳥也，而鸚鵡籠中，鳥是嬌鳥；猶是樹也，而連理合歡，樹是芳樹；猶是竹也，而青蒼若珠，竹是修竹；猶是泉也，而石邊流出，泉是清泉；猶是石也，而玉色瓊姿，石是白石；猶是日也，而光入簾櫺，日是暖日；猶是風也，而吹送花來，風是香風；猶是塔也，而苔留鶴步，塔是閒塔；猶是草也，而青襯落花，草是嫩草。——雖然都是人間物，別有人間一洞天。

花天荷細細一看，見景界秀美，與外面大不相同，不覺情蕩神怡。及走入書室，又見圖畫四壁，牙架牙籤，几席上筆墨縱橫，寶鼎中沉烟馥郁，更加欣羨。因東看看名公的題咏，西看看古人之珍藏，上挂瑤琴，下列棋局，真是看之不盡，玩之有餘，不覺半晌。早有一個垂髮披肩的童子，送上一盃香噴噴的茶來。花天荷接在手中，細細品味，甚覺爽快。因暗想道：「園室中佈置如此清奇，不知主人是何等豐姿捨之而去，未免孑然；坐此久待，亦原非是。」因對老家人說道：「你主人何日出門，還是暫時？還是久遠？」老家人道：「這也非暫時，也非久遠。是我起先對相公說的，止爲些是非，暫避在外，是非一定，即見客了。」花天荷道：「且問你主人避的是甚麼是非？莫非是花柳上惹來的？」老家人道：「不是。小家主雖說年幼，遵先老爺遺訓，守大夫人家教，終日只是理味讀書，足跡也不出戶外，莫說花柳行淫之地，從小至今，也并不曾交一個朋友。」花天荷道：「既如此清高，爲何得有是非？」老家人道：「只因性情高了些，看人不在眼裏，故招人怪。本縣有一位賴相公，是個

學霸，爲人甚是兇惡，詐騙小民，是他的生意，不消說了；就是鄉宦人家，也要借事故去瓜葛三分。只因家小主不與他交，接無門可入，故欲每每搜求弊端。忽去年家小主的業師顧相公死了，他就因此薦一位皮相公來處館。家小主訪知這皮相公是個識字中的無賴，故一口回了他所謀不遂，就懷恨在心。聞說昨日竟在縣中告了家小主，說舊業師是家主人謀死的，又串出皮相公假寫一張白金的闕書，也告在縣中，說家小主悔賴了不請他。」花天荷道：「業師若是死得明白，自有顧家人來告，于他何事？詐騙可知。闕書真偽，一辨即明。這二事也甚小，你小主人就挺身一辨何妨，爲何轉去躲避？」老人家道：「相公有所不知，只因家小主十四歲上，就守制起，十六歲提學來考時，尚在制中，故不曾赴考。今雖服滿，又值提學缺官，故小主人尚未入學。恐到縣中，有失先老爺之體，許多不便，故暫時避開，已會着人到府往舅老爺那裏討書去了。書一到，此是小事，自然消了。今恐賴皮二惡，察知此情，今日定要傳人，出其不意，買囑差人拿人，故暫時避避。」花天荷聽了道：「原來有許多委曲。這樣說來，你主人是斷斷乎不能見了，却無久坐之禮，只得去了。」老家人道：「相公與家主斯文一脈，莫說久坐，便下榻却無妨。」花天荷笑道：「主人尚未一面，下榻也決無此理，但賢管家款洽殊殷，愈見主人之美，也不忍忽忽而去，待我留題數語，以表景仰之私，庶不令一番空過。」因就書桌坐下，開始屬思，早有一個童子鋪下一幅花箋，又有一個童子磨墨起來。花天荷滿心歡喜，暗想道：「童子俱是慣家，則主人工於題咏可知。」一時情興勃勃，隨在筆架上拈起一枝斑管，隨手題詩數絕。

其一

紅分蓮蕊姿，

白借梨花片；

主人未相識，

先識主人面。

其二

花田金玉錄 第三回

青松落落陰，交豈須黃金；主人未相識，先識主人心。

其三 家世詩書在，文章今古空；主人未相識，先仰主人風。

其四 茶清能款主，鸚鵡解留行；主人未相識，先感主人情。

其五 柳認陶潛種，花款潘岳栽；主人未相識，先慕主人才。

其六 竹閒花弄影，夜靜鳥鳴巢；主人未相識，先企主人高。

其七 千秋宛有功，一室若無事；主人未相識，先窺主人志。

其八 觸手盡瑚璉，到眼皆經濟；主人未相識，先大主人器。

其九 丹桂久留芳，紅杏時呈瑞；主人未相識，先卜主人貴。

其十 芝蘭同臭味，愛慕豈殘桃；主人未相識，先訂主人交。

後題。『浙人花棟，天荷氏，偶過柳園書室，慕主人才美，未及快晤，不勝悵快而去。題此答意，倘邀一誦，亦斯文友道之榮也。』

花天荷正題完，付與老人家收了。待欲起身出去，忽又聞外面人聲喧鬧，老人家慌忙走出去看，童子隨將門關上。原來縣差人是賴秀才買囑了來的，又曉得柳京兆死了，公子年幼，不會入學，容易欺負，只聽得老人家回一聲道：『主人不在家，到府中楊舅家去了。』那差人便一把揪住老人家，大嚷道：『我們是奉本縣太爺牌票來拿犯人的，不比等閒，莫還使那舊鄉宦的勢頭，拿出老管家大叔的面孔來待我們。』老人家道：『就是縣中太爺，也須消停一二日，等他回來去見。那個是神仙，先曉得了，便坐在家伺候。就是家老爺不在，作了舊鄉宦，也不把你公差欺侮了。』衆差人聽了，一發亂嚷亂跳，內中一個能事的道：『你們衆人也不消如此，老大叔也莫把那事看輕了。不是我們差人大胆，敢在你鄉宦人家吵嚷，只是方才發牌時，老爺被原告稟很了，說道是你家主人是個幼年公子，從來不出門，只在書房中攻書，因分付此係人命重情，今日若拿人不到，原差每人要重責二十。你們鄉宦人家，眼睛大，不把太爺看在心上，我們作差人的，却不敢違拗，今日是定要帶去見太爺的。』老人家道：『若在家，自然去見，如今真不在家，却叫我也沒法。』那差人道：『這話只好你說，官府拿犯人，管你在不在，就是果然不在，原告稟稱他在書房中攻書，也須引我們到你書房中去，看一看，見個明白。』老人家道：『書房雖是攻書之處，那些書籍玩物，無所不有，豈是外人擅入之地？衆人一入，倘有差池，豈不又是一案？』那差人道：『老大叔，你此話到說得有理，衆兄台都不必進去，只消你引我一人到書房窗子外張一張。若果不在家，便好另作商量；若只憑你口說，我們怎好回官？况原告現有人在外面打聽。』老人家道：『從來縣中出牌拘人，無過約日挂牌聽審，那有個一刻不放鬆的道理？』衆差人聽了，從新又

嚷起來道：「你作管家的，到會使氣性；難道太爺到沒性氣，轉要依你？衆夥計須拿定主意，不要被愚了，明將犯人藏在裏面，只回不在，他哄我們出了門，將犯人藏過，便好賴了。我們現奉有牌示要拿人，便是公差。此處又不是內室，便同進去搜一搜，也無害。」衆差人道：「有理！」遂不由分說，四下裏尋路，忽一個推開廳旁小門，要走向進去。老人家看見了急，因叫道：「那裏却通內室，進去不可的。」衆人見說出不可，愈加動疑，四五個人便一齊都擠了進去。老人家急得沒法，只得來攔阻道：「此內有一位過路的相公在內，借坐，你們去驚動他不便。」衆人道：「你一發胡說！方才你說通內室，怎容過路相公借坐？過路相公既借坐得，難道我們奉牌票拿犯人的公差，到進去不得？」一發放胆往內尋路，尋到院子邊，見院門是關的，便以手亂敲，童子緊緊頂着花天荷，知是縣裏差人，轉叫童子開了門。一開，衆差人擠入，看見花天荷一表人才，又是青年，頭頂儒巾，身穿美服，便認真是柳公子，因齊叫道：「在這裏了！」遂擁入書房，將花天荷圍住，因取出牌票，遞與花天荷看道：「這本縣太爺着小的來請相公的，說要你出見。」老人家跟進來，分說道：「你衆人不要糊塗，這不是我家柳公子，乃是路過的花相公，怎不分個青紅皂白？」衆公差見捉着了人，遂大嚷大罵道：「你這該死的老奴才！方才不見人，任你強嘴；於今人賊現獲，你還嘴強到那裏去？你不怕太爺的板子，打不斷狗筋！」不期花天荷聽見差人來，原打算要到縣中去，與他解紛，今見衆差人錯認了他是柳公子，便將錯就錯，答應道：「這等模樣拿人，有甚大事？我便見見也無妨。」便立起身來要去，老家人在旁忙止道：「花相公不要去！這是我家事，怎要累你？」花天荷道：「此事我去一見便完，不必瞞他了。」衆差人見花天荷滿口招承，信爲確然，轉罵老人家狡猾，正是：

李能代桃僵，鹿可認爲馬。

凡事既有真，

安得而無假？

衆差人見拿着了被告，竟挺身見官，知詐不得銀錢，便一面叫人去報知原告，一面就帶到縣裏來。恰好縣官尚未退堂，連衣服也不叫他換，竟帶到堂上，稟稱：「柳路拿到了。」本官准狀時，知柳京兆已死，柳公子年幼，不敢見官，自然要通賄賂，故出牌急拿人。纔出牌，就稟拿到，已非其心，及抬頭一看，又見頭頂儒巾，身穿色服，昂昂然走上堂來，當面立着，跪也不跪，心下一發惱怒。因拍案問道：「你謀死業師，又悔賴關書，被人告發，是一罪人，怎見我父母官，還這等大模大樣！莫非你還使公子的勢麼？」花天荷就笑一笑道：「老先生請息怒！我學生無業師久矣，謀死何人？又不請先生有甚關書？毫無過犯，怎是罪人？老先生令尹雖尊，却非我父母；學生素履如此，有甚大模大樣？寒儒落落，有何勢可使？老先生既受朝廷之職，而治此土之民，也須聰明正直，理枉伸冤，怎可信人鼓惑，准此謊狀，差如狼虎妄拿平人？只怕上司也有耳目，當道不無公論；我學生勸老先生守法，不可徇情，自取後悔。」縣官聽了驚駭起來，因問差人道：「這人是那裏來的？莫非錯拿了不是柳路？」差人忙稟道：「這人直在柳家最深內的書室拿出來的，乃單單一人，况拿他時，他又承認，怎麼錯了？」本官見稟，又問花天荷道：「你既是柳路，在我治下，怎藐視我不是父母？」花天荷又笑一笑道：「老先生既稱父母，怎自家的子民，也不認得，却如此胡爲？我學生自姓花，乃浙中人氏，奉上詔求賢，親至兩廣，總戎衆獻策，職受監軍，偶有事回來，道過於此，因愛柳室園亭清雅，聊借憩息，不知得了何罪？忽被貴差蜂擁多人，如狼似虎，就要我來。」本官聽說，知是錯了，又見花天荷說是奉詔至廣，受了監軍，又見言詞慷慨，不敢怠慢，忙立起來施禮遜坐道：「承大教，知縣有罪了。」隨拔簽，將差人各打二十，花天荷道：「我學生之事，無可無不可，到也罷了。只是這柳兄之事，業師既死，倘有不明，願家子姪，不能無言，而煩賴兄爲之不平乎？其詐可知也。若前業師被柳兄謀死，這皮兄又何獨不畏死，而受柳兄之關書，且告其悔賴乎？此恰又是賴兄之薦，互相騙詐，更

了然矣。尙望老先生加察！」縣官忙答道：「領命！」因取兩張原狀，并差人的牌票，竟一概消了。原來此時，賴皮二人正在縣門外打聽，見縣官聽了花天荷許多言語，竟轉了風，將牌狀勾消，不覺怒氣冲天，竟領了學中的黨羽多人，一齊擁止堂來道：「生員們來告狀，必有冤屈，况謀死業師，人命大情，就是謊狀，也須父母老爺審出甘罪。怎麼聽了過路的無籍光棍的一派胡言，當作人情分上，竟自消了生員們那肯甘心！」縣官道：「諸兄不可囉唆。這位花先生乃奉詔至粵中獻策，受監軍職，偶有事過此，因不知誤瀆到此，是本縣之罪也。因言及柳路一案，縱有冤枉，非諸兄分內之事，此舉未免涉私。本縣細思，甚為有理，若必審出真情，反於諸兄不便，故爾消了，非人情分上之比。諸兄各宜安分，不可造次。」賴秀才道：「天下利害，尙容諸人直言無隱，且公論出於學校，謀師大情，又關學校生員們為公檢點，理之當然，有何私涉？」因以手指着花天荷道：「這光棍乃別處人，不知犯甚事流來，假捏虛詞，哄騙父母老爺，他口稱奉詔，不知他是奉詔不是奉詔？他口稱監軍，不知是監軍不是監軍？有何憑據，止不過受了柳路之賄，代他搪塞，就是公差捉他來，也不為錯，你既是過路人，為何主人又不在家，却獨自一個坐在他的書室之中，情弊顯然！父母老爺被他感動者，只是「奉詔監軍」四個字耳。父母老爺有官守，故被他感動，生員們在學校中主持公道，定要直窮到底，決不被他所惑。父母若庇護他，不論曲直，生員們情願與他拚命。」花天荷聽了，大笑道：「賴兄所言，也忒無謂！我小弟是過路人，又不來此調支錢糧馬草，是奉詔不是奉詔，是監軍不是監軍，關諸兄何事？要惹兄這等爭辯，至於柳兄，小弟又從不識面，就是二兄之訟，也是今日方知，就是足至公庭，也是公差誤認。小弟又非無廉恥，垂涎富厚，設局騙詐，就是偶言勸息，亦不過念柳兄少年係先達之後，遭諸兄吞鯨虎噬，為可憐可憫，聊乘便一言耳。諸兄既以學霸自雄，敢作敢為，若有力量，不妨統衆見教小弟一番。小弟雖異鄉孤客，却從不畏人，縱無奈我何，也還算學霸自雄，敢作敢為，若有力量，不妨統衆見教小弟一番。小弟雖異鄉孤客，却從不畏人，縱無奈我何，也還算

做豪傑；若勢朋狗黨，只思魚肉詩禮人家，希圖騙詐，誠聖門之罪人，殊可恥也！」衆秀才聽了，大怒道：「這光棍怎如此放肆？莫說你是倚草附木，便真是奉詔，真是監軍，却也管我生員們不得，便與你見個高下，也不差什麼。」遂擡拳捲袖，要動武的模樣。花天荷又笑道：「此是公庭之上，禮法之地，豈容無賴行兇！可到外面請借尊拳，試試雞肋。」因與縣官拱一拱手道：「承愛承愛，後會有期。」竟大踏步走出來了。縣官恐被衆人所算，欲留他，他頭也不回，竟自出去。衆秀才見花天荷出去，欺他隻身，便一齊趕出來，只因這一趕，有分教：人似落花流水，身如敗葉隨風。不知後來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四回

恃豪強學霸頻遭辱

未識面公子預承恩

詩曰：「衣巾莫怪革還褫，凡禍皆由自取之；奉勸世人休作惡，得便宜處失便宜。」

話說花天荷出了縣門，吩咐花灌小兩站着，不要動手，待他一人與他們見個高下，遂端端立在縣前屏牆之下。衆秀才一齊趕到面前，花天荷用手一拱道：「請教諸兄，還是用文？還是用武？」那些衆秀才，平時欺負良善慣了，不看勢頭，只管上前亂打道：「不論文武，且打你這光棍一頓，出了我氣，方見我學內相公，不是好惹的！」原來這班秀才，嘴硬心軟，又都是中年以外，貪迷酒色之人，毫無氣力。被花天荷用手一擔，早一個跌在半邊，用背一隔，又早一個跌倒在地，輕輕一拳，早一個頭巾粉碎，抱着頭叫痛，略略一脚，又一個藍衫扯破，揉肚忍痛。不一時，早打得這些秀才，東倒西歪，抱頭散髮，不像模樣。此時方不敢上前，又不肯退去。幾個不大受傷的，尙圍住花天荷亂罵，有幾個打傷的，披着頭髮，抹了一臉血，奔上堂去哭稟道：「反了！反了！學校斯文，凌辱至此，成何規矩！望父母老爺救命！」本官看了道：「此皆諸兄自取，雖是學校不可凌辱，他也出自斯文，

又是有職官員，難道又可凌辱？」衆秀才道：「我們凌辱他，他於今好端端在那裏，沒有形跡；他凌辱我，剝膚之慘，直如此！父母老爺，明明自見，怎麼一概而論？必求父母老爺切勿任其鼓惑，致貽後患，亦求父母老爺拘禁元兇，申詳上司，以救生員們之命。」本官沉吟半晌道：「若論受傷，有加他罪之理，但他客中止一人，你們合學二十餘人，怎好倒爲諸兄稱冤？這事弄大了，我縣中斷難了局，只好詳到府中，聽憑府太爺作主罷。」因立刻寫了文書，一面着人押送衆秀才，即刻先到府中去，一面另差人請花爺暫到觀音寺過夜，明早備轎送到府中去，不許同行，恐路上又生事端。大家聽縣官處分妥當，俱各無言。原來縣中到府中，有七十餘里，此時天已晚了，衆秀才忙忙上路，只行得不數里路，就夜了，只得歇下。到了次日，賴皮二人又生奸計，買一張黃紙，裁着旗樣，上寫「流棍花棟假冒監軍，凌辱學校，合學匍匐府堂，鳴鼓訴冤，仰視斯文一脈，扶持公道。」粘在那竹竿上，叫人執了前去，以張勢焰。衆秀才包頭的包頭，縛背的縛背，却個個都裝出受傷的醜態，跟在後面，以爲必勝。不期事有湊巧，剛剛走入府城，恰恰桑總兵差來這趕花棟的將官，領了十幾個兵丁，一陣馬沿途尋訪，正入城，忽看見衆秀才黃旗上，有假冒監軍花棟名字，遂大喜道：「花監軍有下落了！」因叫兵丁攔住衆秀才，問道：「監頭花老爺在那裏？我們要見他。」衆秀才見兵丁突然攔住要人，倉猝摸不着頭路，俱答不出。還是賴皮二人嘴頭利害，答道：「我們乃學中相公，到府訴冤，怎知什麼監軍？什麼花爺？」馬岳聽了，大怒道：「你黃旗上現寫着花爺名字，怎推不知？我們是奉兩廣總督大人軍令，要人，不是兒戲；在那裏可快請來相見。」秀才都嚇住了，賴秀才只得強應道：「我門解到府中來的，不是真的，乃是假的。」馬岳道：「既是假冒，便有真的，在你們身上，還我人來！」賴秀才聽了，心下雖慌，又只得強硬道：「我們學中相公，乃是斯文人，你們行伍是武途，各有一路，兩不相干，爲甚麼問他們要人？我曉得了你們光棍一黨，將假作真，指望半

路渾搶人去，故作此形狀。我秀才家是不怕人的，况府城不比曠野，莫要胡爲！」馬岳轉笑道：「你們這班秀才，怎的不通！一個監軍，真則真，假則假，那個不認得？若果是真的，我們奉總督令箭，自要請去；若是假的，搶他作甚？在那裏只消請來一見便知。」賴秀才道：「他已先解到府中去了，就要人，也須到府中一認。」馬岳道：「既在府中，一發妙了，我到府堂內去說罷。」一陣人遂鬧烘烘都牽連着，同往府中來，到了府前，府尊尙未出堂，因十幾個兵丁，一二十個秀才，人多事急，遂傳鼓請了知府上堂。賴秀才忙叫縣差將縣中的申文投上，馬岳也拿總督的憲牌取出來看，各各爭辯是非，知府一看，因問縣差道：「衆生員已到，這監軍花棟爲何不到？」縣差稟道：「本官恐同行，路上生事故，前後分走，差也不遠，只在刻下，就可到了。」知府因對馬岳與衆生員道：「這事你兩造俱不要爭辯，這花棟初奉詔旨，過本府時，來驗文憑，在比支給路費，本府也曾見過，真假易分，待他到了，若果是真，自應交還督府，申文學道，治諸生結黨毆辱有職官員之罪；若光棍假冒，本府自當爲諸生重究，以全斯文體面，再追究真假監軍踪跡，以復總督之命。」遂叫縣差騎馬去催後差速到兩下見府尊說得明白，俱退去，在府門外伺候，不題。却言花天荷原打算見了知縣，息了詞訟，還想見柳生一面，不期與衆秀才爭鬧一番，立逼到府，况回家又是順路，再沒又到縣來之理，心中放不下柳生，甚是不快，却無法推辭，只得同着縣差上路。因自己有馬，遂不用縣中轎子，將入府城，忽見縣中前差飛馬來催趕道：「快去！太爺坐在堂上立候。」後差問道：「爲何這等要緊？」前差人遂將兩廣的總督撫差官來趕，與衆秀才爭鬧之事，說了一遍道：「故此太爺叫我催你們速去，要辨真假。」花天荷聽說督撫有人追趕，便吃了一驚，將馬立住不行，問道：「督撫追趕是真的麼？」前差道：「怎麼不真！現有一位將爺，帶領着二十個兵丁，在府堂伺候。」花天荷道：「既督撫有人追我，我不去了。」遂扯轉馬頭要回去，後差看見嚇慌了，趕上前死

命扯住他韁繩，不放手道：「花爺！這回害我們不得，放你去了，府縣怎回上去？我們便是死了！」花天荷道：「我要去就去，要不去就不去，府縣却管我不得。」後差苦求道：「府縣雖管花爺不得，却會管小的們，小的們就死也不敢放花爺回去。」花天荷進退兩難，只立馬沉吟。還是前差能幹，悄悄的通知地方，叫地方同後差看守，自己一轡頭先趕到府中來報信。却說衆秀才看見督撫兵丁已知花棟不是假冒，未免心慌，互相埋怨。又見太尊說，要申學道，治毆辱職官之罪，一發着急。大家思量脫鈎，因挨上堂來稟道：「生員們與花棟原無冤仇，只因賴皮二生員有詞告柳路，在縣父母處被這花棟消了，故生員們不服，與他爭論，激惱到公祖大人台下，求公祖大人治他之罪。今既督撫要人，想公祖大人也不便盡法，生員們何苦與他辨甚真假？既不辨真假，生員在此也無益。欲求公祖大人開恩，消了申文，以便生員們好回家去肄業。」知府聽了，笑道：「你們初意，只道這花棟是假監軍，故作此波浪；今見督撫要人，事漸真了，又思脫罪論法，既到公庭，理應聽審。但是本府桃李，不得不曲加培植。」因將申文閱過道：「恕你們去罷！以後不許再生事端。」衆秀才忙謝了出來，將走出府門，忽見縣中前差，只一人飛馬跑來，馬岳與兵丁看見，忙問道：「花監軍怎麼還不到？」前差答道：「到是到了，只是聽得說督撫的差將爺趕他，他就慌了，立意不肯來了，并急欲轉路躲去。」馬岳吃驚道：「於今在那裏？」前差道：「現在南門外，我已交付後差，并地方看守，因趕來報知太爺。」說罷竟進府去了。馬岳見說在南門外，便不等說完，就帶了衆兵丁，飛馬趕去了。衆秀才聽了說，花棟要躲去不來，又大家變了主意道：「既不肯來，定是假的了；既是假的，我們怎肯饒了他？」賴秀才道：「饒了他不打緊，但後面柳家的事，不好下手了。說不得，只得還要去找太爺公審，就是太爺審得个公道，就好從此移到柳家去。」大家都說道：「有理！」遂不顧廉恥，又一齊走上府堂去說道：「我們實實被花棟打傷了，這花棟若果是個真監軍，生員們就

吃些虧，也只得忍耐了。今不敢求見，自係假充；既是假充，自是光棍。生員們忝列聖門，安肯受光棍之凌辱，必求公祖大人添差，拿來盡法，則生員們感培植之恩不淺矣。」知府聽了，不悅道：「諸兄可謂多事，既已攔起申文不究，也就罷了；又來纏繞些甚麼？你只認這花監軍不肯來，就是假的，也須想一想，一個幕中的監軍官，也不爲顯爵，又廣闊隔省，又不調支錢糧，假冒他作甚？他不來者，定或是在督撫有甚不合處，既辭出，不願再去，故避之耳，未必是畏諸兄之訟而裹足也。我勸諸兄，到不如去了罷；若必要捉來，當堂審出情由，則罪有所歸，推辭不得，莫要追悔。」衆秀才道：「只求公祖大人捉來公審，若有罪尤，生員們甘受。」知府道：「既這等，只得行了。」因取一根火簽，一個名帖，叫一個府差，吩咐道：「這花監軍已有督撫兵將去見了，若是真的，可將名帖請來；若是假的，可以火簽拿來，不可誤差。」府差領命，正要出來，忽馬岳同衆兵丁已簇擁着花棟入府來了。知府原是認得的，遠遠望見不假，就差人邀到迎賓館去坐，一面將簽消了，一面吩咐帶衆生員，自己就到館中來相見。因向花天荷道：「花兄大才，既已奉詔至粵中，爲督撫欽敬，正展驥足之時，何故又匆匆而歸？」花天荷道：「晚生愚陋，初不自揣，妄恃榆枋之見，一蒙恩詔，即馳赴軍前，思報效朝廷，不期過蒙督台垂青，收入幕中，入幕之後，見清霜紫電，殊不乏人，始自悔碌碌，因之有愧，幾欲辭歸，而督撫欲存之以爲馬骨，所請每每不允，故晚生計無所出，只得悄悄遁歸，庶不張督撫棄才之名，不知督撫何故，又作此淮陰之追？」馬岳道：「花爺不要錯怪督台，督台原待花爺不薄，自花爺行後，甚是着急，故叫小將來追，今幸趕着，就請回去。」花天荷道：「此雖督撫美意，但學生此來，原是奉詔獻策，可用不用，聽總督台裁度而行，要我何用？就追我回去，亦不過添幕一贅疵耳，何有益耶？此學生決志不復往矣。」馬岳道：「花爺這回使不得，俗語有云：『朝中天子三宣，闕外將軍一令。』今督台掌着兩廣兵權，有令來追，幕下一官，誰敢違拗？」花天荷道：「將軍之

令，嚴若風雷，在其麾下者，誰敢不遵？但我花棟奉詔獻策，策不合用，仍是事外閑人，不可一例比也。乞馬爺代爲我善辭一聲，我花棟決不回去的了。」馬岳聽了，笑道：「這也不消與花爺爭得，督台已知我力量小，請花爺不去，幸喜給有文書在此，要借重太爺幫請。」因取文書遞與知府，知府看見了文書，末後有「倘或挨阻，着所在縣官勸駕。」因向花天荷道：「督台命本府勸駕，本府固不足輕，但思督台發文書時，殷殷注此一語，則其屬望於兄台者深矣。本府聞士之懷才就用，合則留，不合則去，英雄事也。今兄台之去，有所不合也。然人之相與，每有始不合，而終忽有所觸，而感悟以悔其不合者，此又今之大機括也。今督台命馬兄遠追，又令本府勸駕，此其意悔不合，其合可想而知矣。花兄既負大才，而奉詔獻策一番，與其悻悻於不可合而去，又何如遷就不合而合，以成素志功名爲念哉！幸反思之。」花天荷聽了，大喜道：「承老人大教，真合我心，從命從命。」馬岳見花天荷應允了肯去，不勝歡喜，就立起身要請行。花天荷道：「但縣申文尙有事在，老大人台下列宜聽斷，未便即行。」知府道：「此小事，自是諸生作孽，本府當申詳學道，重懲之，不知花兄可能忘情否？」花天荷道：「此事晚生不平者，原在柳子而起，但求大人給示，保柳子不爲諸生魚肉，則晚生之氣平矣。諸生之罪，則法在老大人，晚生何敢與哉？」言訖，馬岳又逼着起身而去，正是：

莫笑人生去又來，來來去去有安排；不然閩浙隔千里，那許吹簫上鳳臺？

花天荷被馬岳立逼，匆匆而去。那知府待花棟去後，果真給一張告示，與柳門張掛，不許奸惡詐害；又深惱衆秀才反復奸惡，畢竟申詳學道，把賴秀才的前程革了。正是：

從前作過虧心事，王法齊來不肯饒。

賴秀才被革去衣巾，不思自己作惡，轉恨柳家，又暗暗尋他的覺端，不表。且說這柳京兆的夫人楊氏，一胎

生了二個，一男一女；女先一個時辰生，是姐姐；男後一個時辰生，是老弟。姊弟二人，是同胞而生，生得身材面貌，就如一付印板印出，一點也不差。若不分男女，聚在一處，竟認識不出。又皆珠光玉潤，俊秀風流。柳京兆珍之如寶，姐姐取名柳烟，別字藍玉；老弟取名柳路，別字青雲。到了七八歲上，姊弟二人，一樣聰明異常，教讀書識字，入目便知。請先生來教書，柳路是明讀，柳烟是暗讀。到了十一歲上，姊弟二人，已文理俱通，柳京兆更加歡喜。兒子教他習舉業，以振書香，不許棋畫及詩詞；女兒習舉業無用，教他勞作詩詞，以爲香奩求雪之寶。到了十四歲上，俱大有可觀。柳路正欲赴考，不幸京兆亡故，守制三年，未免悲哀妨業。到了十六歲上，一個老業師又死了，楊夫人要再請一個先生來坐館，却訪不出老成先生，故此因循下了。楊夫人恐惹是非，終日便止許姊弟二人在內堂互相師友，一刻也不放柳路出門。柳路又賦高潔之姿，看人不上，從不交結一友。到十七歲，服已滿了，才交十八歲，聞知有宗師將臨，柳路打點考式。楊夫人恐怕兩年自讀荒疎，又要請個名師來教他。自有了這個信傳出去，賴秀才聞知，就薦皮相公要來坐館。楊夫人叫老家人去訪，訪知是兩個無賴秀才，故就辭了。兩人懷恨，故告此謊狀，希圖詐騙。楊夫人知道，舍不得兒子出官，因楊夫人兄弟，是個舉人，曾作過一任知縣，今閑在家，却在府城中往，離縣七十里，只得住人去請他，來到縣中講情，但路遠，一時不能到，恐怕差役需索，無人搪抵，只得把柳路收在內面，只叫老家人答應。又恐怕兩秀才懷恨，叫差人作惡，老家人搪抵不來。正是憂愁危急之時，不期湊巧恰遇着花天荷來游園，竟挺身認着柳路，跟着差人去見縣官。楊夫人與柳路柳烟聽見此事甚奇，又驚又喜，急急叫老家人即去打聽消息。老家人去後，楊夫人母子放心不下，又叫幾個家人去暗暗打聽，吩咐道：「若有消息，即快來報我。」家人去不多時，早有一個走來報道：「這花相公到縣堂上，跪也不跪，竟衝撞大爺，說他糊塗，錯拿了人，已打責差人了。」楊夫人聽了，又愁起來道：「既知道

錯了，打差人，少不得還要拿真的；這番來拏，差人被打，一發要狠了。」正說不完，只見又一個來報道：「好了！好了！那花相公將我家的冤屈，一一對太爺說明了；太爺就叫原差，把兩張牌票取上去，竟一筆消了。」楊夫人與兒子女兒聽了，俱大歡喜道：「這花相公怎肯如此用情？怎麼這等有力量？」隔不多一會，又一個來報，楊夫人先問道：「聽得牌票都消了，果有此事麼？」來報的道：「牌票果消了，只因消了牌票，衆秀才不服，都一齊走上堂來，與太爺與花相公廝鬧哩。」楊夫人道：「衆秀才怎敢如此撒野？公堂上，可以廝鬧的。」正說間，忽又一人來報道：「衆秀才於今都擁着花相公出縣外去廝打去了。」柳路聽了，足一跌道：「此是我拖累他，他一個人如何打得過許多秀才？」因對楊夫人說道：「孩兒出去幫他。」楊夫人道：「休要胡說，你走路還沒氣力，走出去只好送與他們去打罷了。」柳路道：「縱打孩兒，也是該的。這位花朋友被打，一發無益，叫我良心上怎麼放得下？」楊夫人道：「只好快快催幾個家人去救他罷。」隔了一會，只見老人家回來稟道：「那衆秀才仗着人衆，要想欺侮花相公，和他動起武來，誰知花相公雖是文弱的公子模樣，却也膂力過人，衆秀才那裏是他的對手，把他們打得個個叫苦連天。衆秀才因吃了虧，又想詐他，向縣太爺那裏控告他，侮辱斯文之罪。縣太爺因他們自己先動手，不准衆秀才不服，逼得縣太爺沒法，只得做了申文到府裏，由知府判決，又恐怕他們路上爭吵，已準備分批把他們押解。聽說花相公是有官職的，照他口才、人品、膂力，到府裏是不會吃虧的。」柳夫人等聽了，連連稱奇讚嘆不置。柳路又向那老人家盤詰道：「我且問你，那花相公怎樣到此的？」老人家遂把花天荷怎樣到此，說些什麼話，怎樣要賞鑒小主人的書房，以及因遇不到小相公，題詩數首的事說了一遍。不知柳路聽了，怎樣發付，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回

三生知己奔走粵中

一一美憐才徘徊花下

詩曰：

「一片深情如月滿，挂肚撐腸堆在人心坎；若不驅馳致誠款，實必罪深如何敢？」
已散，不道春心冷，面溫教暖，相逢何事被牽纏？只爲籠兒見會罕。」

右調蝶戀花

話說柳路聽見老人家說花相公有詩留下，忙叫館童取來，與姐姐同看，只見是十首五言絕句，未看詩，先看字，已覺龍蛇飛舞，勃勃動人，再細細看詩，見詩意俱致欣慕，主人之意，不覺稱贊道：「原來這花朋友又是一個才子，不獨這十首詩，字字清新微妙，而其愛慕兄弟的一般深情，已覺殷殷如此之人，必得一會方妙。」藍玉小姐道：「這花生觀其詩才，自青蓮一派，觀其用情，比桃花潭水還深，觀其用俠，直在朱家之上。又不識吾弟，若芝蘭之同心，如黃鳥之求友，其必有所取也，而吾弟若漠應之，豈不令芝蘭黃鳥笑人，就是要會他，也要有些才情，使他生敬方妙，况未必便能會他。」柳青雲啞然半响道：「姐姐說得很有理，却又將奈之何？」藍玉小姐道：「他既題詩十首憶吾弟，吾弟也須和十首答他，就一時不能會他，使他也知吾弟亦是詩社中人也，還好使其欽佩，後會有期。」柳青雲道：「若得和十首答他，方不負其美意。但姐姐知道，父親有戒，不許兄弟學詩，今日如何和得他詩來？除非姐姐代兄弟和之方好，不知姐姐可有此興否？」藍玉小姐道：「和詩不難，但怨被他知道不便。」柳青雲道：「誰還去向他說？他怎麼知得？望姐姐代兄弟裝些場面。」藍玉小姐原已有和詩之意，今見兄弟央他，怎得見却便道：「既是如此，待我和來，只怕未必有花生之妙。」因叫侍兒取文房四寶來，作詩七絕以和之。

其一

春風何處來？

似逐桃花片。

坐令一室中，

忽爾識生面。

其二

資生日切玉，氣合日斷金。斷切何以利？止此一中心。

其三 既已千里至，奈何咫尺生！敢從珠玉裏，拜沐君子風。

其四 相識未曾結，結交未有行；何似桃花水？流出一性情。

其五 眉柳豈須種？筆花不用生。大都美麗質，自有奇異才。

其六 玉樓金屋小，甚是鳳皇巢；君子不云賤，情風別自高。

其七 春水皺一池，了不關君事；拚李代桃僵，自是不平志。

其八 氣以文相通，固以武相濟；管中窺一斑，已識文武器。

其九 文光宜吐祥，俠氣始稱瑞；等閒芝與蘭，區區何足貴？

其十 黃鳥在高樹，其聲一何嬌！大都求友急，關關復交交。

後寫：「花天荷文兄偶過荒齋，正愧避禍失款，乃蒙屬意留題，不啻朗月照於屋梁，春風襲於懷袖。一誦讀而千里宛如見面，但恨羣醜生魔，不容親炙，聊步原韻，用代面談。倘邀半面，緣勝三生。閩人柳路屬和。」

小姐和了，青雲看完，不勝大喜道：「得此光輝小弟多矣。」就要用圖章，封與老家人。小姐道：「聞中字跡，付出不便，還須吾弟抄寫一通。」柳青雲道：「姐姐的筆跡，與小弟的相去不遠，那裏便看得出？」小姐道：「雖看不出，却終有分別，未免非禮。」柳青雲道：「也說得是。」遂取一幅花牋，就細細寫了，用過圖書，封付與老家人道：「你明日須起個早，暗暗跟着花爺到府，看府中事體如何。若事體完了，必須請他來一會方妙。若他回去的路，便不肯枉道而來，可將此和詩送上，看他有何話說？」老家人領命而去，直到第二日盡夜，方來回覆道：「原來這花爺是廣西總督重用的幕府監軍，因議論不合，不願作官，不辭回來，不期督台知道，星夜差了許多兵丁來追，此日到在府中趕着了，因公務緊急，立刻就請了回去。我見他去得急迫，知留不住，只得把相公和的詩交與他，就說相公要與他一會。那花爺道：「我也急想會你家相公，但是軍務緊急，萬萬不可停留。」匆匆上馬，連這和詩也不及看，只說道：「多多拜上你家相公，後會有期，料不很遠。」衆兵丁便催促去了。」柳青雲因向姐姐說道：「他在兄弟面上用許多情，小弟若不虧姐姐代我和他這幾首詩，便覺太沒人情了。」楊夫人道：「這也罷了，但不知這些衆秀才又何如了？」老家人道：「太爺惱衆秀才黜辱職官，要申文學道去他們的前程呢。」柳青雲道：「府尊既要申學去他們的前程，自然不敢作橫了。」過不得幾日，府中果發了一張告示，到縣中來叫送與縣衙張挂，縣官見府尊用情，因也出了一張告示，差人同送了來。上面寫的，都是不許強侵害的意思。楊夫人并柳青雲看了，很是歡喜，一面謝了差人，一面訪問，方知都是花天

荷的用情。母子們不勝感荷，每日在家念頌，不會去口，不題。且說賴秀才作了一場惡，一些未能傷損得到柳家，白白把自己前程壞了，百般懷恨，又要尋事與他作對頭。又因前程革去，况府縣皆有告示護持，料也對他不過，只暗暗借事想生端來害他。一日，走在縣前，看見兩個差人捉了一個賊在那裏投到，因縣官尚未坐堂，都在那裏伺候。內中有一個差人是賴秀才認得的，叫張元，因悄悄叫他問道：「此賊是那裏捉來的？」張元道：「就是本地捉來的。」賴秀才聽說是本地，就動了念頭了，因拉了張元到旁邊，說道：「我有個仇家，若肯帶他一個名字，包管有些好油水了。」張元道：「如果有些油水，莫說帶一個名字，便帶十個也不難。」賴秀才道：「如果帶得，不但有油水，包管這油水還十分肥膩。」張元道：「賴相公果是真麼？」賴秀才道：「怎麼不真？」張元道：「既是真，待我與他透些風兒，看他如何。」因走到賊面前，悄悄的言了半晌，方來回覆道：「賴相公的話，已與他說明白了。他說，須要得些財利方妥，單單替你出氣力，却使不得。」賴秀才道：「自然有利同分，若無利，不但他不肯，連我也不作了。」張元道：「既是如此，快說是誰，好叫他說熟了，等官出堂，就報名方好。」賴秀才道：「不是小人家，就是那府尹公子，柳青雲的便是。」張元道：「我聽得說這柳公子年紀尚小，又是官家，怎好扳他同去作賊？」賴秀才道：「只說是窩家就夠了。他人小胆怯，必定自然拿銀子來買，豈不是利連官也未必知得？」張元聽了大喜道：「說得有理。」隨與強盜說明，又叫賴秀才與他打一照面，主意定了。這強盜入見縣官，就扳柳青雲是窩家，且按下不表。却誰柳青雲在家，細想後道：「這花天荷與我并無半面之交，只在園中坐得一坐，便作詩深慕於我，詩詞又如此鄭重，我的禍患又任勞任怨，挺身就承臨行，又囑托府縣，出告示照應，這等的恩情，就是父母至親，也不過如此，可謂神交之知己矣！他用了這一番深情，我柳青雲一毫殷勤也不會致得，此心何以得已？我思闔中到廣，也不為大遠，意欲自去謝他一謝，也見

得我不是草木。」楊夫人道：「為母的意思，也是如此；但你年紀小，從未出門，怎生去得？」柳青雲道：「母親不要把我孩兒養嬌了，後來作一個無用之人。說起來，這花朋友也長，兒子不多，他早已自浙出闔至廣，獻策於軍門，作大丈夫的事業了。孩兒此去，只一謝便回，不過一月半月之程途，又沒什麼干礙，怎去不得？」楊夫人道：「路途風霜勞頓，你又不曾經過，况兩廣地方寬大，到那裏去尋他？」柳青雲道：「道路勞苦，少年正宜經歷，他一個督府監軍，是督台面前有名職的官，何愁沒處尋他？母親但請放心，孩兒拚着一月工夫，再無不回來之理。」楊夫人阻他不住，只得打點行李，叫老人家，又帶了兩個書童跟隨前去。臨行時他姐姐又囑咐道：「我看這花生是個懷才抱俠之有心人，兄弟見他，須要留心，不可被他窺見底裏。」柳青雲道：「別的猶支持得住，只怕他看了姐姐的詩，若叫小弟再作，便要出醜了。」說得他姐姐也笑起來，因而起身去了。正是：感知無可道殷勤，千里奔來一見君。義氣豈容人獨占，要將肝胆兩平分。

柳青雲帶了老人家書童，一路往廣東而來，且按下不表。却說花天荷被桑總戎趕回，雖然厚禮相待，只言到搗巢奇計，便胆小不敢舉行，又因峒賊時有劫掠，皆是花天荷定計，上的方略，斷的歸路，往往失利，不敢出來，一向地方清淨，桑總戎愈覺疏懶下來。花天荷見此光景，不能成其大功，正想仍舊逃回，奈一時不得其便，每日無聊，只將柳公子和的詩，細細賞玩。這日，正在那裏翻詞，忽然投進一個名帖，說是福建柳公子來拜見，忙把名帖一看，見是「眷小弟柳路」。心下又驚又喜道：「他怎肯如此？」急出來相迎，纔走到廳下，早看見老人家站立廳外，因問道：「你主人差你來的麼？」老人家道：「小主人現在門外。」花天荷喜出望外，忙欣欣迎將出來，只見是一個少年，恭恭敬敬立在門外，定睛一看，只見那少年生得十分俊秀風流，怎見得有詩曰：

「車載誰家白面郎？」

問衣正服少年輕

似將秋水分眉目，

宛若春風賦影形；

秀氣恍疑珠玉吐，

文心不借劍書靈；

若教並立方顏色，

衛玠潘安也不勝。」

花天荷看見柳青雲亭亭玉立，喜之不勝，忙上前半若拱半若攜道：「柳兄豈從天上降耶？」柳青雲道：「小弟匍匐而來，今得一見顏色，可謂到了天上。」二人說笑着，走上廳來，花天荷正要與柳青雲施禮，柳青雲早叫老家人上面鋪起紅氈，在上設了一坐，因說道：「小弟蒙仁兄未面深交，保全禍患，慈母與小弟合家，感佩不盡。因前命老僕，屈仁兄過舍，少致殷勤，不期仁兄又因軍務急迫，匆匆上馬，小弟晝夜寢食不安，故特來拜謝。乞仁兄台坐，容小弟稍一叩首，以表寸心。」花天荷道：「偶過貴府，實出無心，小弟因慕兄才美，不覺留連，即公處辯白，止不過一時遊戲，又非朱家劇孟之為，有何功勞？青雲兄不遠千里而來，如此鄭重，小弟正欲一拜，以明感謝，何敢受此重禮？」二人推讓多時，對拜四拜，然後分賓主坐定。柳青雲道：「小弟不才，不能上進，自先父見背，往往受人之侮，前日若非仁兄大力，未免被凌，小弟今日之來，特為感謝前恩，久仰仁兄才高學富，欲伴几席，少希指教，倘能叨竊餘光，有所成就，則仁兄惠弟之恩，又不在一時，而在終身矣。」花天荷道：「休得太謙！小弟在尊園拙作，偶爾寫意，原無心敢索和章，不期辱蒙和次，吐詞香豔，用意深婉，使弟自慚形猥。仁兄其此美才，乃反自謙，非絕相知小矣。」柳青雲道：「小弟求教，實出真誠，仁兄若如此言，反是拒弟也。」花天荷道：「且慢說此！既相知一見，且作平原十日快飲，再言其他。」遂起身與柳青雲并入內堂去飲酒。又吩咐老家人把行李也取進來，二人到了內室，左右備上酒來，二人對飲，飲中先論些文章禮樂，次言些世俗人情，又說些花柳之趣，又道些山水之情，一問一答，二人說得投機，直飲到半酣之際，花天荷忽笑道：「小弟有一言，近於唐突，不知可敢請教也？」柳青雲道：「相知談心，有何忌礙而不可言？」花天荷道：「兄台既

不罪，小弟且妄言。小弟聞古今美男子，至潘安衛玠可謂至美矣。以小弟今日看來，那能有兄台之美？」柳青雲笑道：「花兄何言之太過？小弟雖感父母遺體，略似人形，怎敢比上古人？」花天荷道：「小弟實不敢諛悅仁兄，亦不敢褻瀆仁兄，只是天地間陰陽之妙，造化之功，至於稟賦仁兄而極矣。古人云：『秀色可餐。』小弟今日與仁兄對飲而嚼冰雪，只覺有秀色在內，竟不知醉矣。」柳青雲道：「小弟聞兄台之言，猶如飲醇，不覺醉心矣，又不勝杯箸奈何？」二人相視而笑，洗盞更酌，直飲到酩酊之時，花天荷看了柳青雲大笑道：「仁兄飲後，紅潮上頰，粉暈侵肌，正所謂天生的好紅白。此中定受靈異，有不可以人事論者，不然決不能秀美至此。」柳青雲此時已入醉鄉，不覺失言道：「家母懷妊之時，不瞞吾兄，曾蒙上帝賜他一個薔花的石榴，因受而吞之，遂一胎生下了姊弟二人來。」花天荷不覺聽得鼓掌大笑道：「如何我說是異胎？」因問：「這樣說，還有一位令姐了？」柳青雲見問，方知失言，因伴說道：「小弟止一個人，如何更有一個？」花天荷不在心上，以為聽說也就罷了。柳青雲告酒止，花天荷道：「同在客邸，本當抵足而眠，但兄生得太美，恐犯嫌疑，故不敢耳。」因叫人送到書房中安息。柳青雲道：「感兄相諒，遂去宿了。正是：

須知駿馬為龍種，早識明珠出蚌胎；不是夢吞花果異，如何生得美人才？

到了次日，花天荷與柳青雲說得投機，便行坐相齊，一刻相離不得，或是寓中談飲，或是郊外間遊。這一日，花天荷因說府城之西，有一個地方，名叫花田，當日有一個美人，死葬於此，後來生出一種素馨花，香美異常，今正花開，不可不去一看。二人正打點去賞玩，已出了門，忽桑總戎處有甚要緊之事，立即喚去商議。花天荷沒法，只得向柳青雲道：「兄可先去，小弟公務一完，即來奉陪。」說完，即被衙役請去了。柳青雲只好帶了老家人與童子，先往城西來，到了花田，果然一望皆花，香美異常，真個是：

一陣疏疏一陣濃，不誇青紫不誇紅；莫言香色馨還素，種自冰肌玉骨中。柳青雲見素馨花香美可愛，遂在一株大柳樹下，走來走去的徜徉觀望。此時看花的遊人，三三五五，往來不絕。柳青雲獨賞多時，店家備酒的廚夫，因稟道：「酒已有了，老爺不知幾時來，柳相公先請用一杯何如？」柳青雲以看花有興，因應道：「也使得。」廚夫遂張起幕帳，設了一席在花下，請柳青雲坐飲。方吃了幾杯，忽見許多香車侍女，并許多騎馬士卒，擁護着一頂大轎抬過去，也是看花的。原來這花田一望皆花，甚是廣闊，故來遊的便擇地設席作樂，各適其意，彼此無礙。只見那大轎到了花盛處就住了，衆侍女忙下香車，走到大轎前去，扶出一位小姐來，衆侍女圍住了他，各處去看花。柳青雲初時只認得是貴家的老成夫人，也不留心去看。不期那女子在轎中，從柳青雲跟前過去，抬眼一看，見他青年美貌，獨坐飲酒，心下大以爲奇，同衆侍女各處去看花，看了一遍，竟不中意，走近柳青雲坐的花前來看花。柳青雲定着眼睛一看，方知他是一位小姐，美麗異常，年紀十五六歲，生得正是：

婷婷嫋嫋又纖纖，

翠貼眉梢玉指尖；

不短不長形影悄，

無嗔無怒性情恬；

低呼窗下鶯兒怪，

悄立風前燕子嫌；

若就古今評國色，

敢云西子是無鹽；

柳青雲看了，心下暗驚道：「我不料天下有如此美麗的女子！」便不覺立起身來去細看。又見士卒連連護衛，知是貴家的女子，恐怕惹禍，只得自己按定了性情，坐下偷看。又恐怕那個女子去了，坐失機會，甚是着急。却喜得那女子也貪看柳青雲，就如柳青雲貪看他一般，在花下假作拈花看花，徘徊徙倚，一片心，一雙眼，却射定在柳青雲身上，立了多時，被士卒催促不過，無可奈何，只得上了大轎，依舊簇擁而去。正是：

少年女子少年郎，

那得相看不斷腸；

往往來來還想望，

一叫去也各思量。

這邊女子纔去了，那邊花天荷一騎馬飛也似的趕了來，見柳青雲獨酌花下，忙說道：「小弟失陪了，勿罪！」柳青雲意癡癡的坐着，又像不相認得的一般。花天荷把他肩上一拍道：「仁兄爲何不言不語，想必是怪我來遲了。」柳青雲被拍吃了一驚，方才立起身來道：「花兄來了麼？早來一刻也好。」花天荷見柳青雲神情恍惚，因問道：「兄台淡人也，爲何忽作此態？必有奇遇，何不對我一說？」柳青雲道：「曾經滄海難爲水，除却巫山不是雲。以小弟之陋質，吾兄見了，尙加謬贊，以爲秀美，可惜兄遲來一步，若早一刻來，看見了方才那女子，真是秋水爲容，冰雪作骨，便自嫌小弟形穢了。小弟從來色上看得很淡，今日被此女子，將魂都攝去，故兄來，小弟竟茫然不知。古稱燕趙佳人，不期粵中也有此麗人！」花天荷亦驚訝道：「以兄之美，猶亟稱其美，則自然佳麗絕世矣。但不知是誰家女子？」因叫衙役去打聽，衙役細細去打聽的確，回報道：「方才是趙參將的小姐，今年十六歲，不但外面生得齊正，還說他知書識禮，能作詩文。趙參將老爺酬答書札，一切往來移文，都是這小姐代作。」柳青雲不禁大喜道：「何如？我看此女子的秀美至此，自然聰慧過人，今果然矣！只可恨小弟不才，不能上進，所以視爲天淵也！」花天荷道：「一個參將之女，未必爲大貴，以兄之門楣，尙在屈文就武，又何欣羨這段因緣？兄若有意，包在弟身上，與兄作伐，但非今日之事，且請放下懷抱，與兄快飲，莫使眼前花柳笑人。」柳青雲只是勉強撇開，大家飲酒。二人說說笑笑，直飲到夕陽西下，方並騎而回。正是：

看花準擬醉花神，

不道花前遇美人；

一時身心俱被攝，

芬芳滿袖不知春。

花天荷與柳青雲看花回去，不表。却說趙參軍的小姐，名叫紅瑞，生得儀容絕世，聰慧過人。雖有兩個哥哥，只曉得射箭騎馬，至於詩書，却一字不識。這紅瑞又無師友，偏生見了便知，聽了便悟，到了十一二歲，早已文理皆通。卽至十四五歲，便能下筆成文，竟是一個女中才子。凡父親的移文信札，皆是他代筆。父親珍之如寶。

有同僚的武將，要求他作媳婦，見他有如此才貌，料不肯嫁此粗豪，故此不敢向其開口。至今一十六歲，尚未受聘。往往游山玩水，題詩作賦，自適性情。父母竟把他作一個兒子看待，聽他所爲。這紅瑞是一個有心女子，知道父親是個武將，沒有文人來求他，故借遊玩，賣弄才華，爲擇婿之地。這日到花田看花，不期恰遇見柳青雲人物風流，不覺動了一個求婚之心，故徘徊花下而不忍去，及回到家中，又拋他不下，只得差一個能事家人，到花田來訪問那看花的少年是誰。及家人來訪時，見花天荷與柳青雲對飲，只認得花天荷，不認得柳青雲，故此來回覆小姐道：「這看花飲酒的，乃是幕府監軍花爺請的客。」紅瑞聽了，心下暗想道：「前日父親會說有個花監軍獻搗巢之策，爲元戎所重，原來就是此人。我看此人是個少年，怎麼獻策？此中定有緣故，須留心訪察，方得明白。」只因這一訪，有分教：錯劉爲阮，冒謝成溫。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回

智監軍輸金巧釋冤

惡秀才害人暗吃苦

詞曰：『巧是因風放野火，轉過風來，不料偏燒我！被人欺負事猶可，自害自兮沒處躲。』

一夥暗合機關，作出明相左，雖然人事不無媒，終是天心有因果。

右調蝶戀花

話說趙小姐誤認花天荷是柳青雲，要思量訪問，且按下不表。却言花天荷與柳青雲看花回來，又明燭對飲，柳青雲因說道：「蒙兄雅愛，肝胆相照，何忍言去？但來時曾約老母，一月爲期，今急急遣歸，已逾期矣。如若再遲，恐老母倚閭，又非仁兄教弟行孝之意奈何？」花天荷道：「兄不須慮，小弟已打算有成竹矣。」柳青雲道：「仁兄怎生打算？」花天荷道：「小弟想人生貴適志耳，豈可齷齪作驢下駒，隨人驅駕哉？明日當同兄作天外冥鴻也。」柳青雲道：「仁兄之言謬矣！小弟未生羽毛，尚望風雲仁兄功名已有地矣，少安俟之，或一旦借策，功成名就，異日封拜，當掌執大權，何又作世外想，毋乃不可乎？」花天荷道：「仁兄有所不知，凡爲將者，必當有爲將之才，而後乃能成大將之功。今總戎不但無才，即借人之才，而行之無胆，任之無力，豈是能成大功之人哉！此弟所以欲去也。」柳青雲道：「仁兄雖可捨總戎而去，恐總戎亦肯捨仁兄，則去猶不去，又將奈何？」花天荷道：「蕭何追韓信者，能拜之爲大將，登台破楚也。今追監軍，到底仍一監軍，又有何面目再來追耶？弟去意已決矣。」柳青雲大喜道：「仁兄欲去，雖兄台之不遇，到是小弟之過也。」花天荷道：「此行在小弟固爲不遇，在仁兄有何遇焉？」柳青雲道：「俗語有之，與君一夕話，勝讀十年書。今日同弟回去，日夕盤桓，則雖不讀書，勝於讀書多矣，豈非大遇乎？」花天荷笑道：「信如兄言，則彼此切磋，則遇又不獨在兄矣。」柳青雲因問道：「兄此行，明乎暗乎？」花天荷道：「半明半暗可也。」柳青雲道：「何以半明半暗？」花天荷道：「兄之垂顧，人所知也，假托送兄，並馬而行，誰得而阻之？豈非半明乎？既已出境，即此長往而不還，豈非半暗乎？再留一紙，以辭謝之，則自了脫矣。」柳青雲又笑道：「兄如此去，計則妙矣，但兄去，又許小弟之媒妁，不幾乎爲戲耶？」花天荷道：「兄何性急耶？女子尚未及笄，兄去而又來，尚未晚也。」二人說說笑笑，飲得大家沉醉，方才宿了。到了次日，果然叫花灌小雨收拾行李，只說送柳相公起身，又暗暗留了一封書，細道其留此無益之旨，叫衙役等他去後，呈上總戎，自却同柳青雲徘徊而歸矣。正是：

只道咀唔不遇歸，誰知正是遇之機。

勸君不必匆忙算，到後方知是與非。

花天荷去了一日不回，便有人報知總戎，總戎正在驚訝，忽又衙役呈上辭書，書內有一聯云：「來也監軍，去也監軍，監軍豈終身之結局；朝言峒賊，暮言峒賊，峒賊無一日之定謀。」又說道：「言既無關，去之爲貴，在且不用，追之何心。」桑總兵一看，也覺有些慚愧，不好再遣人去追，又因地方平靜，只得且丟開罷了。正是：

將軍只顧目前過，全不思量後若何；及到後來撐不過，方知前日事差訛。

按下桑總兵不表。且言花天荷與柳青雲二人，一路看山玩水而回，也不計程途，直走了半月有餘，方將近到家。柳青雲怕家中懸望，因先叫個老人家回去說一聲。老人家才奔到家中，將走入門，早有三五個縣中差人，在那裏亂打亂叫，忽看見老人家走來，便一齊走上前捉住道：「你躲得好！天網恢恢，如今又走回家。」遂不由分說，將一條鐵鍊來鎖了。老人家突然被鎖，不知是何原故，吃了一驚，因說道：「列位休要動粗，有話好說。我才從遠道回家，不知爲着何事？」差人大叫道：「你們自作盜賊之窩家，難道自己不知，反到來問我們？」又一個道：「你主僕走開了這幾日，連累我們差人吃苦。」又一個道：「這且丟開，且問你們主人，如今躲在那裏？快說出來，好捉了同去見官。」老人家一時被捉，沒頭沒腦，竟沒有分別，只說道：「遠出方回，就要去見官，也須等我入內，回明主母一聲，好同你們去。」差人扯住不放道：「你入內了，不出來，深房大院，叫我們那裏去找？」便就扯他走。家人急了，只得又叫一個家人到面前，悄悄向他道：「主人將到城外了，可叫人去迎着，與他說明，叫他且千萬不可回來，且待我去看看，是什麼光景，再作商量。」說未完，早被衆差人扯住道：「我于今問你要主人，你自然不肯說，帶到官裏夾起來，不怕你不說。」一面說，一面就扯去了。這家人忙報知楊夫人，夫人聽見說柳青雲回來了，恐怕一時回家撞見，忙叫三四個家人，沿路去迎，叫他且在外面，等到天黑再回來。三四個家人奉命如飛，直望城外迎來，只見主人同花天荷並馬而來，忙上前扯住了柳青雲馬頭道：「家中被強盜扳了，說是窩家，因相公不在家，被差人吵鬧了四五日，才見鄭老爹回來，也不容分說，就鎖了去，故太太着急，恐怕相公不知情，撞了回去，落他的圈套，故叫小的們早來報知，相公須在城外暫避一避，待天黑了入城，方無人看見。」柳青雲聽了，面皆失色，因看看花天荷說道：「這又不知那裏火起？」

花天荷道：「不是別人，定是皮賴二人，自來尋死耳。」柳青雲道：「這是賊情，恐與他二人無干。」花天荷道：「不是他，再有何人？兄不必着急，此事易處，兄可暫住城外，待夜而入，小弟先到府上，代兄料理。」柳青雲道：「全仗吾兄大力。」說罷，花天荷帶了花灌小雨，先騎馬入城，這裏柳青雲借了一個屋兒住下，不表。却說花天荷到了城中，方下馬入門，就有幾個差人，在那裏伺候捉柳青雲，看見花天荷來入，只以爲是柳青雲，忙亂哄哄圍了上來，有兩個認得的，忙止住衆人道：「不要亂動，這是花爺，不是柳相公。」花天荷看見，反笑嘻嘻的說道：「你還認得我好好！我正要問你們。」就把兩個熟差人叫了入去，又叫花灌秤了一兩銀子，悄悄送與兩個差人道：「些小微意，你們且收了，買酒吃。」差人道：「小的們無功，怎好受賞？」花天荷道：「小意思，請收了好說話。」二差人只得收下。花天荷道：「因爲要問你們，這件事是什麼根脚，你們在衙門中，定知消息，可告知我，我好尋門路。」差人道：「小的們實是不知他是什麼根脚，但賊情拆害，十件到有九件是從仇便明白了。然了。」花天荷連連點頭道：「是了是了！」因又問道：「這賊叫什麼名字？」差人道：「賊的名字，叫王受花。」花天荷道：「那賊如今在那裏？」差人道：「現在縣監中。」花天荷又問道：「柳家的老人家帶去也見官麼？」差人道：「見是見過，因官府事忙，不曾訊問，就叫差人領去，明日早堂聽審。」花天荷道：「既是如此，有勞了！外面衆朋友，煩你二位說一聲，且請他們暫回，明日早堂審問，若是太平無事，我叫柳相公重重謝你們各位；若此事不是仇扳，這柳相公在我身上，還你便了，必不說你們之事。」二差人道：「花爺吩咐，敢不領命？」因走出來，叫衆差人同去。衆差人還欲爲難，這兩個道：「還不快去，這花爺性子是惹不得的。前次學中許多相公，被他打得落花流水，不要說你們幾個差人，花爺改日少不得要見老爺的，順了他，自有賞賜。」衆差人聽了，只得一齊去了。花天荷因叫衆家人來問道：「你們衆人中，有誰伶俐能幹，面目生疏的，可叫

一個來，我有事差他。」衆家人，因去選了個賈充的進來。花天荷見那賈充人物乖巧，甚是合式，叫他到面前，悄悄吩咐道：「你可如此如此，這般這般。」那賈充果然伶俐，承應道：「小人理會。」花天荷叫花灌取了十兩一封銀子，又稱一兩散星銀子，一並交付了他，又吩咐道：「此事關係不小，須要小心，一點風聲也出不得。」賈充領命而去，因換了一件舊布衣，一頂破帽子，扮作一個窮人，手中提一瓶酒，又以荷葉包包了一包肉食，竟到縣中來央求管監門的，放他入去看犯人。王受管門的不肯道：「他是一個賊，在重監之內，你却是一個什麼人？要入去看他，莫非是一夥麼？」賈充道：「我與他是親眷，他雖犯了罪，情分上過不去的，只得買瓶酒來請他，略表親情，若不來，恐他見怪，誰無親戚？怎麼說是一夥？」因取出二三錢的一塊銀子來，交向他道：「少些個，請你買酒吃罷。」管門的接了銀子，又道：「如此，我去問他一聲來，你姓什麼？」賈充道：「我姓賴。」管門的走入內監，叫王受道：「你有個親眷，手中拿了些酒菜，要進來看你。」王受暗想：「我到此地，那有個親眷肯來看我？莫非是前日那一竅？」因說道：「你可問他姓什麼？」管門的道：「他說姓賴。」王受聽了，姓賴知道合局，答應道：「不錯！姓賴的是我親眷，請你放他進來一見，也是陰德。」管門的因開門放了賈充進來道：「他是重犯，你見見就要出來的。」賈充應了進去，一見王受假相親熱，把酒肉交與他吃道：「一向就要來看你，奈有些小事遲了，勿怪！」因見沒人在面前，接近身邊，悄悄說道：「賴相公上約你許柳家那一件，已講妥是二百兩銀子，今日已帶他一個老家人到案了，候明日當堂審進，你只要去脫他個乾淨，不要扯他家柳相公出來，便兌銀子，合同已寫定，今日先有十兩押字，賴相公叫我先來送交你。」遂把十兩一封，放在王受手中，再三叮囑道：「明日千萬不可說差了話。」王受接了十兩銀子，又見說定了二百兩，心下好不歡喜，因問道：「我實認不得他，明日一問時，叫我怎生回答？」賈充道：「不瞞你說，這一件事，官府裏面，也是賴

相公入裏邊去，說明白了的。你若恐怕說差了話，只推在賴相公身上，說這窩家始末，只求老爺問賴相公便知。官府心下明白，只怕連你的罪，都要出脫減輕呢。」王受聽了，大喜道：「這兩句話，又容易，又直捷，我只如此說便是了。若是扯柳家，倘牛頭不對馬面，說差了話，觸了官府之怒，得他幾兩銀子，代他捱夾棍，到也罷了，但只是一邊說完，一邊就要兌銀子與我的。」賈充道：「這不用說。若欺心賴你，當官稟出來，連他秀才也割了，還問他一個徒罪。」二人說笑起來了，賈充就辭了出來，悄悄回來報知花天荷。花天荷又吩咐道：「此乃機密，就是太太相公處，也不可說知。你可暫避一二日再來，恐怕有人認得，不便。」賈充應允去了。楊夫人正日日急的沒法，忽聞知花天荷來了，又知花天荷幾句話，就把差人打發去了；又知已叫賈充出去辦事，心下方有些安定，就叫家人辦飯，請花天荷到園中花廳去坐。捱至天晚，柳青雲方悄悄乘小轎抬了回來，見母親姐姐，楊夫人就把差人如何來，如何打發去，及叫賈充出去作，至此尚未回家之事，一一說了道：「你可問個明白來回我。」柳青雲忙忙到園中來，見花天荷道：「承兄布置，自有妙用，但不知仁兄叫賈充那方去了？老母放心不下，請問此事到底如何？」花天荷道：「此事小弟已打點停當，包管明日當堂審過，便沒事了。請令堂老伯母，只管放心，若有半點差池，都在花棟身上，只管取酒來吃。」柳青雲着人去回覆母親了，方來陪花天荷吃酒。柳青雲因有事在心，終不大暢快，花天荷因見柳青雲沒興，吃也不多，就去宿了。正是：

漫道千鍾酒不休，

無如有事在心頭。

雖云勉強吞將去，

只是精神不自由。

到了次日，花天荷叫人又到差人家，老家人見官答話，只等到早飯後，縣官方坐早堂，投了文，放了告，差人就帶老家人入見，縣官問道：「你是叫柳路的家人麼？」老家人答應道：「小的正是。」縣主道：「大盜王受，供你主人是他的窩家，贓物皆完全收在你家，俱是真情了，你可一一招來，免我動刑。」老家人忙稟道：「先

京兆老主人雖然死了，小主人青雲，係是官家之後，也還些小有些田產。小主人日習詩書，今年才一十八歲，頗知禮義。况老夫人家訓最嚴，就是朋友中也不妄交一人，怎肯與毛賊往來作窩家？自是仇人之被害。太爺的明見萬里，但太爺公庭之下，怎肯憑信一面之言？只求太爺天恩，把賊提出來，待小人與他對質。若他認得小人，會於何年何月何日，交付何賊，對他口供不差，小人自甘坐罪。若係仇人被害，尚求太爺追究。縣主見老家人之言明白，即差人到監中提王受出來入見。縣官見了大怒，問道：「你這奴才，自己不安本分，偷盜作賊，即該自己招承，怎又被害平人？你供柳路是你窩家？」因指了老家人道：「這個老人，你可認得他是誰？」王受把老人看了一回道：「他就是柳家的老家人了。」老家人道：「你見我就說我是柳氏家人，你且說我家住在何方？我幾時見你來？你又將什麼賊物放在我家？既有賊物收在我家，又是何年何月何日呢？須一說得有根有據，方可扳人。青天太爺在上，我平日與他無仇，豈可信口扯人！」王受因收了銀子，不敢咬口，半向回答不出。縣主又把案一指大叱道：「怎麼不說？」王受道：「窩賊雖是實情，却都是賴相公經手的，太爺只消叫賴相公來，一問便明白了。」本官道：「那個賴相公？」老家人忙上來回道：「想就是前日那告家主在老爺台下的賴秀才了？」前老爺申到府裏，府裏審出虛情，申到學院，把他前程革了，有此仇恨，故買出賊人來，扳害今幸天理昭彰，賊自己供出來，老爺拘來一問便知底細了。」縣官聽了，想起以前之事，因大怒發籤，叫差人去立刻拿賴秀才到案。賴秀才聽見今日審柳家家人，滿心歡喜，以為害得他好，正在縣門外打聽，不期差人出來看見，竟一把扯住，將籤與他看道：「賴相公，來得正好，免得我又到府上打擾。太爺請你。」賴秀才着驚道：「我又不告人，人又不告我，太爺叫我作甚？」差人道：「我們如何得知呢？」賴相公見了太爺，自然明白。」因扯了入去，賴秀才知道走不脫，只得走上堂來，跪下稟道：「生員平日無罪，父母太爺叫生員為何？」

「縣官道：『這賊人王受與柳家窩賊事情，供是你經手，你為何推得無罪？』賴秀才聽見說是賊人供出口，已軟了一半，只睜着眼睛看王受，一句話也說不出。王受見賴秀才如此光景，不知是甚緣由，也只紅了臉，沒得說。縣官看見二人情狀，已分明知是買囑扳害，又知賴秀才前程已經革去，遂大怒，把二人叫都夾起來道：『快招出實情饒你。』賴秀才雖然作惡，却終在斯文中走動，那裏受得起這般刑罰！夾棍略一收，早招承道：『小的買扳是實。』因指了王受大罵道：『你這該死的囚徒，我叫你扯別人，為何到供我來受刑？』王受也罵道：『你既叫我扯扳柳家，為何又使人來說上下串通了，叫我供出你來，以何又連累我受刑？』二人互相怨罵，皆不知是什麼緣故。縣官審明了王受賊情，賴秀才買囑扳害是實，叫放了夾棍，各打二十板，發下監去，皆擬徒罪，申詳上司定奪。柳路消牌免拘，老家人無罪釋放。老家人得放出來，一場沒頭沒腦的官司，拚着要吃苦吃虧，不期審得乾乾淨淨，放了出來，因同着來看他的家人，歡歡喜喜回來。楊夫人與柳路都喜悅非常，但不知賊口裏為何反到供出賴秀才來，是什麼緣故？柳青雲再三去問花天荷，花天荷方如此長，如此短，說出來是叫賈充去弄的手脚。柳青雲聽了，不勝贊嘆道：「吾兄之妙用，不獨免小弟之奇禍，而又使此輩自作惡之報，可謂痛切之至！」因入內室與母親姐姐說了一家感激敬重花天荷，就如神明一般。柳青雲吩咐治酒，在大廳上請花天荷酬謝。楊夫人又對兒子說道：「這花監軍既待你如同骨肉，又事事虧他解救，便要算作通家了；雖治酒請他，不為大禮，我須親見他謝一謝，才見得是尊重他。」柳青雲道：「母親謝他一謝也好，也可以見得我們知禮了；母親出去相見不便，待兒子請他到後廳才好。」遂到書房中，對花天荷道：「家母感兄台厚意，飲佩之至，相請兄台到內廳去，親自拜謝，少展微情。」花天荷聽了道：「登堂拜母，知己佳話，小弟正有此心，但恐疎遠，不敢請耳！反承老伯母垂恩命見，為子姪者不勝其榮矣。」即忙起身，叫花灌取出衣帽。

來穿戴了，叫小雨跟着同到後廳來。楊夫人早已降階下來，立在廳旁以待。花天荷走入廳中，先叫小雨移一張椅子放在上面，乃說道：「花棟蒙令郎下交，忝在子姪之列，請老伯母台坐，容小姪一拜。」楊夫人道：「門戶衰微，小兒幼弱，易被人欺，幸蒙先生大力，為解無妄之禍，今又為脫不白之冤，老身合家叨庇，感不能言，故請先生一拜，以明感荷大恩，怎好又勞先生如此鄭重？」因彼此謙抑。柳青雲因吩咐把紅氈舖了東西對拜。花天荷不肯道：「若如此是沒有尊卑了。」到底自立在下，請楊夫人面東坐西，方拜了四拜。拜完，柳青雲也與花天荷拜了四拜。拜完，柳青雲與花天荷對坐兩邊，楊夫人坐在下面，遠遠相陪。丫嬛送上茶來，楊夫人說道：「不幸先京兆棄世太早，小兒無人訓誨，成立甚遲，又不能自求良師益友，故更荒疏。今邀大幸，得承花先生如此提攜，感佩莫名。適才小兒說，花先生與總兵相佐，無意功名，若能便屈於此，使小兒日夕趨承，得以成就，不獨老身感激，即先京兆亦當含恩地下。不知花先生允否？」花天荷忙答道：「花棟浪跡東西，已蒙令郎殷渥，不啻手足，正難舍此，今又以老伯母相留，豈敢逆命！但恐菲薄之才，不能効力於萬一，為可愧耳。」楊夫人聽見肯留，不勝大喜道：「既承先生金諾，柳門之幸也。」說畢，柳青雲就邀花天荷到大廳去吃酒。只因這一飲，有分教：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回 如魚吞鈎一段姻緣 似漆投膠兩番酬和

詩曰：『芝愛蘭兮蘭愛芝，兩心難得一般般。正和聲氣求黃鳥，不料姻緣到合歡。』

好酒未嘗為酒困，貪花每是被花瞞。莫驚莫喜莫嗟歎，世事從來如是觀。」

話說柳青雲邀花天荷到大廳上來飲酒，這大廳上早已上下設了兩席，二人未到，早有樂人奏起樂來。花

天荷一見，大笑道：「何日不飲，今日之飲，為何又作此態？」柳青雲也笑道：「此家母聊表恭敬之意耳，所謂未能免俗。」因安席定位，請花天荷上坐，花天荷又要推辭，柳青雲道：「既已成套，必須盡套，如要脫套，反成套矣。」花天荷笑了，只得坐了，左右作樂，須臾酒獻數行，樂供數套，已行定大禮，花天荷就推辭了。柳青雲就吩咐撤席，依舊到書房中去飲酒。二人到了書房中，把大衣脫了，促膝而飲，方覺快暢。飲至半酣，柳青雲說道：「小弟今年已十八歲矣，尚未入泮，實為先人門第之差，欲求明師良友，又緣世途險阻，往往有損無益，坐於孤陋寡聞之地，將來何以能承繼書香？今幸仁兄抱賈重之才，又兼下陳蕃之榻，小弟得以提撕，以開頑鈍，可謂邀天之幸也！私心竊慮者，但恐仁兄有時定省關心，家室挂念，一旦欲歸，却將奈何？」花天荷道：「小弟堂上嚴慈，幸有家兄代養，室中尚未有定，挂念何人？」柳青雲聽了，又驚又喜道：「這又奇了，為何仁兄尚未有室？」花天荷道：「不瞞仁兄說，小弟於此有一癡想。」柳青雲道：「有何癡想？」花天荷道：「不瞞仁兄說，小弟想親切的，莫如夫婦，枕衾相共，飲食與俱，若無溫軟夢魂，何以得安？使非靜好眉目，何以相對？幸遇阿嬌，自當貯之金屋，倘遭脂粉汚人，又不如詩書獨宿，故謹慎自虛，不敢為赤繩所繫。」柳青雲笑道：「若如此言，則是雖有孟光之賢，而顏非西子，亦非吾兄之所取矣。」花天荷道：「不獨此也，即有西子之美，而賢非孟光，亦非小弟之所願，必孟光西子，合為一人，而後小弟方求歸玉鏡也，所以難耳。故予奔走東西，竟將此婚姻一念置之度外，非無伉儷之深情，但惜天下無才貌雙全之女子，使小弟得遂伉儷之情耳。」柳青雲道：「兄台何小視天下之女子？雖美人難得，然以天下之大，閨閣無窮，香奩不少，怎見得就沒一人能當君意？仁兄還宜細心訪求，何可久虛中饋？」花天荷道：「小弟亦非小視天下，亦非不留心訪察，無論西舍東隣，窺之幾遍，即由浙至閩，由閩至廣，道路數千，眉梢眼角，並未見一小家碧玉，而况傾國傾城哉！弟雖不該小視天下，兄亦

不可看得美人容易。柳青雲道：『所謂美人者，豈另有風韻別生眉目，有異於人哉！不過傅粉太白，施朱太赤，加之則長，減之則短，生得身材停當耳。小弟所云美者如是，不知吾兄心中意中，必要如何而後謂之美也。』花天荷笑道：『小弟所云美者，樣子到有一個，只是不好明言。』柳青雲道：『若不明言，如何得知？』花天荷道：『明言恐近於唐突，怕的仁兄見怪。』柳青雲道：『縱有唐突，亦是唐突美人耳。小弟又何怪焉？』花天荷道：『既是仁兄不怪小弟，小弟敢直言之。小弟私心之所謂美者，必女子中有美如吾兄，小弟方甘心謂之美，而願娶也。』柳青雲大笑道：『仁兄志氣何其大，而眼孔何其小也。譬如欲求駿馬，而懸鶩塞之圖，以爲招宜乎其不可得矣。』花天荷道：『泰山不自知其高，滄海不自知其深，猶之仁兄不自知其美也。以小弟言之，實不易得仁兄之美。』柳青雲道：『小弟美不美，姑置勿論。小弟初意，原道仁兄要求宋之子，齊之姜，故不易得。若只要如小弟之陋容，小弟當代仁兄作伐，何如？』花天荷道：『小弟前日在廣中許代兄台作伐，兄以小弟爲戲言，故今日亦以此言相戲乎？然廣中之事實有其人，小弟之作伐與不作伐，尙未可知。兄何竟以毫無影響之言，以戲弟？是兄欺弟也。該罰一巨杯。』因叫斟了酒，送與柳青雲。柳青雲道：『仁兄疑小弟以無影響之言戲仁兄，故罰小弟一巨杯。小弟若果以無影響之言戲仁兄，莫說一巨杯，就是千巨杯，亦該痛飲。若小弟實非無影響之言，而仁兄誤認作無影響之言，相欺仁兄，視小弟爲非人，則仁兄亦該罰幾巨杯。』花天荷道：『若不欺小弟，而果有其人，真代小弟作伐，莫說是罰小弟之酒一巨杯，十巨杯便頓首階下，九叩以謝，亦所不吝。但天下豈更有美人如兄之女子，恰好仁兄所識，又恰爲小弟作伐耶？非戲言而何？還是仁兄直飲此一巨杯，免得之無也。』柳青雲道：『飲酒之事，係弟欺兄之事，所關甚大。小弟何敢貪杯冒欺，知已之罪哉。實實有一閨秀，小弟可以作伐，故敢言之。』花天荷道：『凡居瑣閨綉閣之中，皆閨秀也，非云無人，但恐求如仁兄之美者不能也。』柳青雲道：『仁兄若求至矣，小弟何敢應承。唯仁兄以小弟作比，故小弟敢胆大力認也。』花天荷又細看了柳青雲笑道：『兄豈欺我有，或有，但恐皮毛近似耳，那能又有如此之秀美者？兄因欲作伐，故敢作此媒人之口，爲之誇張耳。』柳青雲道：『美亦難言，但只要有一點不如小弟，則是小弟欺兄也。』花天荷聽了柳青雲說話，雖也有些嬉笑，然於嬉笑之中，又似確指可據，因引巨杯自酌道：『小弟認真受罰了。到明日無其人，或有其人而不似仁兄，即有其人果似仁兄，設不爲弟作伐，仁兄亦當立一案。』柳青雲道：『若有一點不似小弟，不應今日之言，可罰小弟自變作女子，以嫁仁兄，何如？』二人說得大笑，你一杯，我一杯，又飲個不了。吃了半響，花天荷又言道：『今日之言，仁兄與小弟俱在醉中，明日酒醒之後，又賴作沒有，何以爲據？』因叫人取過筆硯，并花牋出來，作了一首柳梢青的詞兒道：

『難求無價，是以久縲在下道，有佳人儀容絕世，許我青鸞同跨。我提他詐，他糊爭吐，胆順心真話，矢若虛言，願變蛾眉，以身代價。』

花天荷作完了，交與柳青雲道：『求仁兄和，留以爲憑。』柳青雲細細一看道：『小弟之情，仁兄已代言之矣，何必更和？即以此存驗可也。』花天荷道：『豈有此理！小弟之作，如何算得仁兄之作？定要求和。』柳青雲料難推托，因言道：『小弟之才，如何比得仁兄？就要和，稍從容，待小弟搜索枯腸。』花天荷道：『有此情，便有此詞，何須搜索？如云搜索，又便設假矣。』青雲道：『此刻心中如蠅集，却將奈何？』因立起身來，東西散步，以作思索之狀。花天荷道：『兄只管去想，小弟自會飲酒，詞和不成，小弟酒也不住。』柳青雲道：『小弟之詞，要和到天明。』花天荷道：『小弟便飲到天明，又何妨？』柳青雲支吾不過，只得閃了入去，尋了姐姐道：『原來這花天荷尙未有室，被小弟戲了幾句，他便認真作了一個詞兒，要小弟和他。只因前日有了那十首詩，再三』

推托不下，小弟沒奈何，只求姐姐和他一首，以應了今日之急。姐姐若不允，便連了前日之醜，都弄出來了。小姐見兄弟如此着急，沒法子，只得看了原韻，信手和了一首，交付兄弟道：『詞雖和去，切切不可現出形跡，惹人言論。』柳青雲道：『這個自然。』因又自己抄過，拿了出來，交與花天荷看道：『和到和了，只是不工作個憑據便了。』花天荷忙忙接過，一看，只見上寫道：

『藏珠特價，好醜不相上下，聘要低頭，禮宜下拜，不是淮陰受跨。未成是詐，到成了方信，千秋佳話，好頂烏紗，親騎白馬，待嫁待嫁。』

花天荷把這一首詞，看了一回，又看一回，因喜動顏色道：『兄台此作，敘事親切，言情婉曲，韻脚押得字字的當，真個美才，小弟甘拜下風矣。』柳青雲道：『小弟既已傾心受教，仁兄當誨我以正，怎又如此在虛譽之間？』花天荷道：『小弟於詩文一道，生性不肯假借，矧肯虛譽？仁兄昔日之詩，並此一詞，實具才子之風流，而又兼美人之香豔，既已五體投地，敢不逢人說項？』一面說完，一面吩咐人，貼在書房壁上，以作後日之驗。因又言道：『小弟功名婚姻二事，久已不望。若仁兄看來，有美人為小弟作伐，則小弟又是一個有妻之人了；若能得一佳人，則自當努力前程，博一官職，以顯親揚名。若果如此，皆兄之賜也。』柳青雲道：『兄既有官有妻，獨不為我花下美人計耶？』二人相對大笑，很為歡暢，只飲到酩酊方休。正是：

相知最極是談心，話到濃時情更深。若許佳人能眷屬，飲來安得不沉沉？

柳青雲雖然年少，却為人老成，聽見花天荷說出無妻，便留心要將姐姐嫁他，故說話連枝帶葉，綿裏藏針，把花天荷縛束定了，却又自家不敢作主，因悄悄與母親楊夫人商議道：『這花天荷晚間閑中說起，方知他尚未曾娶妻，我想父親又去世了，門戶冷落，姐姐年又及笄，竟不見有人家來扳親，就是有人家來扳，孩兒看

這合城鄉宦人家的子弟，並不見有個中才，何況出類拔萃？我看這花天荷為人，又俊秀，又多才，又有俠氣，並且老成，他日必能貴顯。孩兒心中意欲將姐姐許配於他，庶可終身有托，免使日後失身匪人，不知母親以為何如？』楊夫人聽了大喜道：『我昨日見花天荷一表人才，我心中也起這個念頭，只道外方人已有室家，故此不曾言及；我兒這個主意，深合我心。此事若可說成了，便完了你姐姐的終身，可再找一頭親事與你兒，女心事便放下了。』柳青雲道：『母親既依允了，孩兒便好行事，只是姐姐處，母親也要通知一聲，使他無怨，日後莫怪兄弟胡為。』楊夫人道：『姐姐我自對他說，你不消煩心。』柳青雲得了母親的口氣，便要即時叫花天荷行聘。不期新宗師到了，發牌要考，故各府州縣皆出示，要考童生。柳青雲聽了此信，只得先打算讀書，連酒也不敢多吃了。柳青雲本來賦性聰明，又連年守制在家，時時苦讀，頗可望入泮，今又得花天荷把浙中文法與他講究，故柳青雲作出來的文字，別有一種，並沒一點閩人氣味。府考縣考，皆取在第一。到了宗院，看他的文字，神清氣俊，瀟灑出塵，腐板之習，淘汰俱盡，也意欲收他第一，却不料有一個吏部天官的兒子，有父親的書來囑托，不敢違拗，只得把柳路的名字，放在第二。報到柳家，楊夫人與小姐俱大歡喜。柳青雲既入了學，便送學謁聖，謝宗師，拜客，并親友祝賀，忙忙碌碌，鬧了月餘，方得安定。因治酒與花天荷對飲，說道：『蒙仁兄指教，僥倖竊此一領青衿，不過人却到忙亂了一個月，連我們詩酒之興，都打斷了。今日事才完了，須與仁兄飲個痛快，以補前日之缺略。』花天荷道：『詩酒之興打斷了，還是小事；仁兄不要忙得連兩首詞兒都忘記了。』柳青雲道：『兄台若是忘記，小弟也便忘記了；亦未知仁兄會忘記否？』花天荷道：『小弟乃己事，焉能得忘？兄為朋友事，或者忘之，也未可知。』柳青雲道：『小弟又不是這等人。朋友之事，既許為之，便時刻在心，安敢忘之？若忘之，是忘朋友也。况此事仁兄既認為己事，又何以知小弟之非己事乎？仁兄失言，失言該罰。』

「一巨杯。」因叫小童送上，花天荷毫不推却，歡歡喜喜飲乾道：「仁兄罰小弟失言如此，小弟失言受罰亦如此，小弟要仁兄記得清清楚楚，不要也失言如此，則小弟便受罰醉死亦含笑矣。」柳青雲道：「看兄說來說去，總以為小弟前言未確也。這也難怪仁兄，一來却是小弟人小言輕，不足取信；二來不知人家姓李姓張，未見女子面長面短；三來未曾行半絲之聘，止憑小弟一張媒人之口，况兄台又朝夕以戲謔為歡，仁兄又安知此言非戲謔乎？然此時安能置辯乎？惟是事成合昏後，方信予言之確也。」花天荷道：「仁兄所說之言，近夫似矣，然又非小弟之疑也。小弟所疑者，終以天下之女子，未有如仁兄之美者，即有面目如仁兄之美，亦未有才學如仁兄之美者也。此小弟所以疑耳。若是以人小言輕，不信仁兄，此乃仁兄加罪小弟，小弟不敢受也。」柳青雲道：「仁兄若疑此，不難消釋，俟幾時有興，小弟叫他與仁兄面較其才，方知小弟言之不謬也。」花天荷笑道：「兄愈言信，愈生弟疑，豈有闈閨淑女，肯與小弟面較其才者乎？小弟被兄台哄殺矣！今而後，請絕口不再言此事，欺弟不欺弟，聽仁兄自為之。小弟但飲酒何如？」因引滿而酌。柳青雲道：「小弟聞古詩有云：『不是廚中串，怎知腹裏心。』仁兄不必更費猜劃，請安以待之。小弟決不敢戲謔仁兄。」因亦引滿與之對飲。須臾，月色漸明，花天荷叫童子打掃紗窗，移席近月，二人又飲了半晌。不期此時是十二三，月光不滿，又被浮雲遮遮掩掩，着實不暢，因叫取筆硯素牋，又題一首滿江紅的問月詞道：

「夜夜分明，何此夜，不明不白，看不出，他倩雲遮，雲將他隔，形盡潛藏，惟弄影，魂歸去也，徒生魄，向長天，叫顧問，姮娥，無踪跡。或悄悄，花陰側，或默默，疎簾額，令眼兒望遍，心兒想窄，他暗窺，人人不識，人窺他，沒些兒隙，尚憑誰透露，一痕光，明逾百。」

花天荷做完了詞，自己讀了兩遍，方欣欣遞與柳青雲道：「求兄一和！」柳青雲看了道：「仁兄方才說過，

絕口不言，如今為何又牢騷滿紙？」花天荷道：「月色模糊，弟自問月，與兄何干，而怪弟牢騷？」柳青雲道：「兄自問月，弟自問月，何消弟和？」花天荷道：「看月對飲，一倡一和，朋友之常，豈有小弟作倡，而仁兄不和之理乎？豈以小弟之詞為不足和耶？先罰一杯，若再推托，則罰三杯。」一面叫人酌了酒，就立逼要柳青雲吃，柳青雲笑道：「不是不和，只因小弟於作詩未慣，於作詞一發艱難，故此推托。」花天荷道：「既不慣作詩作詞，為何日前又慣，又不艱難？一味支吾，小弟只是罰酒，不怕兄不作。」柳青雲沒法，只得吃了一杯，拿了那首詞兒，細細看了又看，只說道：「仁兄這首詞，含譏厲諷，情致深婉，甚是難和，若要逼小弟和，須痛飲三巨觥，小弟也說不得，又要搜索枯腸了。」花天荷笑道：「兄既肯和，莫說三杯，即是十杯，小弟也願飲。」因持杯叫小童斟上，柳青雲見花天荷飲酒，只得拿了他的原韻，尚假作尋思，又遮遮掩掩，躲了進來，尋了姐姐說道：「又有苦事來累你了。」小姐道：「又有什麼事？」柳青雲笑道：「花天荷又吃得大醉，作了個詞兒，勒逼着要兄弟和他再三推却，不脫，沒奈何，還求姐姐代我和他一首。」此時花天荷婚姻之事，楊夫人已對他說過了，小姐因取原韻一看，見花天荷詞意諄諄，屬意於他，也竟不推辭，隨取紙筆，和了一首，付與兄弟。柳青雲見姐姐一筆揮成，不假思索，心下暗想道：「二人才美，方是一對。」乃連忙自己抄過，拿了出來，問花天荷道：「仁兄三巨觥酒，曾吃完否？」花天荷道：「此第三杯，正在手。」柳青雲道：「快請用過，小弟好以和詞請教。」花天荷見說和詞完了，就忙了要取去看，柳青雲不肯道：「快飲乾了酒，看也不遲。」花天荷道：「看了再飲，未為不可，為何又如此認真，莫非怕小弟賴而不飲麼？」柳青雲道：「不是認真，也非怕兄賴而不飲，只怕看了和詞不佳，便沒興飲酒了。」花天荷沒法，只得舉起觴來，一口飲了道：「酒已如命，詞可賜觀矣。」柳青雲方出諸袖中，交與他道：「請看，幸勿見晒。」花天荷展開一看，只見上寫着代月答問，其詞曰：

「世眼模糊，惟天上從來清白。一片光，自不須磨，有誰能隔？爲何遮遮又掩掩？怕人消盡癡魂魄。待他時流影入懷來，看真跡。寤寐懷，須反側，玉杵聘，無定額，恐詩思憎遲酒量，慳窄，指望團圓娛永夕，豈容鑿破清光隙！倚蟾宮，若要賦周南，須三百。」

花天荷仔細看完，不覺大驚道：「罷了！罷了！罷了！既生瑜，何生亮？小弟詞壇一座，被仁兄奪去矣。」柳青雲笑道：「兄不要失眠，挫了自己的志。」花天荷道：「小弟這個詞兒，自頗得意，以爲韻險句奇，故甘飲三觴，索兄之和；不知兄從何處作想，忽出此風流香豔之句，使小弟原倡，索然無味矣。」柳青雲笑道：「小弟之才，仁兄之所知也；若是兄如此說來，想是兄之詞意太驕，觸怒嫦娥，附靈於小弟，使小弟得此奇思也。」言訖，忽然浮雲盡散，月色大明，柳青雲大喜，因叫滿斟大杯，奉上花天荷道：「仁兄說得，不明不白，請看此時明白否？」花天荷一笑，連點頭道：「大奇！大奇！仁兄真有神知，從此不復對敵矣。但吃酒罷！」因叫斟上酒來，二人相對而飲。柳青雲聽了，再不對壘，也暗自歡喜道：「若不作詞，免去求他費力。」因放懷暢飲，又有明月在天，一杯又一杯，直飲到月色西沉，方才住可，各人回到書房宿了，正是：

看花玩月索新詩，

詩罷依然酒滿卮。

詩酒朝朝還夕夕，

文人風韻宛如斯。

二人只因這一首詞，有分教：紅顏成白面，彩鳳接香眉。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回

暗窺破綻逼友題詩

妙弄機關代弟聯句

詩曰

肝胆傾來本至誠，

一經忖度便疑生。

看他虛謊何曾諱，

道得分明轉不明。

真假難憑隨我認，

是非無定向誰爭。

可憐個個英雄漢，

不識惺惺兒女情。

話說花天荷與柳青雲飲的大醉，方才就枕，沉沉一覺，直睡到五更方醒；醒來想起前事，便反反側側思量道：「天台老人明明許我，圖畫中有婚姻之遇，故無中忽遊到此，又無心中牽牽纏纏，與柳青雲又成了相知。回想老人之言，已有幾分奇遇，這還是朋友之常，不意柳青雲聽見我說未娶，他却大爲喜悅，與我作伐，一發與老人之言相近。此中似有機緣，叫我如何不作癡想？我看柳青雲言雖含戲，及細窺其意，又似實有所屬。即前所和兩首詞兒，柳青雲苦苦的推辭，以爲未習，如果免強爲之，未免有些不到之處，怎麼和來二詞，雲蒸霞蔚，如一氣呵成，且風流香豔，雖老於詞場，亦不能及此。若言柳青雲才情俊秀，或未可量，但初遲延而後迅速，又不見當面下筆，事有可疑，莫非此中有代襲之弊？」又想道：「柳青雲考場文字，無不與我相商，並別無師友。豈詩詞一道，又培養一門客，爲之代作略爲應酬，豈能才美至此，莫非室有異人？」翻來覆去，再想不出是什麼緣故，想了許久，忽想出一個主意來了道：「分題倡和，可以分辯。我明日只要出一個題目，與他聯句，看他如何發付，有弊無弊，便可立判矣。」算計停當，反又睡去了。正是：

既已相知何不知，

尚煩萬想與千思。

只緣要作真知己，

不欲心存半點癡。

到了次日，二人一見面，花天荷就說道：「仁兄一個妙人，只有一件不妙。」柳青雲道：「小弟不妙之處很多，但不知仁兄所謂不妙者，却是那一件？」花天荷道：「吾輩聲氣中往來，大都以才爲主。小弟略有寸長，便不惜抱慚，而盡吐露於知己之前，仁兄才美如斯，乃祕而不肯示人，是藏才也。以此對無才不相知之人，可也。小弟雖不才，已承兄雅愛，豈可以事相對哉？小弟所以謂兄不妙也。兄雖不妙，小弟却思了一個妙法在此，必使兄才藏不得，方快弟心。」柳青雲道：「有才不欲漏洩，方謂之藏才；若小弟碌碌無才，雖是竭盡所學，猶應酬不來，豈有藏乎？仁兄何不相諒？」花天荷道：「兄有才無才，小弟也不管；藏才不藏才，小弟也不問。兄若是

不會作詩，前日就不該和小弟之詩；兄若是不能作詞，就不該和小弟之詞。既能以和韻作詩，作詞到作時，却又推推托托，遮遮掩掩，不肯明明旂鼓相當，此中實有不足小弟之事。這也罷了，只是從今以後，若遇好景，不再分題，只是與兄聯句，看兄何以避來？」柳青雲道：「分題獨運己意，左右遷就，尚難調持；若聯句彼此遞吟，不能轉動，又要情意貫通，上下連屬變化，這小弟實不敢承當也。請兄相諒。」花天荷道：「別事可以相諒，至於詩酒論文，乃文人學業，朝夕不可少者，如何相諒？」柳青雲口雖推辭，見花天荷苦苦纏住，不放心下十分着急，因悄悄進來，尋見藍玉道：「都是姐姐好意，代弟和他十首絕句，并兩首詞兒，花天荷十分愛慕，道是和得好，只管纏定兄弟，定要作詩作詞，我的本意，原要圖些體面，不料到於今反弄出醜來，却怎生是好？」藍玉小姐道：「事已至此，慌了無用，若有甚題目，待我再與你代作就是了。」柳青雲道：「是分題，可以央姐姐代作，我到不慌了。」藍玉道：「他不分題，如何作詩？」柳青雲道：「他看見兩首詞，起了疑心，小弟所作，又見不曾當面下筆，甚是猜疑。他今日說，以後作詩，定要與我對面聯句，又何能一句一句要姐姐代作？想必出醜，我所以慌了。」藍玉聽了，笑說道：「這花天荷到也是個有心計之人，若果要聯吟，却真正沒法。」柳青雲道：「是有一個在此，只怕姐姐不肯救我。」小姐道：「若是有法救你，我爲何不肯？但不是什麼法兒？」柳青雲道：「再無別法，喜的姐姐與小弟生得面貌一般，若是推托得過，或仍是分題，便不消了。倘他必要連吟，除非姐姐照小弟一般，扮束起來，待大家飲到沉酣之際，糊糊塗塗要作詩時，小弟便閃開了，却換姐姐充作小弟，走了出去，充作小弟，他那裏分別得出？待作完了時，姐姐却仍閃了進來，兄弟又仍閃了出去，他見詩是當面作的，他自疑心全釋，便令兄弟有些光輝，不至輕慢，凡事就好作了。姐姐若不救我，使他看出兄弟的醜來，他就不肯常常下榻於此，叫兄弟文章向誰講究？莫說前日入學文章，虧他檢點，兄弟還想留他一年在此，竊

他些學問，作明年秋闈之用。他若看破兄弟，真正無才，不但留他不住，就是勉強留下，他也不肯出力出心，爲我討論了。姐姐沒奈何，救我救方好。」小姐道：「我若扮束了充你一般，看是決看不出的。但是男女有別，如何使得？」柳青雲道：「此不過是作詩作詞，明明行禮，又非私自涉嫌，有何不可？」小姐道：「論起來，心上沒有什麼慚愧，就是說行權，却也未爲不可。若論起事來，一個閨中女子，同了一個男子，相對聯吟，又且面生，恐怕母親來噴怪，我就與他先去說明，却也無礙。」小姐笑而不答。柳青雲遂走來見楊夫人，將花天荷要與他連吟，并要姐姐與他代作改裝之事，細細說了一遍。道：「這事不過一時行權，姐姐尚遲遲不決，母親須與他說一聲。這不但孩兒要爭體面，還有許多好事，都自此作去。若姐姐不肯行權，叫孩兒弄出醜來，便將一天好事，都弄壞了。母親須要拿出主意來。」原來楊夫人已有心要把女兒與花天荷成婚，今日兒子要他代作詩，心下暗思道：「總是要嫁他的，便見見也不妨。况女兒有此才華，埋沒閨中，就爲可惜，便等他施展一番也好。」因對女兒說道：「論起來，一個閨中女子，就是前日暗暗代你作詩，本已不該，何況今日明明去代？但事已弄巧成拙，只得將差就錯，只要作得機密，不要被你看破要緊。」柳青雲道：「姐姐面目，與孩兒一般，若打扮相同，便是神仙也看不出。只是姐姐不肯，須是母親叫來，吩咐一聲才好。」楊夫人見兒子着急，只得叫一個小丫環，請小姐進來，吩咐道：「你前日不和那詩，也罷了，却賣弄有才，作一首，和一首，和到於今，和得不應不，却丟了不和，豈不連前日的都着假了？兄弟要你從權，再代他周全一次，你如不肯，弄出醜來，叫他什麼面目去見人？」原來藍玉小姐自有此才華，正無處發泄，見兄弟要他與花天荷連吟，正關他的痛癢，只是不好便突然應允，因推辭了幾句，又見母親如此吩咐，便不言了。柳青雲見姐姐不推辭，知也有個肯意，便歡歡

喜喜道：「花天荷滿胸的疑惑，故勒逼我連吟，指望要出我的醜。姐姐既肯明代，當面弄一番手脚，要使他信以為真；從此之後，我便說明我決意絕筆不作，他也不疑了。此天下之樂事也。」藍玉小姐見兄弟快活，因也笑道：「你且不要歡喜，倘或當了面作不出來，要出醜，還放在你面上。」柳青雲道：「姐姐不要哄我，前日已作過兩首，把他壓倒，那有個後面作不出之理？這是兄弟放得下心，哄我不動的。」小姐聽了，不覺笑起來。楊夫人道：「你們姐弟既要弄機關，也須早打點停當，莫到那臨時慌慌張張，露出馬脚來。」柳青雲因對母親取了幾疋綢緞出來，叫裁縫把內外衣服，俱一般做了兩件，又叫人作了兩頂一樣的片玉巾，又叫人做了兩雙一樣的鞋子，連夜趕完。姐弟二人一般裝束，就如一個模子內脫出來的一般，連楊夫人與丫嬛僕婦看了，也一時分別不出，誰男誰女，大家歡喜不盡。正是：

一番機局一番新，兒女閨中弄鬼神；道假何曾純是假？

認真恰又未全真！

柳青雲暗暗打點端正，胆便大了。又過了幾日，忽報來薰亭睡鴨池的荷花盛開，因叫備酒，自邀了花天荷去賞玩。花天荷在池邊上看見荷花開得十分茂盛，滿心歡喜，因笑對柳青雲言道：「連日要與兄聯句，因沒有好題目，故忍耐住了。今日承兄惠飲，你看新荷滿池，香色俱佳，有此美題，只得要求教了。」柳青雲笑道：「題雖美，只宜飲酒，若是作詩，便不美了。」花天荷也笑道：「題之美，正美於能借此以索兄之詩耳；若只是飲酒，何美之有？」柳青雲道：「兄以作詩為美，小弟以飲酒為美，何不各美其美，兄但作詩，小弟但飲酒，何如？」花天荷道：「詩雖美，無酒則枯，酒雖美，無詩則俗，不如還是共飲連吟罷。」二人俱大笑起來。柳青雲知道連吟今日定躲不過，恐怕日間難弄手脚，只捱到黃昏，方叫擺上酒來。二人看花同飲，直飲到酒酣耳熱之時，花天荷詩興大作，因叫家人把酒席撤開，止用盒子放在一旁，又叫小童拿了一幅長箋，并筆硯在席上鋪了，各

酌一巨杯。花天荷舉杯對柳青雲說道：「小弟與兄，原是天各一方，幸以文字聲氣，成了知心，原不易得；况承兄招飲，又適值芳荷滿池，誠良友快心之境。若不留題以傳其事，豈不虛度？兄若作小弟也要勉強的吟聯一首，以作異日風流佳話，不知兄意以為何如？」柳青雲道：「知己相對飲酒吟詩，快事也。弟非不願，但恐才情惡劣，不足共良駿爭馳。兄台既肯循循善誘，小弟安敢痛惜枯腸，不搜索以應大命。但有一言相告，乞仁兄諒之。」花天荷見柳青雲應了作詩，滿心歡喜道：「兄既肯賜教，任有何言，無不如命。」柳青雲道：「也無別言，只是到作詩時，小弟搜求甚苦，仁兄千萬不可與小弟言語，不可叫小弟飲酒，恐打斷了心思，便聯接不來。小弟拙於當面應酬者，此耳。就是詩不好，該罰酒，亦祈待作完總領何如？若詩未完，兄若有問，小弟不答，幸勿見怪。」花天荷道：「這可使得？」柳青雲道：「既已認可，便請命題起句，容小弟好慢慢續貂。」花天荷道：「題是賞荷，不必言矣，但小弟怎好起句占先？」柳青雲道：「兄不占先，小弟又怎敢占先？還請兄先起何如？」花天荷道：「若如此說，小弟不得不拋磚引玉了。」因拈筆就寫起來，柳青雲又止住道：「且慢！且請用過三杯，以助落筆之興，容小弟散得七步，少舒搜索之心。」花天荷也不推辭，舉杯就飲。這裏柳青雲假作散步，立起身來，在亭遊行。此時藍玉小姐已打扮停當，在亭後竊聽，他二人所言之話，都已聽得分明。只看花天荷低頭飲酒，不留心時，柳青雲早閃了出來，藍玉小姐就混了進去，仍復坐下。花天荷酒正飲完，因拈起筆來，先寫一行詩柄道：

「花天荷與柳青雲偶臨來薰亭睡鴨池賞荷，酒酣樂甚，聯句賦情，以志不忘。」

花天荷寫完詩柄，題首句道：

六月風光何處多？

花天荷題完首句，即將長牋倒轉，送在藍玉面前道：「小弟已占先了，勿怪！」一面說，一面斜睜了一付眼睛，只看藍玉如何下筆。不知藍玉竟不言不語，也不思不想，拈起筆來，便續寫兩句道：

一池新水長新荷，薰香大雅輕蘭麝。

藍玉寫完，也將長牋倒轉來送與花天荷。花天荷看了大喜道：「這個薰香大雅，非等閒人所及！」只管看來。藍玉稱贊，藍玉因聽了柳青雲的話，不答應，任花天荷稱贊，只是低頭而想，不作一聲。花天荷沒法，只得漫續寫兩句道：

聖色天然薄綺羅，無數碧天來接葉。

花天荷寫完，又送與藍玉。藍玉微笑一聲，並不沉吟，又再寫二句道：

許多細袖又凌波，無人看到三更後。

藍玉寫完，又送與花天荷。花天荷見下筆便成，不敢遲延，忙續二句道：

有氣偏能十里過，瓣蕊向人疑欲語。

花天荷寫完，又與藍玉道：「送是送了過來，只是有些難對。」那知藍玉接到手中，就如現成的一般，了不經心，又寫二句道：

暈紅映日認生醅，此中色相含渾意。

藍玉才寫完，花天荷不等他送，早取過來看道：「青雲兄好美才！不是小弟逼迫，幾幾乎被兄瞞過。」一面說，一面又寫二句道：

何處吹聲聞採歌，水面呈身何敢帶？

花天荷寫完，仍送交藍玉。藍玉聽了，也不言語，只信筆而寫。花天荷眼不及看，只見藍玉早已續成二句道：

泥中着足不曾拖，要存高品成君子。

花天荷看了，情興勃勃道：「兄才敏捷如此，非我誰能為對？」因又接一聯道：

不逞妖容學美娥，開處只宜清玩賞。

花天荷寫了，交送藍玉。藍玉不問長短，接到手，又寫二句道：

看時誰敢醉吟娥，御燈猶記燃金殿。

藍玉寫完了，又送與花天荷。花天荷不敢再言，忙作二句道：

法座曾聞供普陀，誰信有人雙臉似？

花天荷寫完，又自唸了一遍，方送了過來道：「青雲兄，此聯若對的工巧，小弟自願飲一杯。」藍玉接了，只是不言不語，但又寫了二句道：

自慚无奈六郎何，只愁浦溆難親子。

藍玉寫了，又送了過來。花天荷看了，又驚又喜道：「此句對得不接不離，又工又巧，豈有神助耶？小弟當痛飲一杯。」因叫童子斟上酒來，忙忙吃了，又叫童子斟一杯，放在藍玉面前道：「小弟這一對，也要奉兄一杯。」因忙寫道：

常妬鴛鴦得近俄，應許藕絲牽荷蒂。

花天荷寫完，送與藍玉說道：「兄台可該飲此一杯否？」藍玉見對得風流韻雅，心下也暗喜，因微笑一笑，便舉杯欲飲。花天荷道：「兄且慢吃！止一結句，兄一齊結完，同飲罷。」藍玉聽說，才吃不半杯，又放了下來，總

結一句道：

不知終得并題無？

花天荷看見，不禁拍案大叫道：「結得情深意婉，大暢風人之旨，當與兄共飲三杯，庶不負今夕聯吟之美！」藍玉因說道：「兄既要快飲，小弟敢不奉陪，但窮思竭想，苦了這半晌，容小弟略散一散，便來與弟對飲。」言罷，即立起身來，走出了席。花天荷特巨杯正欲飲，見藍玉出席，忙說道：「詩已成矣，正宜快飲，不可進去！」藍玉只答了一聲：「不進去。」早走出亭子，一遮一掩，已換了柳青雲出來。柳青雲走到席前，偏不就坐，故意將腰一伸道：「今日却被兄奈何的苦了！」花天荷道：「兄見下筆，全不經思，並無澀態，則亦何苦之有所謂苦者，不是欺小弟，本自過謙耳。」柳青雲亦笑道：「小弟之苦自知，仁兄如何得知？到來日兄知之時，方知非小弟欺兄。」花天荷道：「作詩之苦，已作過了，吃酒是兄所長，難道也要推辭？」柳青雲聽了，大笑道：「這個自然不敢推委。」方入座，即叫小童送上酒來，二人相對而飲，飲了幾杯，花天荷忽然歎笑道：「古人云：人不易知，知人不易。小弟今蒙仁兄雅愛，自可恃以為知己者矣。不但小弟能知仁兄肝腸似雪，但知仁兄意氣如雲，但知仁兄柔情似水，但知仁兄雅度如淵，却不知仁兄抱此大才，深藏不漏，設非今日小弟強仁兄聯句，則失之多多矣！自今以後，吾不敢藐視天下士矣！」二人甚相敬慕，只飲到月移花影上闌干，方始各各就寢。這正是花下情深，堂前慶溢，尚不知後事又將如之何也？欲知端的，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回

重然諾成美滿之姻

借連環全冥默之信

詞曰：顛顛簸簸，只不分明說破；美色侵眸，散香觸鼻，引得人心難過。

明酬暗和，縱遮瞞，畢竟人兒有個，既長根芽，何必心恐？只宜胆大。

右調柳梢青

話說花天荷與柳青雲自聯吟之後，彼此相近，更加親切。花天荷知柳青雲志在書香，遂一意與他切磋文字，再不談及詩詞。柳青雲潛心半年，不覺經史皆通，文章出衆，凡在考試，皆列前茅，郡中表表有名士之稱。楊夫人知虧花天荷講究之力，一發敬重花天荷如神明，婚姻之約，雖未說明，却已隱隱十拿九穩。不期又過了新歲，忽宗師掛牌考科舉，柳青雲只得別了花天荷，自到省中去赴考。一日，花天荷獨坐書房中，忽老人家進來報道：「向日在府中追趕花爺回廣東去的那位馬將軍，在外面要求面見花爺。」花天荷聽了，沉吟道：「他來要見我作甚麼？莫非又是總戎之故？」因吩咐家人道：「你只說浙江去了，不在這裏罷。」老人家去了，他又進來傳說道：「那馬將軍說，一路訪來，已知花爺尚在此未回，又說他此來是為花爺的喜事，不是總戎處軍事，特特遠來，定要求見花爺一面。」花天荷見說，不是總戎的軍事，放了心，方走出大廳相見。見過花天荷，就說道：「廣閩相距千餘里，既不是總戎軍事，又有何勞馬爺遠駕到此？」馬岳道：「總戎自花爺行後，大是不安，幾欲差人再來追趕，自覺無顏，因而止了。小弟此來，乃受一敝相知之重託，欲與花爺定秦晉之盟，結朱陳之好，故不惜奔馳而來，敬執柯斧。」花天荷聽了，大笑道：「小弟浮萍斷根，落落無成，為世所棄久矣，設有佳人，粵中豈無王謝？乃舍咫尺之甜桃，而覓千里外之苦李，真奇聞也！不知是誰閨閣，有此一舉，乞明見教。」馬岳見大廳上人衆，因說道：「此事情關兒女，不便宣言，乞一祕室，好將底裏上陳。」花天荷遂起身把馬岳邀到書房之中坐下，馬岳方道：「敝友趙天爺號人虎，現任參府，只怕花爺也知道他有一位千金小姐，生得千嬌百媚，美貌異常，今年方十六歲，况又能識字知書，下筆成文，不減才子，就是趙敝友往來文移筆札，皆出其手。趙人虎夫婦愛之如寶，許多同僚貴价求婚，因嫌武夫英雄，不入其眼，所以一概謝訖。趙小姐

說上春曾在花田看花，遇見花爺，因見花爺青年儒雅，自是玉堂青春，矢志於此，遂知父母，願結絲蘿。敵友趙人虎喜其得婿，急急稟知總戎，求總戎作伐，而花爺忽又為高天之溟鴻矣。趙小姐因婚姻不就，竟一病沉沉，至今不起。趙敵友夫妻，百般醫治，苦心寬慰，却不能好，汲汲乎有性命之憂。他夫妻驚慌無措，因訪知小弟曾追請過花爺，知道花爺的來踪去迹，又訪問花爺的舊友，說花爺同位柳相公回來了，故再三懇求我小弟追尋花爺，成全此一段良姻。今幸天緣湊合，恰遇花爺在此，若此處不遇，小弟直趕至浙中尋訪。乞花爺念趙小姐一雙識英雄之目，并一片願託終身之誠，憐小弟千里奔走繫足之勞，并趙敵友作父母愛女擇婿之意，慨然允從。至于趙小姐容儀之美，豈花爺已于花田中見其大概，不待小弟之重贊也。不知花爺意中以為何如？

「花天荷聽了，心下明知是柳青雲之事，錯認了，他正想要替柳青雲作伐，恨無門路，恰恰來說，便乘機說道：『上春曾在花田見一女子，窈窕出衆，每每動好迷之思，但只恨天各一方，無路訪求，故至今尚形反側。今依馬爺說來，想此女正是趙參府之令愛也。既承不棄，欲以琴瑟相從，不啻孟光之願配梁鴻，况小弟正四海求鳳，有美如此，豈不願歸玉鏡！但有許多不便，不知馬爺可能為我周旋？』馬岳道：『只要花爺心口允了親事，任憑有甚疑難，無不從命。』花天荷道：『第一，小弟不願在總戎名下作官，若寫花棟的名字，到趙家去納聘為婿，未免總戎得知，又要來纏繞，意欲換一姓名，且以一物納了聘，使彼此安心，稍延一二年，待總戎忘情于我，那時節便悄悄來行大禮結婚，便不相礙矣。不知馬爺台意若何？』馬岳聽了，大笑道：『這是何難？趙小姐意中，只要花田中那看花之人，便完了他的心愿了，又那管他姓張姓李？這個任花爺去改。趙小姐今年才交一十六歲，只要一物作聘定准了，便遲一二年結親，亦自何妨。都依你，都依你。』花爺快收拾聘物，待小弟速速回去，好與他們報喜，也不枉小弟一番跋涉。』馬岳來時，老人家早已報知楊夫人，花爺有客到了，遂備出酒

餚來待客。花天荷與馬岳同飲，飲酒中間，花天荷因問起峒蠻之事，近日如何？馬岳道：『前番峒賊出劫，被伏兵勝了兩陣，故峒賊知道總戎識他的路徑，心下害怕，不敢出來。一時傳總戎用兵如神，故此平安多日。前日又有幾處峒賊出劫，總戎不知為何，又探不着伏兵之路，竟被峒賊得利滿載而歸。故近來又時時報賊出劫，總戎又依舊弄得沒法，只怕後來還有大失利之時。』花爺何不入廣去作一番事業？花天荷道：『非是小弟不願作番事業，但見總兵胆小無才，終須致敗，故不欲為他所累耳。』飲罷，馬岳辭席，又叮囑道：『花爺速速打點聘禮物，小弟明日一早，就領取要行，恐趙敵友為他令愛之病，懸望之至。』說罷，方纔別去。正是：

盡知君子忠賢配，

淑女何嘗不慕才？

父母一心愛兒女，

冰人千里有安排。

花天荷送了馬岳去後，回到書房，因吩咐一個書童道：『你可入去稟知太太說，太太可有留下為你相公定親用的貴重之物，要借一件用一用。』書童入去見楊夫人，就把花天荷之言，一一說了。楊夫人聽了，心下沉吟道：『他借聘何用，莫非又別定親？又想到他既別定親，為何又要借路兒定親之物？縱不然，代路兒定親路兒又不家，豈有不說一聲，竟代他定親之理？再三差度不出。然知花天荷是一個作事老成之人，必不差錯，只得把留下要與柳青雲定親用的一對碧玉連環，取出來，恐書童不得當，因吩咐老人家拿到書房來，交付花天荷，又問花天荷道：『這聘物果然是花爺要麼？』花天荷道：『正是我要借用一用。』接在手一看，見是一對碧玉連環，乃大喜道：『好一件貴物，甚是合宜。』因收下了，竟不說何作用。老人家回復楊太太道：『碧玉環正是花爺要用。』楊夫人問道：『你可知他要作何用？』老人家道：『這花爺作事，神出鬼沒，那裏與人得知？太太只管放心，料無差池。』楊夫人尚在猜疑，不題。却說花天荷有聘物，隨買一個繡金禮帖，就寫了小婿柳路的名字，在上面包裹得停停當當，等次日馬岳來時，吩咐與他道：『客中之物，聊以此代紅絲一

縷，煩馬爺致意。」馬岳見是碧玉連環，乃是貴重之物，滿心歡喜道：「此物一到，趙小姐的沉疴立起矣。」又見禮帖上寫着柳路的名字，又大笑道：「花爺這姓改得甚妙，不是花便是柳了。」花天荷又叮囑道：「馬爺回去，萬萬不可言我花棟改名，若說是我改姓，便生許多讒論，只說是那日花田看花之人，實實姓柳，這一件事就完了。」馬岳道：「這個都在我心上，不須花爺吩咐。」遂將禮書并玉連環，用一只匣收拾好了，方謝別上馬而去。正是：

認錯何曾錯？言差却不差。一條平坦路，莫道是歪斜。

馬岳得了聘物，歡喜而去，不題。花天荷以為全了柳青雲作伐之信，也自歡喜。只有楊夫人心下疑疑惑惑，不知是甚緣故。柳青雲又不在家，無人商量，只得細細對女兒說了，道：「前日兄弟說你的姻事，已與他說了，他為何今日又借聘物去定親？定親之物送去，便自然受了，為何又說是借用？終不成既定了人，還要得回來麼？此事作來，甚是糊塗，不知何意，莫非疑你兄弟與他議的婚事不確，故他又去別定。」藍玉小姐道：「我看這花生乃一至誠君子，若有成議，決無失信之理。母親但放心，不須過慮。」楊夫人道：「我也知道他為人不苟，但昨日明明借物定親，因此上我纔放心不下。」躊躇了幾日，忽柳青雲考完回家，楊夫人略問考場事，就把花天荷借聘物定親之事，細細與他說了，道：「不知此是何意？定是你前日姐姐之事，說得不明白，故他又生別想。」柳青雲聽了，也吃驚道：「這事為何？」遂忙忙走到書房來見花天荷，說道：「兄好信人也！小弟方別數日，怎麼就忘了前言，又別定親耶？」花天荷大笑道：「小弟定親，正是不忘前言，兄不謝我，反責我，何也？」柳青雲道：「兄定親大事，小弟安敢阻當！兄前言必要面貌與小弟相同者方娶，今所定之人見耶？未見耶？果與小弟相似耶？未免心口不相應矣。」花天荷大笑道：「若不如兄，未必不如花田女子。」柳青雲道：「花

田女子之美，固勝于弟，但云與小弟相似者，則恐未然也。」花天荷道：「願與兄相似者，小弟之志也；兄又發得此願，何足怪耶？」柳青雲道：「兄既守約，則前日為何又遣溫家之玉鏡？」花天荷又大笑道：「兄之話一發好笑，難道為小弟守約，竟要令天下人皆不遣聘，連兄也不許行聘耶？」柳青雲道：「正為兄行聘爽約，故小弟詫以為奇。若天下人與小弟行聘，小弟又何敢多嘴？」花天荷又笑道：「兄一個精細人，為何端說糊塗話？若是小弟行聘，小弟雖在窮途，豈無一物，而必欲假兄之碧玉連環耶？」柳青雲聽了，低頭暗想道：「正是他定婚，為何用我之物？若為別人定親，一發不當用我的聘禮。若為我聘，除非是花田女子，但花田女子家世尚未訪清，他就是找來了，豈有路隔千里外，又無依無因，而突然以一物行聘之理？真令人不可測！」因笑對花天荷說道：「兄台吞一半，吐一半，深微作用，小弟粗淺之人，如何忖度得出？徒使人悶悶，乞兄明以教我，何如？」花天荷笑道：「小弟吞一半，吐一半，使兄悶悶，兄便自知；若兄前日許小弟作伐，又許變作女子嫁我，吞一半，吐一半，何不管小弟悶悶，若要小弟說明今日之事，小弟亦求兄將前日所許之事見教個透徹。」柳青雲聽了，不覺大笑起來，道：「兄台原來為此，故設此疑關，奈何小弟但小弟託兄之事，雖未說明，那字字實情，俱可質諸天日；至于兄不知視小弟為何人，乃故作無稽以相戲，殊覺不情。」花天荷道：「小弟未嘗不情，若仁兄此言，方可謂之不情。」柳青雲道：「小弟為何反是不情？」花天荷道：「兄之言既可矢之天日，何以見小弟之言便不可矢之天日，便為相戲？若謂小弟與兄相戲，猶朋友之常可也；小弟向伯母處借出碧玉連環以為聘，豈亦敢相戲耶？」柳青雲道：「兄既如此說，所謂聘者，必別有所主，小弟不復問矣；至于小弟作伐之事，兄亦不必問，若慮不覺，即求以一縷為江皋之贈可也；其人好醜，僅如小弟若過求之，則非小弟之罪也。」花天荷道：「兄既不肯明言，小弟亦不復再問，但所云納聘，納於何所亦乞示知。」柳青雲道：「要兄納

於小弟。小弟固不足取信於仁兄，仁兄竟面納於家母處，家母若受之，則未有敢欺誑仁兄之理矣。」花天荷道：「老伯母若肯受聘，小弟萬萬不疑矣。但定婚一番，縱不深窮底裏，而名姓亦須稍掛於胸中。」柳青雲道：「既有人豈無名姓？姓藍名玉，就明對兄說，也無妨也。」花天荷道：「既承兄教，則謹守命矣。但愧在客中，無黃白之物，可以作紅絲之贈，奈何？」柳青雲道：「淑女所慕者，君子之人與君子之才耳，豈在金銀聘物，不論貴賤輕重，只要為兄心愛則可也。」花天荷想一，道：「珠玉玩好，小弟素不珍愛，錦繡羅綺，從不留情，所供朝夕者，唯斷簡殘編，而今且棄去，四海空囊，豈堪作温家玉鏡，唯天台老人贈小弟一冊，謂小弟的功名婚姻，皆在此中。今雖功名婚姻，不知何在？然此冊實小弟所重，不知可以充作紅絲否？」柳青雲聽了大喜道：「此冊乃仙人所贈，無價之寶，不但勝於温家玉鏡，又過於搗玄霜之玉杵矣。妙不容言，但擇一吉日納之可也。」二人議定了，各各歡喜，正是：

淑女從來懷吉士，

良人自願賦桃夭；

赤繩已許纏雙足，

烏鵲何愁不渡橋？

柳青雲既與花天荷議定下擇吉納聘，便忙忙進來報知母親道：「他借聘物，不知何用，再不肯說明。但姐之事，已言過擇吉日就納聘為定了。」楊夫人道：「我所慮者，只恐他別有所定，便棄此盟，但既肯行聘禮，定你姐姐，則他別聘之事，或代他人，便不要管他了。」柳青雲道：「孩兒也替他這樣想，但他言客中無甚重聘，止有一冊，乃仙人所贈，是他的至寶，情願行過來，以為定聘。」楊夫人道：「這都不必論，只要定准便是了。」柳青雲道：「定到定准，只是有一說與母親知道。」楊夫人道：「還有何說？」柳青雲道：「花天荷親來納聘時，母親只消若驚若喜的糊塗受下了，斷不可分清理白，說出是姐姐來。」楊夫人道：「此事為何？」柳青雲道：「這花天荷看得功名太輕，詩酒為重，若早作了婚事，與姐姐詩酒為機，便恐功名的念頭愈淡了。不若

且隱隱約約，只勉勵他烏紗作親，他自留心青紫。」楊夫人聽了道：「我兒這也說得是，我知道了。」過了幾日，果着人選了一個好吉日與花天荷說知。花天荷又帶着人穿了吉服，又將一幅紅錦把冊子包了，叫小雨捧了，親到後廳來。廳上早已結彩鋪毡，楊夫人也穿了京兆三品夫人的吉服，柳青雲是儒巾藍衫，陪着花天荷直入後廳。楊夫人接着花天荷到了廳中，直站着，請楊夫人居上，楊夫人不為虛讓，略略推辭，就是岳母待婿一般，竟半答半不答的受了四拜。花天荷拜畢了，親自雙手捧過冊子來，送與楊夫人，楊夫人也親手接了，交與僕婦，放在廳中案上。花天荷又拜了兩拜，然後與柳青雲同花天荷也對拜四拜，拜畢，留茶，茶畢，柳青雲就邀花天荷到廳旁一間內書房去坐。原來這間內書房，乃藍玉小姐弄筆之處，收拾得精潔幽雅，又十倍於外書房。樹木花草，俱有仙氣，檻窗戶牖，絕無點塵，架上牙簽堆滿，案頭筆墨縱橫，當中匾上題着「錦香窩」三字。花天荷只認得柳青雲讀書之庭，因說道：「兄台又有此藏修之處，何患學業之不成？」柳青雲笑道：「小弟聞古來讀書之士，每每囊螢映雪，又聞鑿壁偷光，不在屋宇之華美，弟又聞賢損志，愚益過，小弟居此，所以無才也。」花天荷笑道：「必如兄言，則玉堂金馬，皆不認字之人。」二人相對大笑，笑未完，楊夫人又命二女童送出茶來，一女童髮纒覆額，一女童髮僅披肩，皆韶秀可愛。柳青雲邀花天荷坐下吃茶，花天荷坐下，一面吃茶，一面細細觀看，忽看見案上一座小插屏上，帖着一首小小的花箋，箋上似有題咏，因移坐向前去細看，只見那箋上蠅頭小楷，寫着一首詩，題目是賦得遊魚啖花影，花天荷且不看詩，先低着頭想一想，因對青雲說：「此題全是虛景，實難着筆墨。」又看那詩，只見那詩道：

誰識洋洋樂處機？

靜中亦解門芳菲。

空香幾飽疑還似，

秀色頻吞是也非；

乘興已忘聲寂寂，

相親尤却影依依。

雖然辜負東皇意，

滿擬春光果腹歸。

花天荷看了，不勝驚喜道：「好詩！好詩！不即不離，可以入神矣！」及看是何人所作，下面竟未落款，因對柳青雲道：「此內室非外人所可到，定是兄台之佳作也。兄台有此美才，何往往自晦，真不量也！」柳青雲亦不敢任，又不敢辭，只得掩口微笑。又坐不多時，童子來稟道：「外面有酒了，請相公同花爺去坐。」花天荷聽見請，但點點頭，却東觀西看，只不動身。柳青雲見花天荷捨不得出去，因吩咐使取酒到此來飲罷。花天荷見了大喜道：「甚妙！小弟坐此，只覺有一種芳香之氣襲人，令人低徊想像而不忍去，不知何故？」須臾酒至，花天荷道：「此乃曲房幽室，止宜清尊小飲，若盃盤狼藉，便覺不雅。若有盛饌，存之於外，可以再領。」柳青雲聽了大喜，以為得體，因命取出家藏的精器，盛了美品佳餚，二人對飲。花天荷一面飲酒，一面屬想，止望要和游魚啖花影之韻，柳青雲催他飲酒，他俱出了神，飲得沒頭沒腦。柳青雲不知他在想是和詩，只等飲酒沒興，又只管勸飲。花天荷却想了半晌，再和不成，因取酒連飲了兩杯，忽大叫道：「我花天荷今日江淹才盡，拜柳青雲之下風矣！」柳青雲聽了大笑道：「此何說也？」花天荷道：「昔李白要題黃鶴樓詩，見崔灑的『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之句，再不能勝他，因作打油以自嘲道：

「一拳搥碎黃鶴樓，一脚剔翻鸚鵡洲。眼前有景道不得，崔灑題詩在上頭。」

小弟今日見了青雲兄，游魚啖花影之韻，欲和一首，苦索枯腸，再和不出，亦猶太白之于崔灑也，只好打油自嘲而已。」因取筆也寫四句道：

打水欲將游魚驅，移雲欲將花影除。眼前有景道不得，柳子題詩壓倒子。

寫罷，因持杯引滿大酌道：「該罰該罰！」柳青雲看了大笑道：「太白為黃鶴罷賦，崔灑或者生色；仁兄既若為游魚攔筆，柳子不幾慚殺乎？要罰還該罰我。」亦持酌引滿而酌。二人說說笑笑，直吃得爛醉如泥，方才

放手。只因這一醉，有分教：歡娛正好，離別忽生。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回 俠男兒慷慨辭檄文 智女子玲瓏施妙計

詞曰：「棄之屣敝，求也金味不啻。吾豈匏瓜！明明不食，焉肯為君空繫？將軍何濟？反不如，俏胆佳人心

細玩册披圖，移後參前，暗施巧計。」 右調柳梢青

話說那花天荷因納聘而至，后廳柳青雲就留住內室錦香窩房內吃酒，因書房幽淨，坐下爽快，又因見游魚啖花影之句，作得十分風雅，喜愛之至，直飲得爛醉，方纔辭出。酒醒後，暗思量道：「文人書室，為何匾額題「錦香窩」三字，莫非柳青雲別有閨秀隱藏在內？但書房內牙簽滿架，筆墨盈臺，并不見有脂粉情態，又不是女子行藏，真令人揣摩不出。」又想到：「這且不要管他，但柳青雲母子，既大大方方，收了我的聘禮，自然有個下落。况柳青雲前日說聽便擇吉成親可也，我如今竟要成親，他亦難於改口，但今日正在落魄之際，草成親，殊覺失禮。况前日他和詞中有好帶烏紗之句，今但以一名色監軍，鋪張門面，豈堪為好逑之係？」又想到：「且將結束親事了，却心願之言，再探他一探，又未必不可。」因見柳青雲言道：「承兄美情，聘已納了，感激不盡，但所云擇吉成親之言，不知可能復踐否？」柳青雲笑道：「兄何疑心至此？擇日成親之言，若不可踐，則兄不幾虛納乎？兄若嫌客邸孤單，弟有東園一室，任其擇日，當為兄成婚。」花天荷見柳青雲一口不違，知是真情，不勝大喜，因執柳青雲之手，細細端詳說道：「兄今言既如此真誠，則我花棟果然有福，得遇如兄之才貌之淑人也，何幸如之！」柳青雲笑道：「兄嗜羊棗，故以為幸；小弟自知兼葭倚玉，未免以為愧也。閒言且少說，兄既要納親，可寫出貴宅年庚，以便擇吉日。」花天荷道：「小弟欲兄擇吉者，不過假此相探，以釋疑

耳。兄既慨許渡河，則三星已在天，明明照人，使小弟寤寐之魂夢已安，弟何敢不戴烏紗，而虛淑人之望乎。稍待之，未爲不可也。」柳青雲聽了大喜道：「淑人君子所重，固不在此，然百輛于歸，是合一道，仁兄之言是也。」正言不了，忽老人家進來報道：「前日來的那位馬將爺又到在廳上，要見花爺。」花天荷只怕是趙小姐又有所說，忙出來相見。及見了，問起馬岳，方知此回來，不是爲趙小姐，却是因桑總兵因此賊四下攻劫，忙無計擺布，因聽得花天荷尚在閩中，只得又出檄文，差馬岳相請。花天荷看了檄文，大笑道：「這總戎太糊塗！我花棟乃浙中生員，原與他風馬牛不相及，只因感皇上下詔之城，以求賢才，故不遠千里奔走，至粵獻平蠻之計，非是我學生誇口說，若是良將在上，運行我策，此時蠻平久矣。誰知總戎無才無胆，聽信讒言，拒而不納，納而不行，以致釀成賊禍。縱蒙授以監軍，不過虛名虛位，何所展施？況今已謝出，則彼爲粵中總戎，我乃浙地生員，有何統屬，而尙以檄文見教耶？不情甚矣！煩馬爺代爲轉達。」馬岳勸道：「桑總戎雖不深知花爺，而兩廣現在危急之時，花爺若言一行，建功立名，垂手可得，花爺何不恕他人之過，幹自己之事業，苦苦推辭，若失此機會，豈不可惜？」花天荷道：「士不戀飴，豈在功名非禮而往，斷乎不可。」因命備飲留馬岳小酌，問起趙家納聘之事，馬岳道：「趙敵友一受了花爺之聘，而趙小姐之恙，即妙藥而愈，今僅守前約，以待後命。前日小弟此來，因總戎軍很緊急，沒工夫使他知道，故不曾帶得書來申候。」少頃飲罷，馬岳要辭去，因又再三苦勸道：「花爺昔日無因，尙自至廣，今總戎雖然失禮，然名目終是來求花爺，爲何執意不往？」花天荷道：「昔我住見，不知我也，禮與不禮，可以聽之。今來求我，是知我也，知我求我，而不以禮，是輕我也。士爲人輕，安肯往哉？如事急必欲相招，非隆中之顧，莘野之求，萬萬不能如命。」馬岳見花天荷執意不行，只得又匆匆的復命去了。不期這馬岳方去了，忽花天荷家中，遣一個家將，從浙中一路尋來，直尋到柳家方纔尋見花天荷，因知

家中老相公忽染一病，十分危篤，急急要花天荷回去見一面，囑托後事。花天荷聽了此信，驚慌無措，只得對柳青雲說道：「小弟下榻於此，原擬砥礪切磋，以待兄台秋闈折桂，不期老父忽然抱恙，甚是危急，小弟心緒亂矣，只得要奔回一看，未免要別仁兄，爲之奈何？」柳青雲驟然聽見，慌了半晌，說不出話來，忽長歎道：「朋友聚散，何不由人如此？若別事，小弟猶可勉強留兄，今老伯父忽生貴恙，又千里遣人召兄一見，此天性至情所關，安敢阻使不歸？但承兄垂使，如同骨肉，突欲別去，寸心如割矣。」花天荷道：「小弟之懷，是一是二，較量尤甚，但非此際所忍言，只得含之心中，佩之於骨，倘邀天之幸，托兄之庇，稍復平安，則當再圖報效矣。」楊夫人聞之，也悵然不樂，忙治酒送行。花天荷只好領意，那裏還吃得下去。柳青雲與花天荷別懷離緒，雜雜亂亂，直說了半夜，方各就枕。天才一明，花天荷即起來叫花灌小雨收拾行李。柳青雲也忙忙出來道：「兄何行之太急？」花天荷道：「老父病在垂危，生死未卜，倘有不諱，早見一見，也可表父子之情。」言罷，連飯不吃，就備了馬，匆匆欲行。柳青雲那裏捨得，也備馬相送，直送了七十里，到了府城，花天荷方謝道：「送已遠矣，無再送之禮，可請別矣。」柳青雲道：「無論相知之情難遣，尙有許多情案未了，待老伯父貴體一安，千萬命駕。」花天荷點首而行，方行不二十步，早飛馬回來，與柳青雲說道：「小弟尙有一要言，幾乎忘了。」柳青雲道：「何言？」花天荷道：「花田姻事，小弟已爲兄聘下矣，秋闈得意，倘有嫦娥之約，萬萬不可應承，以失趙小姐之望。」言訖，即揮鞭策馬而去。正是：

非無詩酒訂嚶鳴，無那春風欲送行；
情到不堪回首處，幾番回首更言情。

花天荷走馬回浙，且按下不表。柳青雲見花天荷去了，悵悵然如有所失，回到家中，只覺走出走入，寂寞無聊；想起花田之言，又暗自道：「他前日應承作伐，不過是一時戲言，不料果然爲我聘定了，真是有心之人此

事若在閒時說來，我必認是戲言；今倥偬之際，又去而復返，正色相告，又戒我無他娶，豈有戲言之理！花田女子果爲我作妻子，也是一生快事！」就要對母親姐姐說知，因還無影響，只得又隱忍住了。每日無聊，只是埋頭讀書，以圖上進，不題。却說藍玉小姐自從受聘之後，楊夫人就將定聘了的冊子，付他收拾。原來這藍玉小姐雖云是個女子，而女工之事，毫不留心，自幼小便每日攻的是詩書，習的是文字，拈弄筆墨。柳京兆在日，叫他作詩作詞，無不通曉，故到今日作出來的詩詞，連花天荷都壓倒了。自受了這冊子，便打開在錦香窩細細觀看，見兩廣的山川形勢，峒賊之名字，道路之遠曲折，細細註得分明，心下暗想道：「前日花天荷敢獻策與總戎，昨總戎差人來求他去破峒賊，原來皆此冊也。問他說是仙人所授，今細細看來，若非仙人所授，決不能詳明懇切如此，信非妄言。若有此冊，不但花天荷可以破賊，便是我柳藍玉按圖應獻，亦可以破賊也。」遂朝夕細覽兩廣之山川形勢，察峒賊之來踪去跡，幾乎寢食俱忘。一連習了月餘，不覺兩廣之山川形勢，與峒賊之名字形狀，道途遠近曲折，無不皆了了胸中，信手可以指揮將士，隨口可以應答不遺矣。因大喜道：「我柳烟若是男子，登大將之壇，亦不愧矣。」柳烟朝夕精研，而楊夫人與柳青雲則不知也。正是：

靈心慧性鳳凰胎，

不獨誇誇冰雪才。

戰策兵機都識透，

想應謫自九天來。

藍玉小姐終日潛心圖冊，不表。却說桑總戎自得了花天荷所獻圖冊，恰恰湊巧，遇着兩番邀戰如神，以致大勝。峒賊寒心，以爲總戎盡識他的地利，故許久不敢出來。不期花天荷這冊，是偶舉一二，以見端倪，其大綱大目，與細微曲折，那能悉載于此？後峒賊耐不住，偶因行劫，不見有官兵埋伏截殺，便知桑總戎沒了把柄，故東劫西掠，各峒之賊，盡皆蜂起，只管橫行起來，各府各縣地方，俱爲峒賊所劫。桑總兵束手無計，只得遣了馬岳領檄而來，尋花天荷，不期花天荷又使性氣，執意不往。桑總戎計窮力竭，東敗一陣，西敗一陣，每每被劫，撫

按二院，恐怕失事，連累自己，遂上疏說桑國寶鎮守兩廣，以致峒賊騷擾之罪。朝廷見詔，命大臣會議。大臣議當加派大員，監察形勢，遂請命欽差一員御史，叫作夏候春，親按兩廣，監察剿撫峒賊事，賜他劍戟，便宜行事。這夏候春領了欽命，不敢稍延，星夜奔至廣東，坐了衙門，就會同總兵官桑國寶，詢問其致敗之由。桑國寶見按院夏欽差權大，不敢隱瞞，只得直說道：「論今兵勢，大都賊據險要，攻之實難，城劫無方，備之不易，所以往往致敗。若平原對壘，旗鼓相當，則未有不勝者。」夏按院道：「此以常勢論也，所貴乎用兵者，常不勝則用變，正不勝則出奇。老將軍兵擁萬里，將歷數年，豈無一奇謀變計，斡旋其間，爲朝廷誅此小醜，乃徒守常勢，坐致敗亡，豈爲國家倚重登壇之意哉？」桑總兵道：「本鎮因才短無謀，故去年曾具疏上請方略，廷臣會議，又不授方略，而召天下獻策，而應詔來者又無奇策，仍不出尋常之輩，致本鎮仍待罪如前，以煩撫台白簡交勞，天台遠按本鎮罪固無所逃，然亦俟奇謀變計，以成大功，而後本鎮甘心受罪也。」夏按院道：「平蠻討賊，雖孫吳再生，亦不出於剿撫，但妙在剿撫中有奇變耳。安可以己之剿撫無功，而遂謂天下人之剿撫皆無功也？老將軍不自專而上請方略，朝廷又不自用而詔天下獻策，則天下所獻之策，實非細故也。不知自詔之後，遠來獻策者有幾人？所獻者何策？乞細細報來，當擇其合於奇變者以上請。」桑總戎道：「獻策之人，并所獻之策，皆有冊籍可稽查也。」夏按院因命取冊籍來看，掌冊籍官呈上。夏按院細細一看，見獻策者有三十六人，也有獻剿策者，也有獻撫策者，也有獻戰策者，也有獻守策者，却紛紛不一。獨有一名花棟者，是獻搗巢之冊。夏按院因問桑總兵道：「這花棟所獻的搗巢策，是怎生搗法？」桑總兵道：「他欲先下撫詔，以招衆賊，衆不受撫，然後暗出奇兵，從閒道直誅火藤峽渠魁瘟火蛇之首，以震懾之，則衆賊自受撫矣。」夏按院道：「此策會行否？」桑總戎道：「未曾行。」夏按院道：「又何不行？」桑總兵道：「本鎮已操練人馬，將欲行之，因衆獻策

之人，上了一張公呈，道是此策涉危履險，必不可以行，故遂止而未用。」夏按院道：「這花棟於今在帳下麼？」桑總兵道：「這花棟乃浙江生員，本鎮授以幕府監軍之職，他因一時不用其策，遂自逃去。」夏按院道：「他策獻時，竟以口呈，還是俱有冊籍？」桑總兵道：「口呈者固多，亦曾具一圖冊。」夏按院道：「此冊於今何在？」桑總兵道：「現存在署，以備朝夕觀玩。」因命呈上，夏按院細細披閱，見畫的路徑，皆賊之來踪去迹，又細注着某賊出劫，當由某路邀截，某賊來奪，當由某路伏攻。夏按院道：「冊中方略，寫得井井曾一試否？」桑總兵道：「屢試必驗，但恨賊出入之路廣，而冊中方略不克悉載，故往往致敗。」夏按院道：「冊既有驗，便當重用其人，為何轉聽讒言，致其逃去？」桑總兵道：「本鎮因一時過慎，其策未即舉行，彼即悻悻而去。本鎮又差官至閩追回，正思舉行，又值此時平靜，本鎮又恐行其策，反致搔撓，因行之稍緩，從不得志，復悻悻而去。昨峒賊四方又出，本鎮復差馬岳至閩檄召，彼竟拒而不來，非本鎮不用也。」夏按院因叫馬岳來問道：「你檄召花棟，這花棟為何不來？」馬岳稟道：「他道總戎老爺胆小氣弱，不足有為，又以檄文相召，無待賢之禮，故傲而不來。又說視平此蠻，猶如摧枯拉朽，必欲我去，非加禮如隆中莘野不可也。」夏按院聽了，因對桑總戎說道：「這花棟舉止行藏，并所陳方略，依本院看來，真是一個奇才。惜老將不能用，若信用之，此時已成大功夫。」因又問道：「目下峒賊，何處最為緊急？何賊最為毒惡？」桑總兵道：「連日報青削天花皮豹二賊，圍省城甚急。發兵與戰，彼忽散去，兵方一歸，他又突至，邀截之而不知其徑路，窮追之而不識其出沒，真無可奈何。故束手以待。」夏按院問明白了，急急回院，遂備文書，將青削天花皮豹圍省城之事，細細寫了，外又修書一封，則備述其為國求賢之意，萬望速來，共襄王事。又具許多金幣禮儀，復令馬岳星夜至閩，禮請花監軍至廣，共議搗巢之計。馬岳領了夏按台之命，星夜奔到柳家，不期花天荷已回浙，不在柳家矣。馬岳甚是着急，柳

青雲只得出來接見，詢其來意。馬岳遂將新按院文書，并書帖禮物取出，且言要求花天荷去解危之事。柳青雲道：「花兄未奉命之先，因父病而去，只好借託馬爺回覆一聲。」馬岳道：「若是桑總兵之命，便好回覆，此乃朝廷特為峒蠻作橫，新差來按院的命令。這按院姓夏，為人甚是明察，一見了花爺獻與桑總兵的畫冊，甚稱奇才，故親自寫書備禮，着小將來求請，殷殷屬望。今若不在，何以復命？况閩中亦是他所屬地方，若必是要回他，小弟一人，無以為憑，必須煩柳相公同去一回方好。」柳青雲聽了，心下也費躊躇，因命收拾酒飯，款待馬岳道：「且從緩再作區處。」因進來與母親姐姐說知此事，商量道：「這事到不好處置。」楊夫人道：「花天荷回浙是實，又非隱藏，只硬硬回他便了。」柳青雲道：「這按院兼管廣閩，係是親臨上司，要回他，這馬岳差官要孩兒同去回他。」楊夫人乃問道：「可知這按院要花天荷去作何事？」柳青雲道：「因峒賊圍省城甚急，故來求他去解圍。」藍玉小姐又問道：「可知他圍省城者是何賊？」柳青雲道：「我那裏得知現有文書書帖在此，必看了方知詳細。」藍玉小姐遂叫兄弟悄悄取了進來，輕輕折開，細細看了，方知是青削天花皮豹作橫，因向母親商量道：「這花生已棄詩書而嫻韜略，這功名定要在於兩廣。兩廣峒賊，恃險逞兇，無人可制。花生既得此仙冊，則破賊之功，必花生可成。前因桑總兵無才膽小，故而不用。今既遇此夏按院，羨慕奇才，正花生立功之地，因其回浙而回，豈不是當面錯誤了機緣？况破青削天花皮豹，冊中已注得分明，只須按冊而行，破之有餘，何不把這破賊的方略，寫作一冊，封得端端正正，只說是花天荷臨回浙時，預知廣賊圍城，先留下的遺計，付與來官取去，等他破賊成功，豈不更顯神奇之用？」楊夫人與柳青雲聽了，俱大喜道：「得能如此，真乃大妙！但只是破賊的方略，却是差池不得的。若有差池，便貽害不小。」藍玉小姐道：「冊上注得明明白白，如何得差？母親與兄弟但請放心，包管成功。」柳青雲道：「既然如此，姐姐快去封寫好了，

我去陪那差官吃飯，須要對說明白才好。」藍玉小姐忙去封寫，柳青雲出去陪馬岳在廳上吃飯。馬岳道：「酒飯到不敢過套，只是這件事，却如何區處？」柳青雲笑道：「馬爺不消慮得，花爺雖然去了，却喜得他臨行就知道廣中有急，預先留下一個冊子，封得堅堅固固，叫等馬爺來時，方可付之；又說破賊的方略，皆在其內。」馬岳聽了，着驚道：「柳相公此言，果是真麼？」柳青雲道：「現在後面，怎生不真？」馬岳見柳青雲說是真的，不勝大喜道：「若有留下的冊子，便可回復按台之命了。」連忙吃完飯，就立逼着要冊子。柳青雲道：「今日晚了，明日早行何如？」馬岳道：「不可，這緊急軍務，怎敢少停？乞柳相公快快付出，小將便連夜去了。」柳青雲忙忙入內，向姐姐取了出來，交付馬岳。馬岳接在手中，看一看，見是前月封的，又見上面寫了「煩來差官馬岳接在欽差兩廣按院夏大人公堂開折。」因大驚道：「這花爺真是個奇人了！怎夏按院纔上任，他前月就知道了冊中方略，定有妙用。」因謝了，別去柳青雲，竟就上馬，帶着跟隨，星夜飛走，趕回廣東去了。正是：靈心深識竅，俏膽遠過人。弄出機關巧，憑誰亦道神。

藍玉小姐弄了機關，暗暗歡喜，不表。却說馬岳領了冊子，連夜趕回廣東，候按院開門，即忙入見。夏大人一看見，就問道：「花監軍來了麼？」馬岳因稟道：「監軍花棟未奉命一月以前，因父患病，已回浙去了。」夏按台道：「花棟既是往浙，你就該順便到浙江去請了，為何又復空回？」馬岳又稟道：「未將即欲往浙江去請，因花棟臨行時，留下一個冊子，說有破賊的方略在內，叫來將呈與大人，恐誤軍機，故星夜趕回。」因取出封冊，雙手呈上。夏按院叫人取出一看，看見封的日時是月前，又見冊面上寫出差官馬岳名字，又見上面寫着「欽差兩廣按院夏大人公堂開折。」不禁暗暗歡喜道：「他前月臨去留下的，為何就知我與馬岳的姓名？真是個奇人了！」隨即打開冊子一看，見冊上正寫的俱是剿青削天花皮豹方略，正與目前的時事相對。冊

未又寫道：「搗巢方略已悉，俱於桑總戎冊中，因總戎無才無胆，以與虛懸。今幸天台按臨，破賊救民，為朝廷除患，正千古一時，萬萬不可坐失此機會。不勝迫切之至！」夏按院看了方略，喜動顏色。只因這一喜，有分教：十年積寇，一旦投誠。未知夏院如何剿賊，花天荷如何見用，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花大本逼子占高魁

夏按察薦賢膺重任

詞曰：「紅雲頭上，青雲足下，誰不羨逢時？試撫鶴心，閒揆大志，轉若愧鬚眉。虎頭燕項，封候傲骨，未遇有誰知？一朝奮發，三軍驚駭，方表是男兒。」

右調少年遊

話說夏按院自得花天荷留下的遺計冊子，見冊子上正是破青削天花皮豹之謀，不勝歡喜，以為花天荷既有前知之妙，則所遺之方略，自無不効之理，遂放大了膽，竟會同各營將佐，照冊子上之遺計，親勅他悄悄調兵於某處埋伏，於某處截殺，一一調度停當，然後命桑總戎親督大兵到省城，與青削天花皮豹二賊交戰。桑總兵不知是花棟的遺計，只認着是夏按院自運機謀，因他奉欽命而來，故不敢違拗，遂一一埋伏的端正。方命參將趙天爵領精兵五千去破青削天，又命游擊潘鳳領精兵五千去破花皮豹，自却親督大兵，東西接應。原來峒賊雖然兇狠惡毒，不怕死，敢於作亂，然鳥聚獸散，臨不得大陣，每遇大兵來，便逃竄而去。窺總戎防衛稍懈，他又突然而至，或劫或掠，大肆猖狂，或乘勝趕他，他路徑熟，奔走四散，再沒處拿他，故時時出來騷擾，必得大利而歸。不期這日，趙參將與潘游擊兩路精兵奮勇來攻，又有桑總兵親自督陣，十分猛力，二賊知何塘抵得住？况從來走慣，衆賊見不是勢頭，元照原時一閃俱奔散了。原來衆賊奔散，個個有個去路，那青削天的叫着鳥泥谷，那花皮豹的去路，叫着鐵草蕩。衆賊若奔上去路，任你搬天本領，也奈何他不得。不期這日

用兵與往日不同，青削天奔到烏泥谷，花皮豹奔到鐵草蕩，正要各尋舊路，忽聽得一聲炮響，湧出許多伏兵來，將衆賊攔住。衆賊提防不及，早被伏兵手持利刃，把衆賊捉住，就如切瓜砍菜一般。青削天與花皮豹着了忙，只得引衆賊轉小徑而走。青削天的小徑，叫作暗溝；花皮豹的小徑，叫作漆甕底。二賊急急轉到各人小徑上去，以爲此處神鬼不知，可不怕他；不期二處已早有伏兵在那裏把守截殺。二人看見，駭得魂胆俱散，正所謂上天無路，入地無門，任憑伏兵砍殺，殺不盡的方亂紛紛抱頭鼠竄，扒山越嶺，各逃性命去了。正是：

狼遭毒箭因心碎，虎被窩弓亦胆寒。作賊如斯遭殺戮，再叫臨陣察青攢。

青削天同花皮豹被伏兵兩番截殺，十分賊殺去有八九分，真殺得個個心驚胆戰，抱頭而走。各峒聞之，盡皆害怕，遂將各府州縣散出在外行劫之賊，一併招了回來，躲在峒中，不敢再出。夏按台見一戰成功，愈信花天荷的妙計如神，因想：「此搗巢方略，他必奇妙。何不荐他作了兩廣總戎，削平峒賊，則我奉旨來此監察一番，不爲無功矣。」遂一面報大勝，一面上本荐舉花天荷，又一面催督桑總兵操練人馬，以圖命下大舉。不表。却言藍玉小姐自冒花天荷的名目，將遺計付馬岳取去，心下雖以爲成功，然去后沒個消息，也未免掛心。過了幾日，宗師發舉科案，柳青雲是一等，要到府中伺候發放。發放過了，打聽得廣東省城乃新按院出奇謀，將峒賊圍解了，如今倘舊平安。回到家中，對姐姐說知，藍玉心中方纔放心，因此更把冊子愛惜如寶。原來藍玉一向止留心看的是兩廣山川圖，今日打着精神，着到第二幅園亭圖，展玩之下，因暗想道：「這冊子既出仙人之手，第一幅兩廣地理圖是軍機的神妙，固不待言；這第二幅園亭圖，却何所取義？」因再三細看，忽驚怪道：「這畫的園亭樓閣，臺榭池塘，朱檻曲徑，白石瑤塔，花草樹木，簷壁簾櫳，俱與我家相似。」忽省悟道：「前日聽得花生說，仙人授他時，曾言他功名婚姻皆在此中。由此看來，兩廣山川圖是他的功名，不待言矣；功名

既在山川圖，則園亭圖關乎婚姻可知。園亭圖既與我家相似，則婚姻不在我，而又在何人？惟花天荷與我家有此一段姻緣，故毫無瓜葛，忽牽連至此，真乃天意也！豈人力之所能爲哉？正是：

天懸滑突圖，高處葫蘆座。只道沒人知，靈心暗瞧破。

却言花天荷別了柳青雲，忙忙趕回，只道家中父親病重，要見一面，不知他父親原無病體，好好在家。只因有人在廣中作客，回家傳說，花天荷獻策不用，說他在閩中與人出力打官司，被閩中合學秀才圍住，在縣廝打他父母見了，心中驚慌，記念故寫此假信，叫人到福建哄他回來。花天荷到了家中，見父親無恙，方安了心，再細細推問，方知傳話的緣故。又因將從前之事，一一向父母兄嫂說明，父母半信不信，只是再也不肯放他出門遠行了。花天荷見父母這樣愛子，一時也不便就要出門，只好勉強住下，然一心只掛念着柳青雲。過不多時，宗師發牌，考溫州的科舉，花天荷因前出游，已告假於學中，又因志在雄飛，竟不打算去考。父親花大本因吩咐道：「你既在縣中作個秀才，况正是青年，又遠近遊訪，未嘗失學，幸我二人無恙，何不赴考，努力功名，以博青紫，娛爾我二老之懷望？終日只以詩酒爲心，倘久流蕩，終於無成，不但失父母之望，豈不自誤！今宗師科考，須速速打點去考。」花天荷道：「作秀才固是該考，但只是孩兒既已獻策在廣中總戎處，功名別是有路，這秀才筆墨之事，若再去料理，便是棄大而就小矣，豈不惹人笑？」父親道：「你兩廣獻策的功名，却在那裏？曾有一毫着落否？你學中秀才，是現在的，今秋的考試是現有的，雖中與不中不知，何可捨了現在的功名不求，却指望那個無踪無影的虛事業麼？好好一個青頭白面的書生，却躲在家中不去考，轉要說甚麼就小而棄大。」母親亦再三勸道：「你本是浙江秀才出身，前日在廣中幹了什麼大前程，却尚未到手，今日只宜仍舊照本名色出去考他一考，也未見得就辱了你，爲何這等固執，偏與父母作拗？」花天荷被父母

逼不過，只得勉強應承道：「既是父母有命，孩兒焉敢不從？但有一言，須先稟過。」父親道：「你有甚隱情，只管說來，若說得是我無不允。」花天荷道：「也無他說，但只是以七篇無用的文字，中了朝廷的文官，實實不願去作就是。」父親聽了大笑道：「你若中了，我只要成一個官家體面，老實說，我家又不少吃，又不少穿，作官不作官，則聽從你的志向，我決不強你。」花天荷見父母苦苦勉強，沒奈何，只得學中消了假，隨衆去考，自顧不覺大笑，因作詩以自嘲道：

曾從虎帳盛談兵，雖未成名座已驚；不道隆中厭高臥，又教拈筆作書生。

過了幾日，宗師發考案，學裏齋夫來報，高中一等第一名。父母聞知，甚是歡喜，因吩咐花天荷道：「你既有科舉名字，也該靜養一番，不可只是吟詩吃酒。」花天荷笑道：「靜飛若在此時，靜養得幾何？到不如吃幾杯酒，也是作文章的受用了。」父母也知他豪華慣了，只好不來管他。花天荷每自想道：「我原無心要求科舉，倒有了科舉，不知青雲要求科舉，今又何如？」又想到：「我看他沉潛篤實，筆墨性靈，自是個科甲中人，可不消苦苦替他耽憂。」又過幾日，秋場期近，父母催他起身，只得仍舊帶了花灌，小雨到杭州省城來赴試。來便來了，心下終有三分不樂意，捱到試期，只僅僅完了三場，便一徑回溫州家裏，就要到福建去探柳青雲消息。父母攔壓道：「他若有科舉，中不中自有題名錄到浙江來；他若中在題名錄上，進京會試，少不得要經過此地，既經過此地，自然要來會你；若是不中，題名錄上無名，你再往闕去看他，也不遲。若此時便要訪他，他已出來，豈不兩邊錯過？」花天荷聽了，暗想道：「此雖是父母留我之意，却也說得有理。」只得勉強住下，且待榜發。不期浙江榜發，花棟早高高中了第一名解元，連夜報到，花大本老夫妻不勝之喜，連忙打發報人。花天荷聞知，不耐煩在家吵鬧，竟悄悄帶了小雨，往天台山中遊玩躲避去了。這邊府縣來送匾額，立旗杆，就

催他到省來謝主考房師，會同六房去備禮儀。花天荷早躲得沒踪沒影。父親花大本沒奈何，只得說，偶沾小恙，一愈即行來省；一面叫花灌尋去，找着了，就請他回來。不意花天荷反叫花灌來回覆父母道：「原言過，中了是不出來作官的。」父母道：「那個叫他作官？只是既中了解元，座主房師，豈可不一拜見？府縣送匾立旗，豈可不一往謝？」花天荷道：「我要那解元的旗杆匾額作什麼？」躲在天台山中，死也不肯出來，每日只叫人打聽，要買那福建的題名錄。過了幾日，有家人在縣城中看見，買一張來了，叫花灌送到天台山中，與他看，只見柳路的名字，中在十九名上，不覺跳將起來，不勝歡喜道：「妙呀！妙呀！柳青雲中了！」忙忙趕得回家，與父母說：「那柳青雲已中了，自然要到此地來。我在他家往了半年有餘，他母子待我如骨肉，他若到此，也必殷勤待地，方成個道理。」母親道：「這不消說，只是你既僥倖中了一個解元，也消要打點進京去會試。」花天荷道：「我又不作官，去會試作甚麼？」母親道：「人生在世，要爭個品第，你前日好殺，只是個秀才，今日就不作官，也是個舉人了；若再能中一個進士，便成了一生的人品，作官也好。」花天荷道：「官須要作，但不喜作這個筆頭文官耳！母親但請放心。」一面又吩咐花灌同一個家人，到閩浙所往來的通衢上，接候柳青雲。過去了許多上京會試的舉人，不見柳青雲。直候到十月初旬，方見柳家那老人家鄭老官騎着一匹牲口，沿路訪問花家。花灌看見，忙呼相見，大家歡喜不了。花灌就叫家人先報知花天荷，自己等柳青雲轎到了，方領了來家。纔來到大門，花天荷早自立在大門前，笑嘻嘻的等候。柳青雲看見，忙跳下轎來，拜見，彼此如獲珍寶一般，快不可言。二人遂攜手同行，到家中入堂，柳青雲就先請老伯父母拜見。原來花大本夫妻，也知這個柳青雲是兒子的好朋友，定無相見，早已打點端正，只一請便出來相見。看見柳青雲青年俊秀，就美人一般，和比自己的兒子，更加秀美，心下暗想道：「原來這柳青雲如此清俊，怪不得他二人相好。」因

歡然接待。柳青雲拜見畢，就命家人呈上閩中帶來的贄見土儀。花大本夫妻受了謝了入去。然后柳青雲與花天荷對拜拜畢，二人坐下。柳青雲就言道：「前日仁兄一聞老伯父尊恙，匆匆而歸，小弟重爲兄台耽憂，不意吉人天相，竟安康了，可賀可賀！」花天荷道：「家父何曾有恙？只因有人妄傳小弟流落閩中，所作不善，故假此召回耳。這到也可，又苦苦央弟入場，不期於今竟弄成個兩截人。今見兄台，未免抱愧！」柳青雲道：「兄台此言大差矣！弟聞古之豪杰，未有不文武雙全，到後來遇機，方分爲兩用。前日兄台臨行，小弟就要勸仁兄歸就試闈，因倥傯中不及說此，甚爲悵快。後見浙江的題名錄，知兄台發解，忙忙報知家母，方信英才自有真耳。快不可言。兄台今日爲何反出此言？」花天荷道：「仁兄之言，未嘗不是在小弟只覺不暢，這且慢說。」遂邀柳路同到書房歇息，一面備酒接風。柳青雲就將中舉的文字請教，花天荷看了道：「別兄不久，而如此精進，正所謂後生可畏也！取進之心，易如拾芥耳。」柳青雲因求他解元的文字看，花天荷笑道：「當日入場，屈於父母之命，勉強爲之，實實不知作些甚麼，非欺兄也。」柳青雲聽了，大笑道：「仁兄竟如此謙遜！」花天荷與柳青雲只略談談心事，知會試可還，便日日引他去遊天台之勝，其餘都不題起。父母見花天荷全沒個會試之意，因暗暗央柳青雲勸他。柳青雲因答道：「伯父只管放心，容小姪行時，竟拉他同行便了。」花大本大喜道：「全仗全仗！」到了十一月盡，柳青雲一算行期促了，就要勸花天荷同行。花天荷因說道：「若以兄台上京，小弟自願依鞭鐙，至於要小弟會試，小弟萬萬不可，到不使與兄同行。」柳青雲道：「然兄台既有大志，則圖大功者，不肯小就文墨，小弟如何用強？但小弟舍兄而孤行，未免寂寥，仁兄棄小弟而靜處於茲，恐亦難獨樂。何不偕行燕京，一訪應歌擊銳之風，亦古俠烈之所爲也。仁兄獨無意乎？」花天荷聽了，欣然道：「會試則斷乎不可，若偕兄爲尋山問水之遊，則又無不可也。」柳青雲見花天荷允了同行，因大喜道：「兄台既肯

許小弟同往，則小弟不孤行，又可作豪遊矣。」遂報知花大本打點行李，擇定吉日起行。不期到了那日，正在打算起身，忽府中縣中，差了一二十個報人，走上廳來，取出一張大紅紙報條，高高貼在堂上，寫着：

「欽差閩廣監察御史夏 奏薦：

貴府老爺花 印棟高擢都督府左都督同知，充兩廣總鎮代桑國寶之任，奉

聖旨部議依擬，着卽走馬上任，與按臣共商搗巢之策。欽此！」

花天荷一家看見，俱歡喜不了。但不知夏按院是誰？何肯薦？因問報人的詳細，報人道：「小人又如何得知？老爺要知詳細，除非抄夏大人的原薦本來看，方見明白。」花天荷只得重賞了報人，就叫家人到報房去抄按院的薦本，又留柳青雲再住幾日。不多時，家人抄了夏按院的薦本來了，打開一見，只看上寫着：

「廣東道監察御史奉劍勅監察院理峒蠻事臣夏候春謹奏爲據實劾薦賢事。奉劍勅星馳至粵，時峒賊青削天花皮豹已緊圍省城，形勢危矣。總戎桑國寶束手無計，任其來去。臣再三詰責，始稱前日曾有浙江生員花棟，曾獻搗巢之策，惜一時未用，故致峒賊猖狂。及臣細覽花棟所獻之策，實是破賊要機，急求花棟，花棟已先期而去閩矣。再又差人入閩追求，幸花棟在回浙之前預留遺計，付來臣視之。內云：何處伏兵，何處截殺，已將破青削天花皮豹二賊之方略，明明示臣。臣卽依其方略用兵，纔一戰而峒賊之兵已十亡八九，二賊受傷，僅以身免。各峒出劫之賊，聞風悉皆逃去，不敢再出。此一戰不但省城圍解，而天朝威武，亦處撼賊心矣。由此觀之，則花棟之策，實平蠻之要略，而花棟之才識，誠當今之偉人也。臣不敢邀功蔽賢，謹以奏薦。伏乞聖明，破格擢用，使之代桑國寶之任，續成初獻搗巢之功，則東南半壁，有若磐石矣。桑國寶才力不及，降一級調用可也。奉

聖旨。」

花天荷看了，忽大驚道：「他這本上差了，我須急急上本辯明方好。」花大本忙問道：「按院本內，無非薦你之才，有何差處？你却要辯。」花天荷道：「父親有所不知，朝廷之事，是欺瞞不得的，又是冒認不得的。這按院本內，說我獻搗巢之策，乃是實有之事，可以應承。他又說留遺計與他，以破賊，想孩兒自聞信匆匆回家，尚不知這夏按台到任，又何曾有甚遺計付他？今日若不辯明，糊糊塗塗，冒認在身上，倘此計出之他人，按台誤認爲我，明日有人來爭，豈不是我欺君？則是未獲功，而獲罪於先也。如何使得？」花大本聽了，便茫然開口不得。花天荷因對柳青雲道：「小弟有此一事，不明不白，必要在此說明，大抵不能同兄至京矣。但事係在朝廷，恐在府縣，不能辯明，小弟只得具一本，煩兄帶至京中，代我一上方可妥當。」柳青雲笑道：「搗平峒賊，兄之素志也。前不惜一二千里，由浙至廣者，欲立搗巢之功耳。因其不用，故失意而歸。今既遇夏按台之知己引薦，又蒙聖上之明察而垂聽，真仁兄得意之秋，展志之時也。自宜火速到任，垂手搗巢，上以報天子之恩，下以明丈夫之志，爲何如此拘牽，而固守尾生之信，以自失此定東南之大機哉？」花天荷道：「此非小弟拘牽，事定有礙，且無論他人辯爭，即有人問一語道：仁兄前所遺者何計，以致成功？叫小弟將何言以對？」柳青雲笑道：「兄若不能對，容小弟代對何如？」花天荷見柳青雲笑得有因，因正色問道：「小弟行後，莫非仁兄更有所聞麼？」柳青雲又笑道：「聞是略聞一二，但不知可好明對兄言？」花天荷聽了，着急道：「兄好人耶？即有所聞，尚不欲言，而又難小弟耶？」柳青雲又笑道：「不是作難，只因事涉於私，有些難於開口。」花天荷道：「爾我忘形至此，尚何嫌耶？而作此越趨之態！」柳青雲道：「既如此言，小弟只得直告矣。前日兄台所定尊夫人，恐無憑據，隨將冊本付尊夫人收貯矣。不期尊夫人係有心之人，自收此冊，朝夕觀玩，竟將破

賊方略，窮究殆盡。適值夏按院被青削天花皮豹二賊圍省甚急，訪知兄台有平蠻之策，急差馬岳持書并厚禮來請。小弟辭以回浙，馬岳懼而不敢回報。尊夫人聞知，因與小弟商量道：「夏按來求花生者，不過欲破此二賊也。今破二賊之方略，明列冊中，何不寫他遺計，以神其用？小弟一時大胆，遂以爲然，因倒上年月，詐作兄之遺計，付馬岳去獻。實危道也。不期夏按台竟以爲神，遂依而用之行兵，僅一戰而破二賊，遂成大功。故有今日之薦也。兄台若以爲功，亦尊夫人之功；兄台若以爲罪，亦尊夫人之罪。小弟雖也與聞其事，而實不知其中之妙也。不識兄台以爲何如？」花天荷聽了，喜得抓耳挖腮，因拍掌大叫道：「快哉！快哉！我花天荷何福如此也？」只因這一喜，有分教：雌雄龍倒易，表裏縫衣成。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賴學霸死裏獲生機

花總戎美中尋不足

詞曰：「欣然作惡，恬然下苦，只好沒冤家，狹路相逢，避他不得，方叫一聲呀！合歡既已作根芽，何不待

開花甜桃不認，翻疑苦李，咄咄費咨嗟！」

右調少年游

話說花天荷聽見柳青雲說獻夏按台的遺計，是他新聘定的女子所作，喜得心花俱開，因對柳青雲說道：「天下怎有如此賢才女子？恰又是我花棟所聘，恰又助我花棟成功，真快事也！今日烏紗已好戴了，白馬已好騎了，正好去謝媒迎嫁，只可恨仁兄又要進京會試，無人引進，却將奈何？」柳青雲道：「小弟到京不中，可速回中，了亦必速回，往返不過三四月。仁兄縱急催赴任，亦須捱到新正，倘能沿途悄悄盤桓，弟自當奔馳趕至，爲仁兄執斧柯也。」花天荷聽了大喜道：「得兄如此周旋，謝知己矣！」柳青雲與花天荷商量停當，知萬萬不可同行，就要別去。花大本見兒作了大官，便也不逼他去會試了。花天荷又留柳青雲住了幾日，見會試

的期近，只得瞞了人，親送他至杭州，方才兩個分手別去。正是：

一步同行一步樂，

片時相聚片時親，

依依戀戀不忍別，

方盡人間朋友倫。

柳青雲別了花天荷上京會試，且按下不表。却言花天荷送了柳青雲回家，早有府縣官時時來請他上道。花天荷因有柳青雲約期在胸中，便東拍西扯，只延挨過了新正，到燈節后，方發馬牌拜別父母兄嫂，即來廣東上任。一路府縣送迎，好不威風。花天荷在路上暗暗思想：「一個秀才，蒙按台力薦，又蒙皇恩重用，若不搗大藤峽之巢，誅瘟火蛇之首，平淨東南，豈不負此一番舉動？」又想到搗巢之策，固萬無一失，但入巢之路，叢雜幽隘，必得一稍有知識，敢死亡命之徒，善觀方便，率衆深入，便無不成之大功矣。心中雖如此想，却一時無人，也只得放開。忽一日，舟行到閩浙交界的地方，只見岸上一個扯繹的船夫，有些熱眼，一時也想不出是誰，因只管注目而視。此時小雨正立在旁邊，忽想來言道：「這個船夫，到有些像福建常樂縣前與老爺廝打的那個賴秀才模樣一般。」花天荷方看明點頭道：「正是！正是！他問徒在此扯繹，想正爲買盜扳賊之事了。」又想一想，自笑道：「這賴秀才雄糾糾一個學霸，詐索人財，不期他運氣低，恰恰撞在我手中，只一二件事，便弄得到這個田步，又可恨又可憐！雖他自取，實是我懲之過重。今青雲兄已自中了舉，料不怕他作祟。今又恰遇我於此，也是他的災星滿了；他縱不才，也曾聖人門下作過弟子的，莫若叫他來誨訓一番，饒了他去罷。」因吩咐船頭，叫把扯牽的第九個夫兒，帶過來。船頭只認作是觀見他扯牽不用力，要拿他責罰，忙跳上岸，就解下他的繹板繩子，叫他過來。賴秀才不知是甚麼緣故，忙分別道：「我好好扯牽，你扯我那裏去？」船頭道：「若是我扯你，你到造化了！是總戎老爺親眼看見你扯得不用力，故吩咐拿你。」賴秀才聽見總戎老爺拿他，連魂都嚇弔了，口中只連連叫苦。船頭將他帶到船上，跪下稟道：「奴懶偷力，船夫拿到。」賴秀才聽見

船頭夫如此稟他，他因跪在舵板上，只是叩頭大聲叫道：「小人是生來沒有大力，實實不是躲懶，求老爺饒命！」花天荷因問道：「你既作船夫，又何沒力氣？」賴秀才答道：「小人不是慣作船夫的，是問了徒罪在驛中，驛中差來扯船的。」花天荷又問道：「你原是一個什麼人，爲作什麼犯法之事，方問徒到此？」賴秀才聽見花天荷細細問他，問到他傷心之處，不覺淚如雨下，放聲大哭道：「小人不瞞青天大人說，小人實實原是常樂縣學中一個生員，只因倚強恃惡，毆打有職官員，故革去衣巾，後來因懷恨不消，買盜扳害良善，不期天理昭昭，那盜當官不執證，扳害之人，反一口咬在小人知情，故此又問了一個徒罪到此。」花天荷聽了大笑道：「依你說來，你這罪是賊害了你，你該怨他了。」賴秀才道：「小人若不買他扳人，他如何能咬我？此皆是天理不容，小人自取之也，怨他也無用了。」花天荷道：「你于今到此田地，還想求生麼？」賴秀才道：「生固不望，但只恨死得污辱無名了。」說到此言，忽又大哭起來。花天荷道：「我若饒了你這污辱之死，叫你在該死中幹件大功名之事，你有胆氣去麼？」賴秀才道：「不瞞老爺說，若以當日衣冠論小人，小人雖出入聖門，實實是個無賴的禽獸；若就今日囚犯中論小人，小人雖日與豬犬爲羣，而廉恥之心，尙未喪盡。倘叨天恩，得脫此污辱之地，而使之蹈湯赴火，死于功名，甘心如飴矣！但恐罪惡深重之人，不能有此自新之路耳。」花天荷道：「你可認得本鎮是誰？」賴秀才道：「小人乃囚犯該死之人，如何認得天官老爺？」花天荷道：「你若認不得，可跪近起抬前頭來，細細看個明白。」賴秀才聽得鎮戎吩咐，只得扶上前兩步，略略抬起頭來，往上一觀，方看見便是縣門前圍着他廝打的監軍。吃了一驚，嚇得魂胆俱碎，只好是連連叩頭道：「小人該死！原來就是花老爺，小人該死了！」花天荷見他驚慌作一團，因吩咐道：「你也不消驚慌，本鎮念你是個聖門中弟子，今一旦污辱至此，雖你自取，實亦可憐！今日本鎮不念的舊惡，也轉認作個故人，欲吩咐驛官與你除了

名字，放你回去，心下何如？」賴秀才聽見，連連叩頭道：「罪人觸犯天顏，死有餘罪，乃蒙天高地厚，不受誅戮，不致其死，真恩德同再造矣。」花天荷因即傳喚驛官來吩咐道：「這個賴船夫，原是個文學生員，本鎮要帶他去軍前立功，你可在驛冊上除了他的名字。」驛官領命而去。花天荷因又對賴秀才言說：「你驛中船夫的名字，本鎮已與你除去了，你這番回去，須要作個好人，不可又去作惡，負了本鎮釋放之心。」賴秀才見吩咐驛丞，果除了船夫的名字，感荷不勝，因再三叩謝道：「小人從前作過無限之惡，花老爺一毫不究，反哀憐死命而曲賜生途，小人雖是禽獸，而受恩如此，亦願項領俱捐，而少報萬一矣。况故土回去，實無面目，適又聞花老爺有功名之路，倘車輪馬足之下，有一勞可效，雖死於湯火，亦榮於今日矣。求老爺再開恩收錄。」花天荷道：「本鎮今日放你，是本鎮之情，你此時又感本鎮，依依不去，是你之情。汝要本鎮收錄，須知收錄之後，設有委曲，為功為罪，則有軍法從事，而非用情之地矣。汝須斟酌。」賴秀才道：「小人沒甚斟酌，自今以後之身，皆老爺所生之身，倘有効用之處，便任老爺死，亦死得有名矣。至於犯罪，又不待言矣。」花天荷聽了道：「今汝能改過自新，發憤如此，後之功名，何患無途？」因替他改個名字，叫作賴自新，吩咐註在聽用冊上，又吩咐賞銀二十兩，叫他置辦衣服。不一時，賴秀才一個扯繹的船夫，竟然煥乎一新矣。正是：

祿莫相中覓，官休命裏尋。貴人抬眼看，便是福星臨。

花天荷一路游游衍衍，忙忙行到福建，已是三月初旬。早已有會式錄報到舡上，看見柳青雲又在三十六名之上，滿心歡喜，料青雲決不至失信，必然趕回。便不沿途耽擱，竟一程一程前進，又不半月，早到柳家了。此時楊夫人與藍玉小姐已知他中了解元，又知陞了總戎，今見他一到，任即來他家，十分歡喜，因叫家人書童請入內廳相見。先拜見過坐下，一面奉上茶來，楊夫人先申謝道：「小子頑劣無知，感荷花老爺訓誨提拔，得能

上進，老身銘感不盡。今花爺大才大志，榮任兩廣，老身又不勝雀躍。」花天荷道：「小姪承令郎惠蒙，互相琢磨，今得名成，上克承先京兆之書香，下足娛老伯母之朝夕，小姪與有榮焉。小姪又托老伯母福庇，欽任廣東討賊，故特來拜謝。」楊夫人道：「小子前日在貴府與花爺相別時，不知可曾有約？花爺幾時回家？」花天荷道：「令郎曾約小姪，殿試過，不候選官，即馳歸，為小姪完前盟，又再三叮咐小姪，留此以待。」楊夫人道：「小子既是有約，定不敢失言。既是這等，又要屈花爺稍住幾日矣。」因吩咐家人收拾大廳後樓屋，請花爺住下，以便官府往來。花天荷辭謝，仍在後園書房內住。府縣官員，一人也不接見。過了十幾日，還不見柳青雲歸信，只管延捱。又恐怕遲了上任之事，若要去，又恐怕親未成，只管耽擱。心下甚是躊躇不決，欲要楊夫人先做了成婚。因悄悄對一個得力家人道：「你說老爺向日為我定的這頭姻事，前日上京臨別時，許我會試畢，即趕回成全。今不見回，我又到任要急，煩你稟知太太說，此親在于何處不消等，你老爺回來，可先作得麼？」家人領花天荷的言語，只得報知楊夫人。楊夫人因向女兒商量道：「這姻事不知你兄弟怎生與他說的？要作親，必待他回來方妙。若等不得，請他先去上任，候青雲同時，送到任上成親罷。」楊夫人將此言吩咐家人，家人就一一稟知花天荷。花天荷又說道：「任上成婚也不遲，只是前日付與夏按台的遺計，說是新夫人寫的，不知內中有甚妙處？若不作親，會個明白，恐此去說差了，露出馬脚破綻了，便有許多不妙。求太太作主，早早玉成了，同到任上，便萬無一失矣。」家人又言知楊夫人，楊夫人又與小姐計議。小姐因暗暗想道：「遺計的冊子，自己所習，有甚不知？定要成親，此必他催親之意。」又細細想道：「不知他為何這急于催婚？莫非少年人慾火過重？」又暗暗想道：「我記得兄弟曾說，他說面目若不與兄弟一般，自願終身不娶，故兄弟不避嫌疑，竟將我許嫁與他。今見他如此急急求娶，又似有個飢不擇食之意，待我探他一探，看是如何？」因暗

暗叫外書房中服侍的兩個童子進來問道：「這花天荷可曾問你麼？」二童子道：「這花老爺當時盤問小的道：『聽得說有一位親眷家的小姐，住在你太太身邊，果然有麼？』小的回他沒有。花老爺只認作小的說謊。』小姐因悄悄吩咐家童道：『花老爺若再問你，你可如此如此，這般這般。』兩個童子領命去了。恰恰這日花天荷在書房中獨飲，飲到半酣之際，忽看見當日初到園時題贈柳青雲的十首絕句，還貼在壁上，又看那邊一道白玉梨花，恰有似柳青雲之貌，因想道：『此雖一時快心之咏，今日看見却轉似有心而問。青雲且許我新夫人與他無二，則此題不但贈青雲，并贈及新夫人矣。可見凡事皆不偶然。』因又向兩個童子道：『我問你話，你再不肯明言。明日你老爺回來，我對你老爺說了，叫你老爺痛責於你，你却不要怨悔。』兩個童子道：『花老爺問小的，怎敢不直說？但恐花老爺問的，正是我家老爺吩咐小的不許我說的。』花天荷聽了大笑道：『既是老爺吩咐，你不許說的，我也不怪你。但你老爺回來，此事是終要對我說的，兩個何不獻些殷勤，先對我說了，也見得你們兩個好意，我決不對你老爺說就是了。』兩個童子又道：『花老爺既許了，不對老爺說，小的便不敢再隱瞞了。但不知花老爺要問何事？』花天荷道：『別的事不問你，只問你家太太與你老爺前日爲我定聘的那位新夫人，如今在那裏？可就在太太身邊麼？』兩個童子道：『不在我太太身邊。』花天荷又問道：『聽得這位新夫人的面目，與你老爺面目相同，不知果有此事麼？』兩個童子道：『像是或者有些像，但是小的們下人如何看得出？花老爺要知相同不相同，除非待小的們悄悄引花老爺去看。』花天荷大喜道：『可看得見麼？』童子道：『明看不便，也只好躲在大樹下，等他到樓門口閒耍的時候遠遠偷看。』花天荷道：『望得見就妙了。不知何日可去？』童子道：『明日飯後同老爺悄悄去可也。』花天荷聽了，不勝大喜，因打

點明日到去偷看不表。却言兩個童子早暗暗入內報知小姐，小姐到次早，因叫三四個丫嬛，檢一個體態穩重的，叫做垂絲，叫他穿戴了小姐的衣飾，扮作小姐的模樣，其餘二三個，仍作丫嬛，悄悄用轎抬到東園花影樓上住下，吩咐他飯後假作看荷，露出容顏，與花天荷偷見。花天荷那裏得知一邊吃過飯後，就催兩個童子同去。二童延捱了半晌，打聽得那邊安排端正，方叫花天荷仍穿了書生的儒衣，悄悄開了後花園門，領得他往東園而來。正是：

蜂蝶慣尋花，花能引蜂蝶，你愛我復貪，誰知有差別？

兩個童子把花天荷引得到東園花影樓下，後面有幾個大柳樹，就藏了身子，回望園內，只望見園中樓上，三四個丫嬛，簇擁着一位盛裝的小姐，倚着樓窗，在那裏看花玩耍。花天荷忙見一位小姐，方定睛一看，你道那女子生得如何？只見他：

眉黛何嘗不遠山，腰肢也瘦似柳般；看來不獨司馬慣，卽我端詳亦等閒。

花天荷看得詳細分明，不覺暗暗大驚道：『柳青雲怎如此說？今幸被我先窺見，若信他的言語，竟糊糊塗塗成了婚事，這却怎生區區喜得他尚未歸，我明日只言上任要緊，且脫身而去，到任之後，待我再設法推辭他便了。』正是：

來如花吐氣，去似柳垂頭；只爲妍俟幻，翻令喜更愁。

花天荷主意定了，遂急急走回柳家書房，叫花灌傳出令來，命管營發牌，通知衆將士明早准行。兩個童子聽見，忙悄悄報知小姐道：『花老爺偷見垂絲，認真是新夫人，看不上日，回來就傳令發牌，明早准行矣。』藍玉小姐聽了，暗暗歡喜道：『這才有些眼力，不是個癡人。』遂對楊夫人說知，叫楊夫人留他，楊夫人因叫家

人稟花天荷道：「老太太拜上花老爺說，家老爺只怕也在早晚回來，求花老爺再寬住一二日，候老爺回家，完了大喜，同去上任爲美。」花天荷道：「再住兩日，候你老爺回來，果真是好，但只是軍機緊急，不敢久留，已發牌明日准行矣。其餘之事，只好上任之後，候軍機稍暇，遣人來謝，那時修書與你老爺商量罷。可多拜上太太，此時要留，恐不能矣。」楊夫人着急，叫家人再三苦留，花天荷決意要行，必不肯住。正在去留之際，忽報柳青雲已二甲殿試，不候選官，已趕歸矣。花天荷雖要出門甚急，見柳青雲將已到了，也只得又住下。柳青雲至家，見了母親姐姐，知花天荷決意要行，隨即走到外書房中來，與花天荷相見道：「小弟爲與兄有約，故星夜奔回，兄何爲失信，要匆匆而去？」花天荷道：「小弟爲與兄失約者，正因仁兄之大失約而去也。」柳青雲道：「小弟在仁兄面上，不言則已，言之一一可復，并無失約之事，請兄面詰可也。」花天荷道：「餘俱不足論，只是仁兄爲弟所定之新夫人，其貌若何？」柳青雲道：「小弟原未嘗許兄太美，不過僅如小弟而已。此前言也，爲何今日忽又過求，豈兄台今日之位高金多耶？」花天荷道：「得如仁兄十之二三，弟願足矣，何敢過求？但恐一痕不似，相去天淵，則將奈何？」柳青雲笑道：「若有一點不似，兄前番相定，便當言之矣，何至今日忽然不似耶？」花天荷聽了，愈加驚訝道：「凡人相戲，亦須有些影響，兄之戲而影響全無，這個姻緣，雖蒙聘定，小弟只因深信仁兄，并不知爲何等人物，今乃言若此，是相欺也！」柳青雲道：「兄台今日貴人也，但知貴人并不自反，小人苦辯，也一時難明，但請以兩言爲決，前日爲仁兄所定之夫人，若是未曾與兄相對過，則是小弟欺兄，小弟曾受其責，若是明明相見，有一點不似小弟，則是小弟欺兄，小弟亦甘受罪，倘僅如小弟，而仁兄以今日之富貴而欲過求之，則非小弟之欺仁兄，實仁兄之欺小弟也。倘兄必不信弟之言，棄盟而去，小弟又何強焉？」花天荷能得柳青雲說得明明白白，只得應承道：「仁兄既於此認得明白，自是小弟多疑矣，謹謝罪。」

以如原約。」因又把已發馬牌收回，依舊住下，住便住下，終有三分疑惑，因又問兩個書童道：「昨日東園看見的，可正是我聘定的這位新夫人麼？」兩個書童道：「怎的不是？」花天荷道：「既然是，何你老爺說與他一般模樣？」兩個童子道：「只怕昨日花老爺遠望，看不明白。」花天荷道：「怎看不明白？若是略有二三相似，也還說看差，竟大相懸絕，如何是一般模樣？想來還是你老爺作成的圈套詐我。」心上又暗暗想道：「我於今官也大了，他又中了進士，都是衣冠中人物，若不早慎於初，徒結了親，百姓盡知，三軍皆見，就是人物醜陋，與柳青雲毫不相似，已是斷木成舟，怎好退悔？到其間縱埋怨柳青雲，亦無用矣，莫若還是今日斟酌於始爲好。但只是柳青雲一段好意，如何辭他？」又暗暗想道：「只是以軍事緊急，恐上任遲了，不便作辭，他也不能十分留我。」又想到：「縱辭了他去，然有天台老人的圖冊爲聘，終是一個不了之局，莫如只說此冊軍中要用，且借了去，容到上任之後，另行聘禮爲訂，他乃明白人，自然就知道了。」正是：

定聘本無錯，多疑誤入迷；姻緣鸞與鳳，反作觸藩羝。

花天荷只因這一借冊，有分教：疑更生疑，悔而又悔，不知後事花天荷如何了悟？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催婚愈急疑李卽桃 觀面始真悟梅代杏

詞曰：「胸中不合，口裏便推托；任你言詞削剝，只思金鈎脫却。美反爲惡，方知是錯；再費調停，婉轉情意，已無着落。」

右調霜天曉角

話說花天荷因看見柳青雲爲他聘下的新夫人不美，立意固辭，因尋見柳青雲說道：「承兄美意，留下小弟成了婚上任，固感不盡，但朝命下已久，况兩廣峒賊朝夕不平，乃風火之事，非比文章，可遲延任意，倘有失

事明日按臺知逗留在此結親，參上一本，便獲罪不小。莫如還是先去上任，把任上軍需料理停當，然後再說。成婚未為晚也。不知兄台以為何如？」柳青雲道：「作親遲速，豈爭一時？但閩廣相距千里，兄舍今日之便，而未料異日之不便，或非上算也。況上任雖不可緩，倘欽限稍寬幾日，或亦不妨。」花天荷道：「事縱無妨，但小弟又想成婚快事，必鐘鼓琴瑟，雍容靜好，方暢其情。若一心挂倥傯之軍務，一心懷淑女之關雎，未免非宜。故小弟求兄少緩也。若慮道路間隔，恐當日之河洲，亦非近地。」柳青雲道：「兄台既不依，小弟何敢相強。容與家母商量，再來奉復何如？」因入內對楊夫人說知道。『花天荷要成婚其急，連孩兒也等不得回來。今日孩兒回來，催他作親，他反推托要去上任，不知何故？』楊夫人道：「有個緣由，你前日未回時，因他日日催作親，又誘書童欲窺看小姐。你姐姐恐他少年人，不論美惡，但以成婚要緊，故將侍女垂絲充作姐姐，住在東園樓上，叫童子引他去看。他因偷看侍女不美，以為面龐相似之言不確，故不願娶而急急求去。」柳青雲道：「原來是如此。怪道我說的話，他俱不信。只是於今怎生挽回也？除非直性說來，叫侍女與他一看，他方信是實情。」楊夫人道：「你姐姐又這等說，事已作過，於今不必了。他要去聽他去，不必苦留。但算來他此去，恐根不斷，定要并册子取去，待他取册子時，却等姐姐自交付他，看他作何景况。倘他也看得平常，取了册子竟去，這段姻緣，可置勿問。若是看見姐姐，知東園偷見是誤，仍伏相求，那時慢慢再奈他一番，再商量成婚，方覺有趣。若此時苦苦求他，未免減興。」柳青雲聽了大喜道：「有理有理！」因又走出來見花天荷道：「兄台之言已對家母說了。家母道：『功名大事，豈可誤他？婚姻早遲些不妨。』兄台要去聽憑發牌可也。」花天荷道：「仁兄相諒，還有一事，求兄台為弟周旋。」柳青雲不知何事，花天荷道：「向日行聘禮的這個天台仙人的册子，留收此處，一無用之物，但小弟此去，行兵又一刻不可少的。若是早成了婚，雙雙攜去，不必言矣。不期今日婚尚

未成，而上任之事，又匆匆不可少待，若無此册，則用軍行兵，便一無所恃矣。欲求仁兄大力，為弟設法，取了出來，容弟到任上，即使人補聘何如？」柳青雲聽了，并不驚訝道：「正是！此册乃仁兄破賊之要本，如何可少？況留此又無用，自然要設法取去方妙。但前日是仁兄親手納於家母處，為行聘之用者，若今日小弟私自取出，便近於兒戲。小弟只好將兄台之意，先與家母說明，待家母明日亦親手交付仁兄，方是道理。」花天荷道：「該是如此。但只小弟去見老伯母，甚是無顏，為之奈何？」柳青雲道：「大丈夫作事，當行則行，可止則止，何謂無顏？」到了次日，柳青雲果同花天荷入去見楊夫人，楊夫人先言道：「昨日小子言及花爺上任，要向日行聘的册子，若在老身處，即當取出奉還。但昔花爺行來時，我恐沉伏在此，誤了花爺之事，隨即交付所聘的尊夫人收貯了。惟尊夫人收貯以後，因日夕觀玩，得知其中詳細，故前番大胆代花爺出來遺計，僥倖成功。若是成了婚，同花爺上任，或習此以佐花爺之軍務，况花爺又因上任緊急，沒工夫結婚，則此册留了，有何用處？合繳還花爺。昨日小子雖說，老身以為未確，故未曾着人去取。今花爺既自來取，果是真的，即當差人到東園去說，請他明日帶了册子來，親自交與花老爺，也可完了一件首尾。」花天荷前日行聘，今日又索聘，自覺理虧。今見楊夫人輕輕數語，不覺面上紅一塊，白一塊，但低了頭默受，只聽了說：「明日親手交還。」方打一恭道：「是！」遂退了出來，自心暗暗道：「這樣事雖做得無趣，然甯受些沒趣，若娶了那個夫人來，便是終身之累。」又暗自歡喜。到了次日午后，楊夫人又着老家人來請花老爺到內廳說話。花天荷要見柳青雲同入，又一時尋不見，要訪一會，又恐怕誤了那册子，又生他變，只得呆着臉，獨自一個，跟了老家人來到內廳，悶坐。坐了半晌，楊夫人方先出來說道：「昨日奉花老爺之命，即傳示尊夫人，尊夫人云：花爺之册，係因何付他收貯？蓋為行聘也。行聘者，蓋為婚姻也。今既要繳還原聘，則婚姻不必再言矣。也要與花爺說明。」花天荷道：「小

姪當日以此册定婚者，以為婚後册自歸矣；不期今不及成親而匆匆要行，此册又為此行不可少，故求老伯母權且借去，容到任後別行聘，若淑人多疑，再看機緣亦可也。」楊夫人道：「既已說明，何必多議！」便吩咐丫嬛快請小姐出來交册。丫嬛去不多時，忽中門開處，一陣香風，十餘個丫嬛簇擁了藍玉小姐，從中嬈嬈婷婷走了出來，又一個丫嬛捧了册子，却走在前面。花天荷忙定睛一看，只見那個女子生得正是：

宛從天降，神色驚人，儼若仙臨，奇容絕世。欲認作花，而牡丹芍藥終含草木之羞；將稱為鳥，而威鳳祥鸞未免羽毛之愧。不肥不瘦，而亭亭勻勻之肉；自生香，不短不長，而風風流流之骨。龍吐秀，微微一笑，而舉體嫣然，當之者不禁魂消悄悄一窺，而周身靈動，遇之者難辭魄散。眉畫遠山，而煙痕細細；明柳葉為粗目，凝秋水，而清影澄澄，嫌星光太露。行將來步步金蓮，輕盈堪愛；指顧間纖纖玉笋，柔素可憐。最妙乃揚君子風流，無一癡香奩脂粉氣；過人是擅淑人才調，有百篇彤管雨雲才。

花天荷望見藍玉小姐遠遠而來，就如天仙一般；及到廳前，再一細視，却與柳青雲面目毫釐不爽。但覺高鬢雲環，翠眉蟬髻，花天荷更以為比柳青雲容光飛舞，嫵媚可人，心下暗吃一驚道：「原來這是真小姐，前日看的差了，於今却怎生反口？」正在着急，只見那女子立在楊夫人身旁，看了花天荷，深深一個萬福。花天荷此時忙作一團，只得低頭側身答禮。拜罷，那女子遂叫捧册手的侍女把册子交付楊夫人道：「母親傳來此册，原說是花家行聘的行聘者，定婚姻也。既以婚姻而行聘，豈有婚姻未諧，而先索聘物者？蓋絕婚姻也，既絕婚姻，強留聘物，殊覺無顏。今謹如命奉還，望母親交納明白，以斬葛藤。」說畢，依然帶了衆侍女，從中門入去，隨將中門關了。花天荷竟看得呆了，欲開口挽回，自知理短，一時又措辭不來，只得睜着眼出了神。楊夫人說道：「花老爺不必出神了！幸喜册子取出在此，也就完了一案，花爺好放心榮行。」隨叫侍女把册子送了過

來，交花天荷。花天荷忙止住道：「這册子今日取不得了。」楊夫人道：「此册乃花爺軍中必用之物，故再三欲取去，今已僥倖取出，為何又說取不得？」花天荷道：「小姪納此册與老伯母者，求老伯母為小姪定婚也。承老伯母推令郎同盟之愛，為小姪作聘淑女，又蒙淑女不拒珍藏久矣，則百年姻眷已訂於此，不待言矣。豈有復取之理？昨偶有此言者，蓋與青雲兄商量，以此册乃軍中日夕所需，彼此既忝至親，以心相印，何妨借用，以應一時之急？故小姪敢大胆求老伯母周全，不期適聞淑女之言，似不察鄙衷，而有斥責之意，則小姪妄取，以作名教中罪人，尚望老伯母垂慈送入，勿負大盟。」楊夫人聽了，沉吟半晌，方說道：「花爺之命，無有不遵；但此言覺有些難於出口，向日花老爺納此册者，為訂婚也。既是訂婚，則聘之所在，豈有已訂復欲取聘之理？老身昨日往取，豈伊所喜？老身不得已，因以勢諭之道：「今日花爺尊官也，非昔日花爺之比，雖強留成婚，恐心不相對，亦難和諧。」故今日唯唯聽命，而繳還，既已繳還，仍欲再致，恐婚姻大事，不便如此之出乎反乎也？還求花爺上裁。」花天荷道：「輕舉妄動，小姪之罪，百口不辭；但求老伯母念前日一番相與之情，曲為周全，必令此册再入妝台，則感恩不盡矣。」楊夫人道：「册子要送入不難，但既已取出，今又送入，則明日又安知不可再取？殊不足為定矣！既不足為定，則送入與不送入，同也。花爺莫如且收去，以備軍中之用。况淑女聘雖退出，且幸尚待字閨中，花爺若不忘情，俟此去成功之後，或如此言，再作機緣，亦未為不可也。此時必欲強納，殊覺不情。」花天荷道：「既此册老伯母不欲送入，只好權且存在老伯母處，亦與送入相近。小姪是決不敢收去，小姪若收去，則罪戾益深且重也。」楊夫人道：「留在老身之處，自不妨，但花爺此行要用呢？」花天荷道：「小姪此事不明，何敢走馬而去？」楊夫人道：「花爺行期既尚可緩，再與小子商量可也。」花天荷因退去，百分悔道：「一件好事，已完完全全，若聽了柳青雲的言語，竟作了親去上任，婚姻前程均

已錦片矣。却自多疑，要去偷看，却又偷看差了，以為不美，反去索聘，誰知竟是一個絕代佳人！反束怒於心，使他心內生噴，真可謂當面錯過。此在一時作事顛倒，想起來總是我花天荷無福消受也！」又想到：「事雖作拙了，然猶喜其人尚在，只消再央柳青雲同楊夫人苦苦去求，或者還有幾分指望。」因叫小雨去尋柳青雲。小雨去尋了半晌，總不見，因對花天荷言道：「柳爺的轎馬俱在，又不曾出門，怎再尋不見？方才送册子出來的，那個小姐，倒如柳爺，莫不就是他妝扮了，要老爺的？」花天荷聽了，細想道：「此話到也有三分可疑。天下雖有相似之人，却從無如此之一痕不爽者，一可疑也。柳青雲許我面目與他相似，已為既作了親，便不相似，他無可奈何，今既看破，親不可成也，因假妝淑女以踐其言，使我懊悔亦未可知，二可疑也。每日朝夕不離，乃今淑女退册緊要之時，轉不見他，一隱一現可疑也。有此數疑，安肯信以為實？况他淑女行藏，至今不肯明說，焉肯叫他明明相見？由此想來，一定是他假妝無疑了。只是於今怎樣摸捉他的破綻？」又思了半晌，忽想出一個主意來道：「我於今只苦苦扯了柳青雲，央他又送册子入去，他自然推辭說不肯受，我再逼他當面不受，有人無人，便真假立分矣。」正想定主意，忽柳青雲走來說道：「家母說道册子已取出還兄，正好榮行為何又不發牌，而復二三其說，何也？」花天荷看見柳青雲，面目如洗滌，髮似重梳，一發狐疑道：「是了！」因說道：「這且慢論，但我叫人各處尋兄，竟不見蹤跡，兄且說，這半日躲在那裏？」柳青雲道：「納册美事，故樂於為之，今繳册退婚，未免於顏面有傷，因暫避一時，希圖完事，不意仁兄又作餘波，却是何意？」花天荷道：「繳册退婚，不美之事，小弟已自為之矣，而納册美事，尚望仁兄為小弟一圖。」柳青雲道：「不知仁兄納聘，更於何處？」花天荷道：「聘豈有兩納之禮，止不過誤取出者，仍欲歸正納入耳。」柳青雲笑道：「既仍欲納入，初時就不該取出了！」花天荷道：「初時取出者，求至親以情諒也，今欲納入者，畏淑人以禮責也。」柳

青雲道：「淑人既已禮責，又肯復納耶？」花天荷道：「淑人若不納，全仗仁兄與老伯母之大力，納之可也。」柳青雲道：「納之雖可，納而不受，為之奈何？」花天荷道：「納者，仁兄為小弟之情也，納而不受，則是淑人方嚴之命也，是所甘心也。若未納而預備其不受，則淑女之命尚不可知，而仁兄已先代為拒絕，豈小弟諄諄懇求於仁兄之意哉？尚望仁兄與老伯母為我花棟極力一請，若淑女必不允而面叱之，庭辱之，則我花棟雖死亦甘心焉，不知仁兄以為可否？」柳青雲道：「仁兄既如此般，有何不可縱納入而萬萬以為不可，亦不過徒費一番周折耳，有何傷哉？當與家母言之，再報仁兄之命。」花天荷道：「仁兄肯如此用情，則小弟感且不朽矣。」柳青雲因入內與楊夫人并藍玉小姐笑說道：「花天荷因看錯了垂絲，欲急急索聘，今見了姐姐，又追悔不了，方才苦苦求我與母親，還要把册子送入。」楊夫人道：「這却怎處？就納册，只怕姐姐不消見他了。」柳青雲道：「姐姐還要見他一次。」楊夫人道：「何以還要見他？」柳青雲道：「方才還他的册子，因孩兒不在面前，他心上疑惑，姐姐是孩兒妝扮的，必要母親與孩兒再當面求姐姐出來，拒絕他一番，他方甘心踢地而求也。」楊夫人道：「此情或亦有之，姐姐總是要嫁他的，便再見見不妨。」母子們算計定了，柳青雲出見花天荷道：「弟與家母再三勸其受册，他只是執定不允，家母惱了，因逼他道：「花爺於今官大了，我們不便回他，必不受聘，你須自去辭他。」他說：「女子守身當以禮，豈可任人取去？前花爺既以册為聘禮，非不承命，乃守之年餘，儼如一日，今忽棄而取回，豈禮也哉！然花爺今日貴人，雖行非禮之事，何敢與爭？只得忍辱退還原聘，聘已退去，則恩已斷矣，義已絕矣，相逢陌路，豈有再受欺侮之理！母親可辭則辭之，若母親不便辭，即兒面辭之，亦無不可也。」已許面辭，但小弟想聘已繳出，婚事料難復諧，况兄台以雄飛萬里，何患天下無一女子，而必戀戀於此，倘相見時，女子無知，又心懷忿恨，或出不遜之言，兄台還是安受之，還是與校之與校

之則理屈，安受之又失體。以小弟論來，到不如從此面止之為妙。」花天荷道：「兄言差矣！凡人之相與，有恩當報，有情當感，有屈當伸，有疑當白，即此有過亦當承，有罪亦當受，安可不清不白，而糊塗去之！必求仁兄引之，當面回絕，縱使一死，亦甘心受之，斷不畏葸。」柳青雲道：「仁兄既要面討沒趣，便約來日見之可也，倘有觸犯，不干小弟之事了。」正是：

有心人對有心人，各弄機關各自神；
不是翻翻還覆覆，怎知情愛百分真？

柳青雲既許了花天荷面見辭聘，還想延住他兩日，當不過花天荷朝夕催逼，只得與母親姐姐說明，約他面見。花天荷認定小姐是柳青雲妝的，胸中拿穩了柳青雲要推托，不期柳青雲竟約他面見。到了這日午後，柳青雲自來邀花天荷道：「家母已在內廳相候，兄可自進去見罷。小弟恐怕相見時，有不遜之言，唐突仁兄，仁兄或者量大，受之不覺，到叫小弟難過，小弟不敢奉陪。」言訖就要走出去。花天荷一手扯住道：「正要借重仁兄鼎力，解勸一二，兄若不肯去，小弟沒了把本，如何使得？」柳青雲被花天荷扯了不放，沒法擺佈，只得同去入到內廳，就叫侍女報知楊夫人，楊夫人又出來相見道：「小女說聘已交還，尙有何說？只是不肯出來。」因看着柳青雲道：「花爺定要面說明白，他已苦苦推托，你可再入去說一聲。」柳青雲聽了，忙起身入內，花天荷又忙攔住道：「青雲兄去不得，還求老伯母勞一位令婢去請罷。」楊夫人因沉吟道：「叫誰去請好？」又吩咐一個丫頭，可叫垂絲來。丫頭領命，去不多時，忽叫了一個侍女來了，你道這侍女是誰？怎生模樣？柳也腰肢面也花，何嘗雲髻不歪斜；慢言終是青衣列，曾向東樓作大家。

花天荷一眼看得，早見這個侍女，正是他樓上偷看的小姐，心下方驚駭道：「原來此人不是小姐，却是侍女妝來哄我的。」正想之間，忽聽見楊夫人吩咐那侍女道：「你可入去對小姐說，花爺的聘冊，他自在這還

要交納入。小姐受與不受，必消自來說個明白；兩下傳言，恐有差錯。」那侍女領命而去。不多時，又來回復道：「小姐說，前日是受過花爺之聘，與花爺有婚姻之約，故不妨相見，今聘已交還，與花爺毫無瓜葛，恐再相見於禮有礙，乞花爺相諒。」花天荷道：「聘冊小姐雖然交出，我花天荷實未收去，婚姻之事，尙然如故，故敢相見。就是小姐執意不允，亦消當面一言而決；若不當面一言，小姐以為婚退矣，我花天荷又以為婚已成矣，明日到任，行起大禮來，到此參差，豈不費周折？還求小姐曲賜一面，以定其盟。」楊夫人亦吩咐道：「你入去說，這花爺乃我家恩人，又係通家，即無婚姻之約，亦不妨相見。况前日已見，今又何嫌？且我與花爺俱在於此，又非私室，快請出來。」侍女又入去半晌，方有一個丫頭來報道：「小姐出來了！」又不多時，藍玉小姐又帶幾個侍女，只開了中門，走了出來，對了花天荷一個萬福。這回打扮，更比前日不同，真個是：

桃絲桃葉牡丹枝，不是尋常草木姿；
嫵媚入神新睡起，嬌羞出格晚妝遲；
十分波俏為眉靨，一種芳香是口齋；
若問古人誰比效，慧過南子比西施。

花天荷看見小姐，果是另有一個，不是柳青雲假妝，心下又驚又喜，又追悔從前誤事，忙忙立起身了，連連打恭作禮請罪。只因這一請罪，有分教：女子舒眉，男兒屈膝，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喬耀丈母覺硬主婚 滑突媒人幾空着急

詞曰：「婚姻一片，強逼他生變；及至周全方便，又是一番情面。斧柯雖見，是非都未辨，兩下空埋空怨，又立糊塗案卷。」

話說花天荷看見小姐，果是另有一位，與柳青雲一般的模樣，方信柳青雲從前為他行聘定婚，俱是真情。

實意，反是自己多疑過慮，作拙了事情。正急得沒法，忽聽了那小姐斂容而言道：「賤妾雖一柔弱女子，亦曾攻習詩書之教，頗以禮義自持，決不可苟且失身，任人棄用。前已承君子之下眷，不鄙葑菲之陋，用申苻菜之求，俯賜仙冊，以代紅絲，自幸終身有托，故日夕觀玩，習其方略，以佐君子之下陳。拒意侍命至今，不知君子有何所見？又何所聞？忽藉元戎之尊，坐索原聘，使慈母不敢以名教主持，義弟不敢以風化勸阻，何況妾之柔弱，安敢他言？故隱忍而繳還原冊，聘既交還，若以世法論之，君子與妾相逢，已如下山矣。不知君子之何所見？又何所聞？忽又納冊以續前盟，視夫婦人倫，真如兒戲。在花爺位高金多，固可橫行不顧；在賤妾性情劣頑，亦未便隨人顛倒。花爺初待舍弟，可謂義矣；乞求仁心，善其終，以成全始之大義，使賤妾伏時，得以苟安於地下，又是君子義外以禮也。倘欲必以貴任棄取於一時之喜怒，則妾雖賤，恐亦不能從命矣。」花天荷連連打恭道：「請罪！請罪！夫人見責，言言正大，我花棟雖有百口，亦不敢不致一言以謝過。今日復敢抱慚以請者，以夫人具慧眼於世俗之外，置深心巧慧性之中，欲求夫人略諒我花棟一時昏瞶狂妄之事，而稍知察我花棟夙於慎求之心，得蒙垂佑，察知一二，則是花棟今日既就誅戮，亦可作一個不負咎之鬼。」楊夫人聽了，因在旁幫襯說道：「花爺既有深情，何不剖明大家也好體面。」花天荷道：「我花棟年已過二十，若肯亂就婚姻，此時金屋藏嬌久矣；只因癡心妄想，絕代佳人，故隻身至此。前承青雲憐我花棟一身孤另，許結婚姻，因又承青雲知我花棟志在佳人，許以面目相同，故快而納聘，此固感青雲之愛我也。但恨青雲既聘之後，不告行藏，雖言名姓，而名姓之近於烏有，凡有所言，半吞半吐，似真似假，使我花棟半信半疑，終夕綢繆，以為天下豈復有相似青雲之美人？或借此以周全友誼，倘被其愚，則終身失望。故東西探訪，不意命多魔劫，又為有心人所弄，以假亂真，兼之花棟耳目不聰，遂致一時受盡得罪夫人，細細思之，此皆青雲之誤我。今得仰觀夫人之天姿，方

知青雲字字出於真談，所言其相同者，尚屬模糊，未盡其美也。因追悔其狂，為即俯伏以請荆，奈事已作拙，可謂獲罪於天，無所禱也。今又犯顏請見者，益念事雖拙作，以事原心，則我花棟實非真知有夫人而敢於冒犯也。即敢冒犯者，亦不過止冒犯假充夫人之侍妾耳。」楊夫人與柳青雲聽了，俱大笑起來。藍玉小姐也微笑一笑道：「君子之用心，固自有理。但聘冊既已退出，再無復行納之禮，既不可復入，婚姻有關名節，寧可被棄，決不可他圖，謹守閨中，以答君子之用心。若強奉枕衾，逼侍巾櫛，恐非義之所當取，則萬萬不能從命，言盡如此，乞君子思之，諒之。」言畢，竟帶了衆侍女仍入中門而去。正是：

不是佳人要買乖，

止愁夫婿薄裙釵。

為因爭禮又爭義，

始見因緣一世諧。

花天荷見藍玉小姐又正拒一番，竟入去矣，無可奈何，只得再三跪求楊夫人道：「此事實是小姪作差有罪，却幸夫人聽察守禮，有不他圖之言，此猶是小姪一段機緣，必求老伯母推從前之愛，終始玉成，則恩同再造矣。」楊夫人道：「兒女性情，且宜緩圖，不可急致。他既有謹守閨中之語，自無改移，從容勸慰，婚姻自成。花爺上任之欽命緊要，不及久留，以老身論來，到不如花爺且攜了冊子前去上任，以完朝廷破賊的正事，再慢慢料理婚姻，未為晚也。何必急在一時，惹他唐突？」柳青雲亦慫恿道：「家母之言，最是有理。天荷兄不可不聽。」花天荷道：「承老伯母與青雲兄美意，未嘗不是金玉之言。但我花棟看得功名甚輕，佳人難得，今日既目見了不世之佳人，而不至誠意洽以求，乃舍之而去，以全身外功名，我花棟雖愚，亦愚不至於此。且始之索聘，不知有佳人也，雖得罪於佳人，猶可自解；今既見佳人，已悔而謝罪，又謝之不力，復以功名而去，縱佳人不我罪，我花棟亦對佳人而有愧矣，又何取焉？」楊夫人道：「花爺所說，俱是有情之言，但恐遲延軍機，却又奈何？」花天荷道：「遲誤軍機，不過罷官革任，我又不曾動他錢糧，失他地官，有罪亦輕，安肯舍此而去？」楊夫

人道：「花爺既執意如此，且請再住幾日，容老身再細細勸他，或者他有回心，亦未可知。」花天荷因謝道：「多承老伯母垂情！」遂打一恭，同柳青雲退出了到書房中，只是埋怨柳青雲道：「兄既是實為小弟結此良姻，何不正言正色，使小弟敬而從之？乃吞吞吐吐，假假真真，使小弟疑疑惑惑，將一天好事，弄到這個田地，不知還要算兄之功，還要算兄之罪？」柳青雲道：「小弟本是正言，仁兄多疑多慮，只認作遊戲，豈容小弟作主？為功為罪，只合聽兄裁奪。」花天荷道：「功罪且慢論，只是這事，雖然決裂，畢竟要在仁兄身上，為弟保全，却推托不得。」柳青雲道：「這不是推托，但淑人所怪者，仁兄反聘也；怪兄反聘者，以仁兄輕棄之也；既怪仁兄輕棄，豈旁人之言，所可解免，必竟還是仁兄自致珍重之情，至再至三，則淑人之意，可以挽回，就是方才見面，言詞甚厲，被兄分割一番，忽改為恪守閨中之約，試思「恪守閨中」四字，却為誰守？此挽回之機也。仁兄與其求別人挽回，又莫如自己慢慢挽回也。」花天荷道：「兄台之言，可謂深得其情，但千求萬求，僅得一回，今已謝絕，豈再可見小弟縱巧舌如簧，則亦難入淑人之耳，却將奈何？此又不得不求之別人也。」柳青雲道：「小弟聞古人有千里面談者，豈盡賴之口舌？」花天荷聽了，忽然感悟道：「是呀！我花天荷何一時懵懂至此？詩可以感人，何不作詩數首，以自明？」到了次日，果然題了三首五言律詩：

- 其一 欲乞神仙侶，商量一片癡；只因探麗質，幾復誤紅絲；
- 其二 顛倒河洲夢，尋常桃李枝；韶年過二十，孤另尚如斯；
- 其三 絕代曾經許，何嘗信有之；幾番勞顧慮，五夜費猜疑；
- 其四 俏影驚初見，芳名話不虛；於天隨獲罪，還乞念情癡；
- 其五 忽從天上見，始恨管中私；氣逆雲霞質，魂消冰雪姿；

緇衣雖恨晚，抹馬尚非遲；泣涕求恩赦，原情幸諒之！

花天荷作完了三首詩，用長箋寫了，又拉了柳青雲同入後廳，請出楊夫人來，恭恭敬敬拜了四拜，將詩呈上，求其轉達。楊夫人連忙遜謝道：「花爺有詩，自當交入，何敢勞此過禮？」花天荷道：「非過禮也，小姪子苦懷，不能申訴，聊借此以求淑女之垂鑒耳。」楊夫人道：「花爺既如此殷殷，花爺請坐了，容老身自交入內，就道達花爺鄭重之意。」花天荷道：「承老伯母如此垂慈，感激不勝！」楊夫人遂拿詩箋，竟走了入去。柳青雲就要邀花天荷出去，花天荷道：「老伯母既命坐，又自入去，敢不俟命。」柳青雲道：「仁兄的佳作，意婉情深，也等他細細觀玩，識出其中之妙，或可感觸；若立討回音，草草看過，不達仁兄妙處，並非佳兆。」花天荷低頭沉吟道：「這也說得是，但我坐此候信，遲速聽之，又無人催促，或亦不妨。」柳青雲強不他去，只得相陪坐下，叫侍女送茶。方吃了一杯茶，只見楊夫人早走了出來，對花天荷說道：「花爺佳作，小女捧誦了，十分欣羨，欲要奉和，又恐於禮有礙，欲置之而不答，又恐不順人情。老身再三慫恿，方才和了花爺三首在此。」因叫侍女送上道：「花爺請看，便知淑人之意。」花天荷聽得已經和了三首之言，早先暗驚道：「怎頃刻之間，又和了三首？如此敏捷，不知作何嬌語？」接到手展開一看，只見上寫道：

- 其一 好迷雖不願，獸想未為知；但即思雙美，緣何惜半絲？
- 其二 豈真無耳目，還是薄花枝；美玉遭遺棄，百年甘蘊斯；
- 其三 心迹雖能昧，何須復顧之；似非人說謊，都是自生疑；
- 其四 垂青分白亂，美惡辨公私；一欺遭辱甚，眩玉得毋癡；
- 其五 橫倚金銀氣，浸凌草木姿；

掛弓宜及早，歸言不嫌遲；本不當酬和，憐才一續之。

花天荷看了一遍，不覺狂喜起來道：「怎淑人有如此敏捷詩才！」再看一遍，又不覺狂喜起來道：「怎淑人有如此風雅詩才！既和得韻脚清真，又和得情性雙美。讀一過，既令我花棟欠理，又令花棟生感，我花棟四海求凰，以爲必不可得；今日遇此絕代佳人，又與他有約，乃多疑多慮，自作其孽，以致朱陳不能和合，則我花棟空具鬚眉，生不如死矣！」因望着楊夫人又深深一拜道：「此事要求老伯母垂慈，救花棟之命！」楊夫人見了，慌忙立起道：「花爺請尊重！這都在老身身上。」柳青雲因亦勸道：「天荷兄不必如此着急，你不見和詩中「歸言不嫌遲」豈不又關一線乎？且去散散，不要過於匆匆，有傷大體，使人看見不雅。」花天荷沒奈何，只得袖了和詩，隨柳青雲出來。到了書房中，只是長吁短嘆，看一回和詩，又頓足追悔。一回柳青雲取酒與他對飲，百般開慰，他只是快快不樂，催之不飲。正是：

鴛鴦消息憑誰問？柳思花噴只自招。早識陽台雲雨在，豈留芳夢到今宵！

柳青雲見花天荷情緒無聊，不茶不飯。因入內與母親姐姐商量道：「花天荷也奈何得他夠了。若只管耽延，誤了他的功名，豈非自負？」楊夫人道：「這也說得是。你看事勢，就許他作親也罷。」柳青雲得了母命，因又出來見花天荷道：「兄不必只管愁煩了，家母方纔與小弟商量道：「花爺不顧功名，戀戀於此，淑女又推推阻阻，不肯應承，兩下耽擱，豈成事體？」莫若擇個吉日，待家母硬作主張，竟送兄台入去成親，淑人縱守禮也不好十分違拗家母，大家再相幫勸勉，料他也不敢推辭。不識仁兄以爲何如？」花天荷聽了，不覺喜動顏色道：「倘得老伯母與青雲兄如此成就，真三生之幸也。但不知此吉期可能就擇的麼？」柳青雲道：「擇吉日甚易，只是還少一個相知的媒人，小弟在此尋思。」花天荷道：「待小弟去求府縣兄台以爲何如？」柳青

雲道：「府縣雖好，但甚不相知，請將來未免生生疎疎，到要酬他。」正說不了，忽花灌傳了一個稟見的手本進來，交上花天荷展開一看，只見上面寫的是：

「標下聽用材官馬岳稟叩見。」

花天荷看了，因對柳青雲說道：「馬岳既來到，要算個故人，莫若就叫他作個媒人罷。」柳青雲聽了，因想一想道：「這到使得，等他入來見過，仁兄小弟再向他說。」因馬岳此時是花天荷的屬下，恐相見行禮不便，又差花灌傳令，領馬岳入去。馬岳到了內室，看見花天荷就先跪下去稟見，花天荷因立起身來，以手一拱道：「你是故人，免行此禮罷。」馬岳答道：「材官職在犬馬，正要効勞，求老爺青目，敢不叩見。」因叩了四首，花天荷方才叫他起來，既住問道：「你此來所爲爲何事？」馬岳因取出一角文書上呈，又稟道：「此乃夏按台老爺差材官賚上的，按台老爺說，搗巢的上命緊急，求老爺星夜上任。」花天荷拆開文書看了，知道催他早些上任的文書，因放下道：「上任搗巢，我自任心，但有一事，要耽擱幾日，事一完即刻行矣。」馬岳又稟道：「上任乃朝廷大事，不知老爺更有何事？」花天荷道：「你要問此事麼？青雲兄自然要與你說。你遠來且暫去歇息。」馬岳見花天荷吩咐歇息，不敢再言，只得退了出來。直走到外廳，早有柳青雲接了與他相見。馬岳此時已知柳青雲中了進士，是個貴人，施禮十分謙遜。禮畢坐下，因說道：「柳爺高發，小官奉按台之命，匆匆而來，還失於恭賀，乞柳爺勿罪。」柳青雲道：「不敢。」隨即問道：「前日馬兄取去的遺計，小弟甚是耽心，不知內中是甚計策，竟成大功？」馬岳道：「連小官也不知道，只是夏大人心中明白，故所用的兵將，殺峒賊就如砍瓜切菜。夏大人因花爺遺計神妙，成了大功，故上奏朝廷，要花爺去任兩廣搗峒賊之巢。朝廷見奏，花老爺能搗峒賊之巢穴，便十分觀喜，因即准了夏大人的荐本，陞花老爺做兩廣總戎，立望其成搗穴之功，故夏按

台大人着急，差我小材官星夜來請花老爺去上任。小材官方才已再三稟知花老爺，不知花老爺却爲着何事，尙在遲延，不肯就去上任。但上任之事，已奉朝廷聖旨，乃是就延不得的，還要柳老爺代言一聲。」柳青雲道：「花老爺也別無他事，只因前日曾聘定了家姐，今要成了婚，以便好同去上任。」馬岳聽了，一時也摸不着頭路，只得支吾道：「此婚若是久定下說妥的，只待嫁娶，便早晚可以成婚，有甚難處？只消幾日工夫，便可行了。倘或還是阻滯，又不如上了任，待搗巢成功，再從從容容，以偕秦晉，未爲晚也。何必匆匆草草，結得不暢？」柳青雲道：「聘定已久，一毫也無阻滯，今吉日已定，百事俱備，只少一個相知的月老，因此遲遲。今馬兄來得甚，是湊巧，彼此相知，只得要借重了。」馬岳聽了道：「方才花老爺說有事要用材官，又言柳老爺還有事吩咐，想就是此了。」心下十分要推托，却一時沒法，只得勉強言道：「花老爺與柳老爺吩咐，敢不承命，但恐上官的大喜事，小官下屬怎敢動襄？」柳青雲道：「冰人月老，從不論人馬兄推托不得。」馬岳口雖應允，心下却暗暗吃驚道：「這花總戎也不是個人了。前日我來議趙小姐婚事，你既定下，柳小姐便應該辭我，爲何竟以碧玉連環作聘，把趙小姐定了，使趙小姐在家癡癡作守，你既聘定了趙小姐，今僥倖作了這等大官，就該快快去上任，要他作夫人，以完花田一段佳話，却又何到先在此處要與柳小姐結婚？論起理來，甚是不通。若在當日，便該說他幾句。况趙參軍與你議親的時候，你還是一個幕府的名色監軍，趙參軍自己嬌生嬌養的千金小姐，肯許嫁與你，雖說是自花田起見，却也是一段好意，你今日做了兩廣的總戎，怎便自大起來，看人不在眼內？說也不說一聲，竟在此處又另結婚，竟不管趙小姐與趙參軍的死活。前日趙參軍聞知他陞了總兵，合室好不快活，衆親友賀喜的酒，也不知吃了幾多？只望一個總戎女婿到任來結親，以爲榮耀。他明日竟同了新夫人雙雙去上任，此日趙參軍反是他的屬下，又不好去講，怎不生氣？參將生氣，還猶自可，只怕這趙小姐得

知了，還要氣死哩。若此事與我無干，那去管他？况此事又正是我的首尾，豈有個不埋怨我的道理？今柳家又要我作媒，我又無法回他。明日趙家知道，不說他們久定下的，只認做近來的新事，一發要恨我作冤家了，如何過得？」心下躊躇個不了，欲要發些言語，攔阻他們，又見柳家鋪毡結采，笙簧鼓樂，火樂花砲，筵席酒水，日備辦料也攔阻不住，欲要對花天荷細說一番，花天荷此時已作了總戎，入見要使人傳稟，及見了面，說話又有許多不便，不能盡情，又要對柳青雲說明聘定趙小姐之事，又見柳青雲是個新進士，正與匆匆嫁他的姐姐，怎好開口？若開口，不但柳青雲不喜，花天荷聽了，豈不抱恨？千思百想，無法止他。想來想去，忽想到止他不住，也要提他一句，免得明日他又說是一時忘記了，要入去面稟，又傳請費力，因寫了一個大紅手本，瞞着柳青雲，夾花灌暗傳達與花天荷看。花天荷接了，拆開一看，只見上面寫的是：

標下聽用材官馬岳叩稟

前蒙

老爺所發碧玉連環一件，以代紅絲事，趙參將轉付其女趙小姐收貯爲聘矣。迄今經年，恪守不二。今幸玉旌遙臨，威揚兩粵，趙參將不勝雀躍，以待後命。懇

恩批示

花天荷看了，暗笑道：「他見我在此成婚，只道我忘了前盟，故如此着急。我代友深心，他如何得知？也怪他不得。」因於手本上面批一筆云：

花田之盟，既以碧玉代紅絲，自有青雲成吉士，可安俟之。候本鎮到任後，即當使之踐盟，必不有辜淑女，可諭知之。

花天荷批了，依然叫花灌傳與馬岳看了，又驚又疑，喜的是毫不推辭，疑的是莫非娶兩個？然而不敢再問，只得且放在一邊，那裏得知花天荷別有用意，句中含的啞謎，正是：

冷暖何曾爲識我？陰晴不便與人知。枝頭只待開連理，方信春風是護持。

馬岳得了此批，暗暗留以爲據，只因有此一批，有分教：鴛鴦雪隱，鸚鵡柳藏。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證往事恩愛自分明 洩機謀襟懷尙疑慮

詞曰：『性呆情急心兒劣，今日方才妥帖。如何曲也如何折，細向枕邊說。柳枝節認花枝節，那裏去尋分？別任君扯也任君拽，還是相思小劫。』

右調桃源憶故人

話說馬岳見花天荷在柳青雲家結婚，暗暗着急不表。且言柳青雲見作親的百事俱已打點了，端端正正，只待吉日，便要合盃了，心下又思道：『前日淑人千推萬阻，今日一言不出，不免前後不相合，又太容易了些。』因又見花天荷言道：『此事雖家母硬作主張，又不便送兄台入去合盃，思淑人必不敢剝家母的面皮，但是家母作主張，又不便只管去求他，倘他竟漠然不知，到臨時竟不打點，突然而入，觸他之怒，說甚言語，未免彼此不悅。』小弟想，古人臨娶時有催嫁之詩，兄台何不作詩一首，待小弟叫侍女送了入去，一則通他一個消息，一以探他一個口氣，豈不爲妙？』花天荷聽見了大喜道：『青雲兄之言是也。』因用了三尺紅綾，作催妝詩一首道：

拜禱三星沒奈何！橋邊烏鵲已填河。百年錦片當今夕，千萬相投莫用梭。

花天荷寫了，交柳青雲看道：『小弟氣餒矣，詞不能警，只如斯而已。』柳青雲看了大笑道：『仁兄之詞，可

謂卑屈而又懇切，淑人縱心腸如鐵，亦應在此時化爲粉脂矣。』因拿了入去與母親姐姐道：『花天荷情已急矣，不可再難爲他了。』藍玉小姐看了詩，也笑將起來道：『詞雖遊戲，體實風流，謂之才人，實無愧也。催妝詩雖無和體，然竟有所託，不可不答。』因用錦箋也和一首道：

良人意氣敢誰何？簇簇干旄擁渡河。只合橫戈補天象，豈堪相對弄金梭！

藍玉小姐作了，又叫侍女并紅綾原侶俱拿去，放在后樓下壁上。柳青雲因抄了一個稿子來報知花天荷道：『恭喜婚姻之事妥矣。』花天荷忙問道：『仁兄何以得知？』柳青雲道：『淑女見兄佳作催妝，十分愛賞，言道：『詞雖遊戲，體是風流。』又說：『催妝從無和體，然意有所託，不可不答。』因和了一首，但不肯拿出，小弟悄悄抄了一個稿子在此，你看毫無相拒之意，則此事自然妥矣。』花天荷接詩一看，不勝驚訝道：『淑人胸中，怎如許淵博！我花天荷又何幸此佳偶，直萬戶侯不易也。』二人看了又看，說了又說，歡喜不盡。及到次日吉期，柳青雲先到大廳上，設起了酒席，待了馬岳冰人，然後排列喜筵，於內廳相候。到了吉時，便令樂人大吹大打，迎了花天荷入去。花天荷是總戎的服色，柳青雲是新進士的行頭，好不光華榮耀。迎到後廳，先是花天荷拜了天地，方拜見楊夫人，又與柳青雲也對拜過，然後請花天荷新婿，獨桌上坐，柳青雲主席，下陪樂人吹彈歌舞，直到飲入夜，方才止飲，叫侍女僕婦，用幾十對花燭，外面笙簫細樂，遠遠吹作，竟將花天荷迎入后樓，與新人行合盃之禮。二新人交拜過了，衆侍女一齊就擁入洞房。此時洞房中酒席已擺端正，衆侍女就替藍玉小姐揭去紅巾，並肩坐席而飲。花天荷偷目忙把新夫人一看，果是前回相見的金裳玉服，比前兩回更覺美豔，及細看面龐眉目，却是柳青雲一般無二，滿心歡喜。席上一面飲酒，一面勾挑藍玉小姐說話，小姐見侍女旁立，但低首不答。花天荷此時得意之極，也不管小姐答與不答，吃一杯，便又勾挑來問，藍玉小姐只是

不答。直飲到完了，同入羅幃成婚之后，花天荷再細細詰問：「柳青雲如何面龐與夫人無二？」柳小姐方微微答道：「青雲即賤妾同胞之弟，故形容相似，以祇因君子不以舍弟爲鄙陋，故舍弟敢以賤妾奉侍君子。」花天荷乃驚訝道：「青雲既與夫人同胞，何不直言乃詭其姓曰藍，詭其名曰玉，此何意也？」柳小姐道：「藍王者，妾之別字也，舍弟並不會詭。」花天荷道：「既是姐弟，只消一言指明，快心久矣，乃必東西遠扯，使人生疑，何也？」小姐道：「舍弟不近指面，必遠指者，亦有說也。蓋慮君子多情，恐容易成婚，一時過於溺愛，有誤遠大之程，故隱約其詞，其成姻少緩，而功名或可速耳。」花天荷聽了，不勝感嘆道：「我不意青雲爲我，竟至如此，真可敬也！但還有所疑，青雲兄言，早曾見過夫人，此何說也？」柳小姐道：「此亦非虛，妾本見過君子，而君子未知耳。」花天荷又驚道：「這又奇了！我花天荷留心才美，不啻性命，豈有見過夫人如此儀容，而竟漠然不知者？且問與夫人見者，是何時？」柳小姐道：「向日來薰亭睡鴨池賞荷花，與君相對聯吟者，即妾也。」花天荷聽了，又驚又喜道：「原來那日聯吟者，即是夫人改妝遊戲，我就疑青雲苦苦推辭，不能詩詞，及至對作，又令我花天荷接應不暇，原來是夫人遊戲，我花天荷被賢姐弟驅殺也！」柳小姐道：「詩詞一道，舍弟實奉先京兆之戒，而未敢留心，凡前所和皆，皆賤妾爲之捉刀，正覺脂粉抱愧，不意反承君子之垂青，結成珠玉，乃天緣也。」花天荷道：「這還說是香奩咏雪，夫人之常，青雲前說破青削天及花皮豹二賊之遺計，亦出之夫人，不知果否？」柳小姐道：「此事雖妾爲之，然破賊之方略，却非妾能，實具於冊中，妾不過見君子已歸，按台又求之甚急，恐失此好機會，故大胆代以應酬耳。不意破賊成功，竟捷如影響，真仙物也！」花天荷道：「夫人說來，則今日卑人之烏紗，皆夫人之賜戴也，此德何以爲報？且夫人既知破二賊之方略，則破大茫峽之方略，想亦玩之熟矣。」柳小姐道：「據冊看來，從青羊嶺而入，不半夜便可直誅賊首矣；但就圖而觀捷徑，險阻昏

曠難行，必得一亡命之徒，而只有些機目之才，率衆奮勇，而全不疑不懼，方可成功。若見險而不知求平，遇狹面而不知向寬，便恐難矣。」花天荷聽了，滿心歡喜道：「不意夫人論兵如此精微，令人敬服。卑人何幸得之，以爲佳耦？此去搗巢，全仗夫人爲之借箸矣。」柳小姐笑道：「今日在此，妾侍奉巾櫛，或承賜問，得以展布腹心，倘明日至廣，則恐碧玉連環所聘之夫人，又將主謀矣。賤妾芻蕘，恐難當此美稱。」花天荷大笑道：「我只道我花天荷性癖情癡，爲夫人與青雲藏頭露尾，玩到於今，方才明白，不料夫人與青雲兄這等智慧，也被我花天荷藏頭露尾戲耍得有趣。」柳小姐道：「以賤妾姐弟之愚，受良人之戲耍，何足爲奇？但恐碧玉連環之聘，非戲耍也。」花天荷道：「碧玉連環若非戲耍，終不成我花天荷又聘定一夫人，不瞞夫人說，我花天荷若容易聘定於人，此時羅綺中借秦晉久矣，只因賦性愚呆，天下之脂粉珠屏，看不上目，故隻身至於老大。前因偶見青雲兄，姿之美，取譬言之，不意天緣作合，果有同胞之夫人在，遂爲青雲將隻足繫牢矣。設使碧玉連環，又別有聘，必天又生一夫人而後可，使天若不能再生一夫人，而謂花天荷又等閒別聘，恐花天荷矯矯自持，不如是之濫定也。」柳藍玉道：「君子既非浪聘，則碧玉連環置之何所？」花天荷道：「此事明對夫人說了罷。向日青雲至廣東，我曾拉他到花田去看花，不期我有公務耽延，青雲先獨坐花下，忽有一個女子，面如花解語，眉似柳含烟，年始破瓜，適逢其會，因見青雲少年美麗，徙倚移時，四目交投，兩心如印。彼時卑人後至，見青雲神不守舍，細加盤問，始知幾爲倩女魂離，訪悉旁人，知爲趙府閨秀，因見青雲弟拳拳在念，故戲以蹇柯自任。嗣後以桑總兵兩情不洽，乃從青雲止旋，在府上數月，皆以詩酒寄興，豈知令弟他出，又值馬岳以花田之邂逅，千里追尋，卑人因恐坐失機緣，故不惜張冠李戴，詭託借聘於尊府，而以碧玉連環代下溫嶠之鏡，緣非泛泛也。」藍玉笑道：「事雖如此，而君子用心苦矣。」你言我答，不却銅漏已稀，二人隨即盥洗登堂，

請楊夫人及柳青雲出來謝親，并言王事緊急，三日後即要動身。柳青雲聞知，亦要送姐姐去上任。一時間花天荷出外款客去了，藍玉小姐隨將夜來天荷代他暗定花田之婚，細細告知兄弟。柳青雲笑道：「花田之遇，耿耿於心久矣。前聞姐夫，原是自己行定，却不知爲我。屢欲入廣，訪求確信，只因這些時無事入廣，故不言起。今既入廣上任，這件婚姻，定要坐落在姐夫身上。况姐夫此時又作總戎了，未知肯開口吹噓乎？」柳小姐道：「這件婚姻，既是你心上所喜，又是姐夫作得來的，我包管你成就。此時不必開口，若開口連送我的情都沒了。」柳青雲道：「姐姐說得有理。」楊夫人見女兒女婿，將要起身，只得預備酒席送行。轉眼之間，已是三日。花天荷竟出牌到府縣，撥轎馬人夫，與柳小姐柳青雲拜別楊夫人而長行矣。正是：

爲女求夫婿，幸是婚約成；誰知婚合後，反作別離行。

楊夫人送女出門，在家思戀，不表。却言花天荷夫婦與柳青雲發牌馳驛而來，一路所過府縣，送的送，迎的迎，好不風光！不多時，早到了廣城，合營的將士，皆遠遠迎接。此時桑國寶已退出衙門，住在外面，只候交印。花天荷隨把扛箱，并家小接入總戎衙內居下；一面擇吉受印；一面拜叩按台；一面遵節接見將士；一面即發號施令；一面即悄悄伏兵要路，以邀出劫之賊；一面即挑選兵將，欲作搗巢之計。到任不一月，而兵威嚴肅，遠近震懾，峒賊聽之，無一人敢出；一時地方甚是安泰，且按下不表。却言趙參將自迎接總戎，見總戎已有了夫人，好生不悅，還作只認久娶下的，無可如何；及見馬岳問之，方知自行聘後從新才娶的，氣得這趙參軍話都說不出來。要對女兒說知，又恐女兒急發了病，只得瞞了女兒，悄悄來與馬岳計較道：「你前日在閩中，既見他結婚，就該代我稟着。」馬岳道：「我怎不稟哩？」就取出前日的稟帖來與他看，趙參軍不識字，見有批句在上，因問道：「不知批句是甚麼？」馬岳道：「若論批句說，是決不有辜淑女，但他們文人下筆，包括深沉，你我

武人粗魯，一時參他不透。此事是隱瞞不過的，你還消拿去與你令愛小姐商量，他聰明伶俐人，方看得出他的好歹。」趙參將道：「這也說得是。」因拿了他的稟帖，回家與女兒看，并將花天荷又娶親之事，細細說了一遍。趙小姐聽了，甚是驚疑；及看了稟帖，乃暗暗忖思道：「若言他守盟，就不該又娶了；若言他負盟，爲何又有決不有辜淑女？大都還是個要兩全之意。我於今欲要叫父親與他爭論，奈父親又是他屬下，欲安心聽他的行止，自然要在第二位。莫若作詩一首，以作申文呈上，看看他如何發付？」因自己作了一首七言律詩，用鴛鴦紙寫好，外面却將趙參將的護封封了，用上關防印信，叫人投到總戎府內來。此時花天荷正退在後堂，與柳夫人青雲吃茶閒話，忽傳入趙參軍的文書來，恐言兵事，不敢遲延，遂當面拆了一看，那裏是言兵事，却是一首七律詩。因大家向前爭看，只見上寫着：

莫道油幢勢位炎，紅絲曾感繫香奩。鼻當掩處芳蘭臭，心到甘時苦李甜；漫以絲蘿皆可託，須知水火不容兼。好留旬日花田眼，驗取腰圍若柳纖。

花天荷才看完，正要說笑甚麼，忽報夏按台大人來拜，只得出來相見。柳夫人與柳青雲因又看了一遍，柳夫人還嘖嘖贊賞，柳青雲乃怫然不悅道：「此正兄弟前日所說的花田事也，爲何咏及油幢，扯到姐夫身上？」又言「紅絲曾感繫香奩」，莫非姐夫瞞了我們，又暗暗聘了？」柳夫人道：「這也未必。」柳青雲因又把詩看了一遍道：「姐姐，你怎生說未必？你看他說，苦李甜，水火兼難，連姐姐都褒貶在內，而不容并立也。若不是姐夫聘了，如何詩中說到此處？所云花田眼，却又是小弟之事，豈不是姐夫藉着總戎的名色，竟自圖了他向日明明對我說，爲我定了，近日連不提我，我此來還是癡心，指求他爲我周全，由此看來，料也無望，我明日就要行了。」柳夫人道：「事不可知，你不可性急。他若果又聘了此女，却又置我於何地？依我言來，你只推不知，

但央他作伐，看他怎生回你？」柳青雲想一，想道：「姐姐說來，甚是有理，且住下再處。」柳夫人又把詩細看兩遍道：「此女之才，甚是秀美，正好與吾弟作配。」柳青雲道：「小弟在花田見他時，只見他容貌端莊，有可取耳，并不知他又具此才華，却不甘心爲姐夫占去，乞姐姐須爲我作主，省得爭奪，傷了和氣。」柳夫人道：「你勿多言，但依我成事，包管你成全。但此女雖以詩來打探，實亦賣弄才情，若不答他一首，使他看得無人物了。待我代你和他一首，泄泄他驕矜之氣。」柳青雲道：「如此更妙！」柳夫人因取筆硯，也和了一首道：

有誰涼也有誰炎？

須認溫家玉鏡奩。

他事無關依眼熱，

自情守定到頭甜。

纏綿始信絲羅美，

既濟方知水火兼。

好伏花田眉與黛，

待郎秋筆畫纖纖。

柳夫人作完也取一幅鴛鴦牋，叫柳青雲自己寫了，也用官封封了，交付趙參將。趙參將得了，忙忙付與女兒。趙小姐看了，暗暗歡喜，又想道：「看他前批馬岳手稟道：『決不有辜淑女。』今又如此一詩，叫我好待，用意平和深婉，其中必有妙用。若再嘖嘖，便失了女子靜好之意了。」因對父親說知，安心待取不表。却言夏大人來拜花天荷，是爲薦本中曾許朝廷作平巢之計，今特來商量，要花天荷舉動。花天荷許允發兵，夏大人方去了。花天荷仍入內堂，要討詩看。柳夫人方言道：「妾已和他一首，也用官封發付趙參將去了。」遂把和的草底付與花天荷看。花天荷看了，大笑道：「夫人答此詩，好着得他疑疑惑惑。」又看見柳青雲不言不語，坐在一邊，因笑道：「向日許兄的親事，今如何謝我？」柳青雲道：「爲小弟婚定，是兄作監軍時事也。今日兄又作總戎，高權油幢，勢位炎炎，恐又當別論。」花天荷大笑道：「前日作監軍是我花天荷，今日作元戎也是我花天荷，我花天荷縱要作兩截人欺人，也不好欺柳青雲。一個簇簇新的進士，兄但請放心，只打算消受花田美人便了。」幾句話說得柳夫人并柳青雲都笑起來了。只因這一笑，有分教：月將輪滿，尙慮雲欺；花已并頭，猶疑春賺。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猶疑春賺。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踐花田俏佳人得婿

平峒賊大丈夫封侯

詞曰：「尋花問柳非淫蕩，有個人兒心上；相思恰得相依伴，好段風流傳。封侯原有封侯相，不是心貪想妄，山般氣骨海般量，名在凌烟閣上。」

右調桃源憶故人

話說花天荷冷一句，熱一句，又說又笑，說得個柳青雲認真不得，認假不得，只得忍耐性兒守候。花天荷却暗暗與柳夫人計定，叫收拾一間廳室，好與柳青雲成婚；又一面叫了馬岳來吩咐道：「你向日所說的趙小姐的這堂親事，原非本鎮之事，乃本鎮爲舍親柳青雲所訂，一向因趙參將誤認是本鎮，故我不曾明言，但以柳家的碧玉連環，并柳家的姓名行聘，原約定遲年餘，待本鎮至廣與他結婚；今幸柳青雲又中了進士，現同本鎮在此，你可傳知趙參將叫他速速打點，本鎮數日內，就要爲舍親擇吉成婚了。」馬岳聽了，嚇得呆了半晌，不敢開口。花天荷因又問道：「本鎮吩咐你話，爲何不答應？」馬岳方稟道：「材官向蒙老爺差委，聘定趙家婚事，雖名帖借用姓柳，却實傳說是老爺自聘，今忽改口說是柳爺，恐參軍將責備材官言語不實，故小官躊躇未敢及對。」花天荷道：「此乃本鎮當日一時權宜之計，與你不干，你去說不妨。」馬岳見本官再三吩咐，不敢只管違拗，只得領命出來見參將，把前情細言了一番。趙參將聽了，氣得心內如火道：「這小畜生怎這等無禮欺弄人！你作監軍時，定了我的女兒，今日僥倖作了元戎，便要賴悔婚事，現有碧玉連環作聘，我明日就去見按台，向他說明了，央他上本，事關倫理，非同小可。他不過以我在他的屬下，故敢如此放肆，我便拚了不作這參將，也不受他籠絡。」馬岳勸道：「事須三思，不必作忙。我看總戎不是賴婚之人，只怕其中有甚

緣故，還須同令愛小姐細察。」趙參將道：「有何細察？總是小女在花田親見其人，說他後日終有際遇，故我許嫁於他，誰知他今日際遇了，便自大起來，倚了他是一個總戎，便作此澆薄之事！如此小人，便退婚了，未爲不可，但因小女戀戀花田，故受此小畜生之氣。」馬岳道：「你這說且慢言，我今日見他說到別人，我也就要觸他幾句，因不知你意下何如，故我閉住了口，你既如此說來，等我再去探他一探。」因別了趙參將，又來見花天荷稟道：「小官見趙參將，便申老爺之命。趙官人說這堂親事，他原來不敢仰拔大人，只因他小姐在花田中見了老爺，一心一念，願奉巾櫛，故央小官千里至關，仰拔老爺體雖不敵，然一片仰拔之心，實非泛然。老爺設於彼時不允，也只得安分，不意承老爺欣然相從，即以碧玉連環見聘，趙參將以爲得遂兒女之私，不勝雀躍。不期老爺今日位高品大，不屑俯就，又移與柳爺，若論柳爺已占科甲，自從玉堂金馬人物，趙參將一個武弁女兒，得與之作配，非不滿願。但起自趙小姐的初意，原爲花田看花起見，今若只論富貴，不本初心，恐干人倫，風化有傷，故小官特再稟知老爺，念此一段因緣，始終如一，求老爺再加斟酌。」花天荷道：「此段因緣，趙小姐託你至關而願嫁者，原是花田看花而願嫁也，即本鎮以連環爲聘者，亦爲花田看花而願聘也。但花田看花，乃柳舍親之事，非本鎮之事，不要錯認了。」馬岳又稟道：「花田看花，既是柳爺小官至關求聘，爲何老爺竟欣然發聘而不辯明？」花天荷道：「有說也，向日柳兄在花田中看見趙小姐，即央本鎮作伐，本鎮雖應允了，却匆匆去任，不及議此，常按于心，適值你來，恰以花田女議婚，本鎮知其錯認，故將錯就錯，用柳之碧玉環，借柳之姓，暗暗代柳作伐。此時若言明是柳非花，汝又不敢作主受聘了。此婚若果係本鎮自聘，本鎮亦有耳目，豈不知趙小姐才美過人，又安肯苦苦推辭哉？但受柳舍親之重託，故不敢負心耳。况小姐立志矢誓，欲從花田之人，苟冒昧承充，花燭之夕，看破行止，本鎮遭其汗辱，何以作詞？故今托爲改正也。」馬岳聽了

大訝道：「來原如此有許多曲折，趙參將如何得知，豈不孤負了老爺一片美情，容小人再去傳知，使他們感荷總爺之恩，而待柳爺之娶。」因又別了花天荷，來見趙參將，把前言細說一遍道：「我原疑其中有甚原故，今日果然。」趙參軍道：「說便是這等說，娶是不敢與他娶去，倘他娶去，那柳青雲不是花田看花之人，再娶回來，便費力矣。」馬岳道：「若不肯他娶去，除非今日說明，若不說明，到了臨時，再又作難，便非禮體。我想此事，又似真，又似假，我們粗人，一時參他不出，還請與令愛小姐商量，他聰明人自有個去別。」趙官人以爲有理，遂入內向女兒說知，趙小姐道：「花元戎此言，不爲無因。向日花田所見，實是一個書生，未必是花，既而行聘，即托姓柳，用意更深，即所批馬岳手本有云：「此花田之盟。」又云：「自有青雲成吉士。」青雲乃柳之號，又云：「到任之後，使之踐盟，」皆是碌碌爲人謀耳。今又加此說明，則不是花，是柳明也。父親既懷疑不決，只消再煩馬爺先稟一聲，臨娶之時，少不得新人親迎，若果是花田之人，自承命上轎，不消說了，倘有不是，則唯守花田之盟，終身不嫁可也。」趙參將聽了，大笑道：「此言甚妙！」因出去向馬岳說知，馬岳亦喜道：「我就說還是小姐有見識。如此說去，又不致動元戎之怒，又可分別真假。」遂仍來見花天荷道：「老爺成就花田美意，已與趙參將說知，參將聞之，不勝感荷，但他的小姐，心心念念，還是認花田那人。老爺待柳爺親迎之時，若果是花田之人，自上轎而來，不待言也，倘不是花田之人，再三央小官稟老爺，決不肯輕易從人，必貞守于家，矢不再嫁，以全花田之節，求大人勿罪。」花天荷大笑道：「此女子可謂真情守義矣，又細心慎重如此，可敬！可敬！俱一一依他。」馬岳兩下說定了，花天荷因卜吉行了大禮，又擇了吉日成婚。柳青雲見花天荷與趙家打點行過了禮，又安排作親，却不知爲何，又不好去問，欲悄悄暗訪，又不明白，甚是躊躇納悶。等至作婚這一日，以爲必叫他打點，花天荷偏不言不語，柳夫人又只是笑，并不言出長短，急得個柳青雲坐又不安，立又

不寧，只好走來走去，推到黃昏之時，外面迎親執事，燈火俱點好了，花天荷入來笑嘻嘻對柳青雲言道：「賢舅不必狐疑，我的氣已出了，快換衣冠去迎親罷。」柳青雲又怕是要他，不敢答應，忽見姐姐也來催他，方信是真，才滿心歡喜，忙忙去換了烏紗帽，大紅員領出來，言道：「雖承姐夫姐姐高情成全，又恐趙氏指望元戎，不肯從我書生，却又奈何？」花天荷道：「他注意在花田之人，雖王侯不易，賢舅真正花田舊識，自然在念，但他如此精細，賢舅亦須拿出眼力，來不要被換了。」柳青雲道：「這個換不來的，花田美人的模樣，不但至今未曾去心，只時時在夢寐中看見的，如何換得？」言時大家笑起來，不多時，吉辰已到，許多家人簇引了柳青雲，峨冠博帶，騎一匹高頭駿馬，排列了幾個旌旗燈火，笙簫鼓樂，出去迎親，正是：

燦燦三星正在天，河洲有路接花田。漫言淑女容如玉，先羨才郎美少年。

却說柳青雲前呼後擁，來趙府迎親，早有趙府向日跟小姐到花田去的家人，一路迎着，都紛紛來回報，道：「正是花田那個看花的少年。」小姐猶恐有誤，又吩咐丫頭來門前認真，丫頭們看了進來，紛紛傳說道：「正是花田看花的那個俏郎君。」趙小姐見家人丫頭報來不差，滿心歡喜，一面打扮不表，却言柳青雲的馬到了參將門口，趙參將已知是花田看花之人，又見他頭上烏紗，映着白面，那容貌俊秀，不減女兒，心下不勝欣喜，因叫一班戚友武官，將柳青雲扶了下來，直引入中堂相見，過後就擺出酒來，請柳青雲上坐，你一杯，我一杯，飲得柳青雲半醉，因外面的執事人役，再三催促，方才放女兒上轎，柳青雲上馬，一路迎了回來，花天荷與夫人俱是大紅吉服，接了入去，直入後廳，雙雙拜了天地，然後夫婦對拜了，又與花天荷柳夫人同拜過，方才送入洞房，飲合巹之卮，柳青雲見是花田美人，趙小姐見是花田少年，各遂了心，歡喜非常，飲罷，同入鴛幃，百分如意，方細說是訪錯了花天荷，仗花天荷大力，以錯就錯，成全了這段姻緣，十分感激花天荷夫婦，過了

三日，即雙雙請花天荷同柳夫人叩謝，花天荷方見這趙小姐生得儀容絕代，不下於柳夫人，趙小姐看見柳夫人才貌，也自敬服，柳青雲成婚之後，忙差人回去報知楊夫人，不表，正是：

不須浪喜與浮驚，自古婚姻曲曲成。若有成言便成就，何由又見許多情。

花天荷成全了柳青雲婚姻，完了一件心事，便暗暗打點作搗巢之計，却因峒賊訪知前日破青削天花皮豹，是花元戎之遺計，故花元戎上任之後，無一個峒賊敢出來行劫，花天荷無因尋他破綻，遂借柳青雲作婚事名色，將各方兵卒散了回來，每日只是飲酒作樂，全不料理兵事，峒賊訪知，便又有幾個奸狡不怕死的，出來行劫，有人報知花天荷，求出兵攔截，花天荷故意慌張，不肯出兵，及自出兵，又邀截不着他的去路，峒賊劫了一次，見無人制他，便一人傳二人，二人傳三，又漸漸的四方出來行劫，盡以為花天荷元戎也是一個虛名，不足畏也。花天荷探知，乃出了許多招撫的告示，掛于四方，告示上寫着：

欽命兩廣總兵官都督府左都督同知花 為招撫峒蠻事：竊聞聖世有自新之法，王者無不戒之誅，兩廣峒賊，為患久矣。本鎮奉命以彰天討，本宜督兵蕩平巢穴，但念生吾土者，皆吾赤子，不教而殺，恐傷王仁，故特告爾：為賊必不能昌，作亂終當受禍，可速悔心革面，束縛軍下，以求恩撫。在釜之魚，可免烹烹籠中之鳥，得保死命，倘或無知不悟，仍肆殘毒，便當盡戮虎狼，填於巢穴，決不容鼠賊跳梁於平世。今與汝終初限半月，次限十日，三限五日，共限一月，相率至軍前受撫，如過期不至，便當親提大兵，直臨蠻峒，先誅渠魁之首，次剪四凶之翼，然後蕩平各穴，子立不留，汝其勿悔。特示。

將告示四方裏張挂了，早有峒賊看見，報入各峒，賊首看了，付之一笑道：「這花總戎前日初來，傳說他有些本事故，我們謹守了多時，這些時，又有人去尋些衣食，他也照顧不來，今日不知何故，又出告示說些大話，

出來，豈不可笑！我們不但受他撫，偏要在這三限中去搔擾他個不寧，方知我們的利害。」故相約了時候去劫不表。且說花天荷既出了告示，然預知峒賊定是不服，因悄悄的叫了賴自新來吩咐道：「本鎮不日就要行搗巢之計，你敢領兵深入麼？」賴自新稟道：「標下身屬於大人，生死聽命，倘蒙天恩指使，即蹈湯赴火，摩頂放踵，亦當甘受，以報天恩。况搗巢之策，出之定然，百討百勝，而成大功，安有不肯深入之理？望元戎委用勿疑。」花天荷聽了大快道：「你果有此見識，便破賊易如反掌矣。」因叫至面前，又吩咐一番道：「本鎮有揀精兵一千人，我即授你以監軍之職，你可率領着暗埋伏於鼠山旁，待本鎮親領大兵，由大路揚聲攻其峒口，把守他的大藤峽，正寨必定空虛，本鎮即於黃昏時候，放一個號砲，你可率領此一千精兵，悄悄的由青羊嶺，過破壘谷，直至麻口灣，又由乾水缺，轉入蛇皮樹，到了兩截峽，乃是大藤峽，至洞口往來的大路，路中有半里最狹，叫作喉口谷，你可速命衆兵，丁移道旁亂石，將這喉口谷塞了，他便首尾不能相應矣。然後又從七曲關繞出，挖踏墩，不須半夜，便可直至大藤峽之正寨矣。瘟火蛇深在峒中，萬萬想不到有兵劫寨，自必熟睡，汝出其不意，一時鼓噪而入，聲言大兵已至，彼縱凶惡，亦當嚇死矣。汝既誅了賊首，便宜放一把火，焚其寨柵，速的依原路而歸，免得東南西北四方，一時聞知前來相救，此功成了，定有重賞。此祕言也，萬萬不可輕泄一字，輕泄者斬。」賴自新道：「小人蒙元戎大人天恩提拔，又是賴自新功名之路，焉敢浪泄？」遂領命而去。倏忽之間，已是一月，過了三限之期，出劫者紛紛見告，來受降者并無一人。花天荷因出大兵，直到瘟火蛇的峒口，聲言直要搗大藤峽之巢，誅瘟火蛇之首。各峒賊聽見此語，俱各大笑，以爲峒口至大藤峽相去百餘里，內中灣灣曲曲，誰敢內去？若入去，遇了伏兵，便是死命。花天荷偏在峒口耀武揚威，作了許多張揚，作搗峒之勢。瘟火蛇雖安心，以爲萬萬無慮，然見連連來報元戎鎮兵大有搗峒之意，只好將猛勇牙爪之賊，叫他埋伏在

洞口要徑，以待鎮兵入來，便好動手。不期鎮兵只是虛張聲勢，却不實即入來。瘟火蛇料其無能，更加放心，只在寨中飲酒作樂，不以爲事。這夜正吃得大醉，抱了幾個賊婦，正在寨中高臥。忽至半夜，鑼鼓喧天，砲聲震地，喊叫如雷，無數兵將直殺入寨中，大聲吆喝道：「花元戎大兵到了！」瘟火蛇正在醉夢中駭醒，忙忙跳出身來，賴自新早已領了幾百兵丁，砍開峒門，一齊擁入床前，刀劍并下，瘟火蛇雖然猛勇，但精光一身，手無寸鐵，怎能搪抵？只叫得一聲：「罷了！」頭已被人割下，身子已砍得粉碎了。賴自新忙吩咐人放起一把火來，把寨柵外面燒得通紅，雖還有幾百黨羽，然半夜中只聽得鑼鼓喧天，砲聲震地，不知是那裏兵到，俱各逃性命。那個還敢來救他？賴自新見大功已成，恐怕有人打救，提了瘟火蛇之首級，命衆將火速追去，忙忙星夜而歸。此時大家成了搗巢之功，人人欣喜，個個精神抖擻。天方一亮，衆兵早已出了青羊嶺的峽口，賴自新查點一千人，并不少了一個，忙忙一齊走向軍前，獻上瘟火蛇的首級報捷。花天荷一見大喜，先命給羊酒獎賞，暫且歇息，一面記功候賞，賴自新領衆兵去了。花天荷就將瘟火蛇的首級，命人挂於高竿之上，以示衆，而後發火炮，直打入峒中。衆賊看了瘟火蛇的首級，已挂於高竿之上，又見火炮打入峒中，知道守也無用，遂一一退去。不期喉谷又塞了，沒了歸路，大家忙了，只得扒山過嶺，遂投於別峒以逃性命。青削天花皮豹東西南北四寨，半夜聽見大藤峽裏火炮震地，金鼓連天，不知是甚麼原故，要來救護，又因半夜不便，及捱到天亮，再打聽要來救他，已聞知瘟火蛇被花天荷遣兵斬其首矣，大家嚇得魂不附體，盡言道：「大藤峽這等深祕，俱被花元戎斬首而去，我等寨柵淺促，豈不寒心？况他前日告示說，先斬渠魁之首，次剪四凶之翼，今日渠魁之首，既已削去，則你我四寨，不可不防。」正議論不了，忽又傳各峒出劫之人，皆被花元戎遣兵廝殺，十人逃不過一二個回來。賊問賊道：「爲何向日出劫，却又不傷？」賊對賊說：「前日是作假不知，要誘我們不防備，好攻大

寨；今大寨大兵已誅，便令兵阻要路，殺得好不利害；又傳言說，日下就要剪除東西南北四寨。青削大等聽得駭了青黃無主，因商量道：「這花天荷真是個異人，我們峒中路徑，他細微曲折皆知，若沾沾與他相抗，定必遭害。他既招撫，不若出去受撫，方保無虞。」大眾皆以爲是，遂報知各峒，先使人報知花元戎，請他回兵，約日至郡納降。花元戎因散了兵而歸，遂許了受降。這日，花元戎先發文書邀請了巡撫，巡按同至郡城樓上受降，大兵列於城外。到了日中，各峒賊均紛紛相繼而來，先是青削天花皮豹等四寨拜降於城下，以求恩赦；後面各峒賊俱依次跪拜求赦。花大荷乃命解去其縛，又使人傳言吩咐道：「瘟火蛇凶惡不良，已被誅戮，即你們東西南北四方，若由某峒至某峒，不數日而四寨之首亦并瘟火蛇而同懸矣，非虛言也。今爾等既遵命來降，再無苛求之理，而前罪俱已赦除，但自今以後，須存心向化，改爲良民。有田可耕者耕之，有地可墾者墾之，雖附名府縣，而不役不征，并不改租，設無田無地者，亦報其名於府縣，時加存恤，或給布米，以資生，必不令其失所。倘再不悛，天兵一下，立成齏粉。」衆峒賊聽了，盡叩首城下，歡聲動地。花天荷又命盡給羊酒之賞，方命散去。兩廣地方寬遠，峒穴深祕，直受降了十日，方纔撫畢。撫按見花天荷成了搗巢之功，俱有荐本。花天荷亦上本奏報搗巢之事，并奏序搗巢將士之功。不日傳下聖旨來，進封花棟爲大勳侯，食祿千石，世鎮兩廣。妻柳氏遺計相夫，封一品夫人。賴自新敢冒險深入，親誅賊首，實陞游擊。其餘趙天爵、馬岳等衆將，皆照功陞賞。花天荷聞報，合家歡喜。柳青雲見花天荷功成受封，大事已完，遂同趙小姐辭別回閩，拜見楊夫人。楊夫人見趙小姐才貌雙美，快不可言。柳青雲上京，因是二甲進士，選了兵部主事，欲要與花天荷盤桓，遂謀任了廣東知府，仍舊奉楊夫人與趙小姐到廣東赴任，因得與花天荷朝夕往來。花天荷因有世鎮兩廣之命，遂接了父親花大本并母親葉氏同至廣東任上受享，惟哥哥花梁留守溫州舊業，賴自新一個徒弟作了

游擊，感激花天荷不盡，不敢回閩，也着人接了妻子來同住。却這日，花天荷帶領百十家丁，親至城外慰諭峒蠻事畢，花天荷回衙，在路上正立馬流覽，忽見一個白鬚老人，走至馬前，向花天荷大聲道：「你才色兩全的夫人已娶了，班定遠的功名已成了。花天荷還認得我麼？」花天荷定着眼睛一看，不是別人，却是朝夕想念的天台老人，滿心歡喜，忙忙跳下馬來，與他相見。那天台老人却不理他，竟折轉身往前奔去。花天荷忙叫道：「請留仙駕，容弟子花棟一拜。」那天台老人只是走，竟不回首。花天荷不舍，因隨後趕來，趕去了有一里多路，只見那老人在前，却趕不上，只趕到一座山下，有十餘個大樹，樹旁有座小廟，那天台老人竟走了進去。花天荷見了，忙趕上來入廟去尋，不期那老人尋不見，而神座上有一位神相，却同天台老人不二。花天荷細細看了，方悟此神即是天台老人，因拜倒於地道：「弟子不知有何因緣，而功名婚姻，皆蒙指示。今僥倖功名婚姻，俱得成全，德無由以報。今又托顯示，何不少緩須臾，使花棟得略申感激之忱。奈何凡言不聽，而即歸神，豈我花棟有所負心耶？」拜畢，而跟隨的家丁，俱已趕至，皆細細查究，是何神像，而廟宇傾圮，匾額無存，四下找尋，止有一片碑石，傾臥於草中，叫人抹去泥土，仔細一看，方知是馬援之神，是漢朝人氏。因回至府中，大發工價，命匠重修一座大廟，刊塑其像，收拾得金壁輝煌，以報其恩。花天荷時時同柳夫人柳青雲趙小姐到此賞玩，因知功名姻緣，皆是前定，若非神示，其說知之，後人覽此，因感而題詩以誌之道：

功名自古在於天，
婚好何曾得自專？
似引似牽來柳宅，
不遲不速到花田；
面容相像無由辨，
名氏推移別有權；
往往來來行作合，
至今傳作金玉緣。

二十三年四月出版

版權所有
印刷必究

分售所

哈爾濱 烟台 烟台 烟台 濟南 天津 濰縣

承成誠誠福民直承 文興文文 書書書書 局厚局局局局

青島 青島 營口 長春 奉天 濟南

成和堂 成文堂 誠信書局 成文書局 大成書局 山東書局

標點者 桐廬主人
校閱者 潘裕章
出版者 大達圖書供應社
託售所 上海各省海廣益書局

新式標點
花田金玉緣
洋裝一冊——定價六角



